

新式標點

徐霞客遊記

上海羣衆圖書公司發行

1924.

徐霞客遊記

吳縣沈松泉校點

粵西遊日記

一

丁丑閏四月初八日——分顧僕舟抵桂林。予同靜聞從湘江南岸登涯——爲山角驛，卽黃沙也——西南行，大松夾道。五里，黃沙鋪。又二十二里，捨官道，右入山，西向大山行。四里，止山下牛頭岡。

初九日——西五里，至鷓巖普潤寺。洞前門東向如橋，出水約三十丈；後門北向，入水約十五丈；泉自山後破石窟三級下，故曰「鷓」。西二里，小石山兀立路旁。又三里，張家邨。邨後大山曰迴龍巖。南五里，上大衝。衝西半里，飯福壽庵。西北上柳山，三里，宿獅子巖。南清泉庵。

初十日——南下二里，至湘山寺——寺在全州西門外半里——登殿，拜無量壽佛塔。塔後有飛來石。出寺，由寺西泝羅江，一里，上捲雲閣。閣西爲盤石，半嵌江中；絕壁有蓮花一瓣，凹入壁間，白瓣黑崖。又西，一洞臨江。泉由洞東裂石出，曰玉龍泉；復有一石峯高豎。共十五里，度石覘岡；差南爲龍隱洞，小山獨立江上，門西向。出洞而西，抵橋度；橋度水東自龍水出口，山聳秀夾立。

十一日——度橋西北行，十里，北入峽，爲山川口。又十三里，抵白竹江，望西北鈎挂山甚兀突，聞其上金寶頂甚奇。遂自白竹橋溯江西北，五里，進峽口，兩山壁立夾溪。沿溪東北崖上行，緣崖高下，屈曲十里，出峽爲南洞。聞南洞北五里，洞盡，可由四川嶺達寶頂，但路已沒。遂捨北道西渡溪，上嶺；嶺左腋有瀑布。又十里，至打狗凹，宿興隆庵；庵北高嶺，卽金寶頂也。

十二日——由庵西上，沿岸北轉，三下上，又三度坳曲，共三里，踰土地坳，西望新寧江，已在山麓。下山，五里，爲大竹坪。坪北踰嶺，共三里，至大鼻山。

*松泉按：「共」字集成本均作「其」字。

十三日——從大鼻邨後夾澗上，一里，飛瀑懸崖宛轉下，修竹迴巖掩映。卽西攀嶺上，約行一里，至南來大道，——乃從南大源上此者。又四里，至角庵基。伏身蛇行庵後叢竹中，四里，乃從右崖叢中上。又二里，行「觀音竹」叢中；竹大如管，多竹實，如蓮肉大；採笋置路隅，識來徑。竹中上二里，至寶頂殿基，日甫中。四山俱出：南峯近爲鈎挂山，石崖峭立，東北向若削；再南卽打狗嶺；再南爲大帽；再南爲南寶頂，頂最高，與北相頡頏，而基後絕頂更倍之。復從竹叢中東北上，一里，至頂，其「觀音竹」更大，笋腴美，然叢密中無由四望，登樹踐枝，終不暢眺。忽竹浪中出大石如臺，梯躋其上，羣山歷歷可縷數。仍下山，宿大鼻邨。

十四日——隨溪西下，四里，爲大源，則大鼻西峽水，與邨後東峽水會；橋於上，曰潮橋；橋西爲大源邨。予往南頂，則從橋東隨澗南行，里許，渡木橋，澗忽東折入山，路南出山陰，澗復墜路東破峽出，連搗三潭：上方，瀑長如布；中凹，瀑轉如傾；下圓整，瀑勻成簾。下二潭，俱有圓石中立承水，水墜潭作勢潑迴，尤異。又三里，度橋，爲桐初，有水南自打狗嶺來會，亦橋其上；二水合而西南，則又觀音橋跨之。大道從觀音橋西踰嶺出。予從橋下

隨溪南，一里，水從西峽出，路踰一嶺下，墜深壑中。四里，至陳墓源，瀑自東南山峽中踴躍出，與東嶺溪合，亦橋跨其會處。大道與水俱南。予度橋，東躋嶺，即湧瀑所嶺也。二里，平行嶺脊，北望北寶頂巋然，峽中水近自打狗南崖，直逼其下；南望新寧江流，遠從巾子嶺橫界南寶頂之西，其西南有峯尖突，正當陳墓水口。已而路漸出其下。二里，南下嶺，行凹中。二里，又踰小嶺。里許，至蘇家大坪，坪側大瀑破山西向出，勢甚雄偉；下爲大溪，西北合陳墓源出口。下午，東南上一嶺，誤東往大帽嶺道，乃西南轉六里，出南寶頂道桃子坪，問上梁宿處，四里而是。躡嶺東至新開田所，有路南下伏草中，復誤出其東，歷險陂三里，不辨所向；已忽得一龕，地名挂幡，去上梁五里矣。其處五里至快樂庵，又十里乃至南頂。以暮，雨，遂歇龕。

* 松泉按：「……陳墓源，瀑……」，集成本作「……陳墓瀑源……」。

十五日——雨不止，滯龕中。

十七日——從定心橋下過脊處，覓蓮瓣隙痕，削崖密附，旁無餘徑。乃從脊東隔峽望之，痕

雖呀然，然上垂下削，非托廬架道處也。乃上定心石，過聖水涯，再由捨身崖登飛錫絕頂，返白雲庵。

十八日——由東路下山，一里餘，路旁峭石分列，石級出其間，爲天門；門外聳石立路右，上大書「白雲洞天」。從此歷磴下，危峭較勝西路。四里，經顯龍庵；庵北向。又東下，南望隔山飛瀑，自那擎山南腋下，先從寶頂即窺見，至此始睹崇隆若九天也。又東下，五里，北渡一小溪，深竹中有寺寂然，則苦煉庵矣。庵南向，左右各一溪自後來繞，而右溪較大，橋橫其上，水從西南山腋透壁下。庵前東南度橋，南上嶺——其地竹甚大——路始分東西岐。從西下，始見那又瀑北掛層崖；苦煉溪亦透空懸壑，與那又大小高下，勢相頡頏；然苦煉近在對山，路沿之同下，朗朗見其搗壑勢，其下山環成城，瀑垂其中，出西壁，與那又東大溪合而東南去。又見西峽中一瀑透山下，連瀉九層，雖練細，然甚危長。路乃東轉下，共三里，又一溪自西北來，渡而隨之，始僅涓微，漸下漸大，遂成轟雷湧雪觀。路循溪北，東二里，爲大坪。右渡溪，入一邨家。邨西上流爲蓮花庵，竹色叢鬱。遂西南渡那又大溪；溪東北出白沙江。又西上嶺，十三里，抵望江。踰嶺溯溪，又十里，爲桐原山。下山，五里，隨

小車江南下。又四里，桐原大溪自西來，與江合而南去。度小車江口橋，從水東上山，隨江東南，路行夾江山上，極險峻。一小石山北面平削，江遶其南，路遶其北；東北又有小溪，破峽成瀑。凡東南四里，始下至江涯。稍上，有溪自東北來入。其北峯曰不住嶺。

十九日——東南上嶺，隨江東四里，下涉跳石江。又上山三里，出兩山峽口，壩堰水甚巨，曰上官壩；壩外一望平疇，直南抵裏山隈；出峽，水東南入湘。路隨峽右西南下，一里，抵白塘邨；邨後石山特立，曰金鐘山，下俱青石峭削。西南渡溪橋，過棄雞嶺，共八里，出咸水，則官道山栗驛也。渡橋西南行，長松合抱，夾道蔽天，極似道州永明道。十里，石脂鋪。從小路東南折，五里，抵界首，爲全州與安界。

*松泉按：「江」字集成本作「又」字。

二十日——溯湘江西，五里，出塔兒鋪，古松時斷續，不及全州連雲接嶂也。三十里，至興安縣萬里橋；橋下水遶北城西去，兩岸甃石，中流平而不廣，卽靈渠，已爲漓江矣。湘漓分水處，尙在東三里也。由橋北溯靈渠北岸東行，已復北折渡大溪，則湘江本流也；上流堰不通舟。旣渡，又東有小溪，疏流若帶，舟道從之。蓋堰湘分水，西注爲漓，又東潯湘支，以

達舟楫，稍下，復與江身合矣。支流上跨以接龍橋，橋南水灣爲觀音閣，去城東二里；又東南五里，則湘水南來，直逼石崖下，崖突立南向，曰獅子寨。循寨足溯溪東入，東北七里，躡羊牯嶺，抵狀元峯下；宿迴龍庵。

*松泉按。「宿」字二本均作「有」字，臆改。

二十一日——庵東踰小山，南一里，至長沖，東逼狀元峯麓。又里許，至草庵，則狀元峯南一峯片插，曰小金峯，峭削似過之。二峯各有路，皆草翳。余直東上，二里，抵狀元翠微間，山削草合，蛇路伏沉莽中，漸東北轉，三里，直上踰嶺坳，麻川遶其下。麻川東大山橫互，屬灌陽界，乃老龍脊也。坳北峯下，卽入九龍殿之峽。予從坳南直躋峯頂，峯甚峭窄。凡七起伏，共南一里，上狀元峯，則亭亭獨立矣。但北面九峯，相連南走，與小金尙隔二峯，峭若中斷，不能飛度，故道必由麓更上小金頂也。頂北第三峯，西北石臺如船首，飛突凌空。坐峯頂久之，下，返迴龍庵。

二十二日——東行二里，過九宮橋，踰小嶺，共二里，至錦霄，是爲峽口。麻川江自南來，北出界首，截江以渡，江深沒股。麻川至此破山出，名七里峽；下又破山出，名五里峽；錦

霽在其中，爲陸行口。過江，湖東夾之溪入，三里，登山脊，至九龍廟，南北東皆崇山逼夾。南麓卽所溯溪之北麓，溪聲甚厲。遂下山，過觀音閣，支流分環閣四面，惟南面石堰僅通水，東西北則舟上下俱繞之；惜閣小不稱。閣東度石橋，循分支西岸，溯流一里，至分水塘。塘以巨石橫絕中流，南北連互，以斷江身，祇以小穴洩餘波；山塘南分湘入瀘；塘之北，卽瀘湘爲支，以通湘舟於觀音閣前者也。遂刺舟南渡分瀘口，入分水廟。西二里，抵興安南門。出城，西三里，抵三里橋。橋跨靈渠；渠至此細流成涓，石底嶙峋。時巨舫鱗次，以箔阻水；俟水稍厚，則去箔放舟焉。

二十三日——橋西有金鼎山，山爲老龍脊。由此至興安，南轉海陽；雖爲史祿鑿山分瀘水，而橋下有石底，水不滿尺，終不能損其大脊也。上一里，至頂，頂大止丈許；惟南面羣巒，紛叢嵐霧中，若聚米，若流火，俯瞰其出沒甚近。下至三里橋西，隨靈渠西南去，已而渠漸直南，路益西；路右石山叢立。雨中迴眺，共十里，已透金鼎所望；亂山堆疊中，穿根盤壑，多迴曲，無升降。又三里，爲蘇一坪，東有岐可達乳洞。予先西趨嚴關，共二里，而出隘口，東西南石山駢峙，路出其下，若門中關，傍裂穴如圭。梯崖入其中，不甚敞，空合如蓮

瓣；坐觀行旅，紛紛沓沓。返由蘇一坪東南行，一里，溯靈渠東北上，一溪東自乳洞夾注爲清水。乃東渡靈渠，四里，過大巖堰。渡堰東石橋，轉入山南，小石山分岐立路口，洞呀然南向。遂西向隨溪入，二里，至董田巨邨，洞卽在其北一里，日暮不及登。乃趨東山入隱山寺。寺後有洞門，南向高懸，水由下出，西合乳洞北流水，破西北山腹，出大巖堰。縛炬從寺右入洞，攀石崖上，石巉削圯側，下墜淵壁若裂，深覓暗中水石，無可著足，乃出。

二十四日——西二里，至乳巖下洞，中洞，上洞。雨中返寺。

二十五日——東一里，出山口，支峯兀立處，有庵，草翳無人。從庵左先循其上崖，崖危草沒；予攀隙入，轉崖之東，則兩壁門裂，內裁一線剖，宛轉嵌漏，上夾參天，離合殆十層起，下夾直墜澗底，俱凭臨千尺；夾半兩崖，復有痕受足，肩倚隔崖，手攀石竅，無墜隕懼。直進五六丈，夾始東轉。出由支峯坳脊，北望觀音巖，在對崖，亦幽峭可喜；昨從其前盤山轉，惜未一至，今不能更北也。下山，東南十七里，至開州，爲湘西岸。南十三里，宿唐匯口。東有大山巋然出東界上者，曰赤耳山。

*松泉按：「赤耳山」集成本作「赤耳山」。

二十六日——南湖湘，六里，爲太平堡，東西山至是開成巨塢，小石峯一帶，駢立湘水東。南十里，飯廟角雙泉寺，南卽靈川界。南二里，東南岐入山。又二里，度橋；湘水有橋始此。循左山南，四里，一石峯特立水中，曰海陽山。有海龍庵，在峯南石崖半，庵爲臨桂屬。抵庵，日已西。乃下山，自東麓二洞門繞北，西入一洞。龍母廟已圯。卽從流水中行，轉南，水遂成匯，深沒股。庵下石崖壁立，下臨深塘。由塘南水中行，東轉登山。海陽山俱崆峒貯水，水門二，南平，西出甚急；東旱門二，下一二尺，卽水匯其中，深者五六尺；山南水塘有細流，東源季陵，亦下此；則此山尙在過脊北，水俱北流，惟爲湘源也。漓源尙在海陽西西嶺角。

二十七日——東望白面山南諸峭峯甚奇。聞其上有讀書巖。遂東北，四里，度雙溪橋。又東一里，尖峯在白面西，望之趨。乃登嶺北坳，望山下水，反自北南去；北皆山岡互絕，無容流處。由棘中循崖南轉，捫隙歷塊，上峯腰，一洞南向，內西裂龕窟，吐納日月，以爲卽讀書巖矣；但平入三四丈漸隘，其下路復翳塞，頗疑之。出洞，望洞東削崖萬丈，插霄臨淵，上一石飛突無所承，極似巨鼠下躡，然無路可捫。乃裂棘攀條，梯登懸石，直至巨鼠崖下，

仰望巨鼠，又有二小鼠下垂，崖腰一線痕可著足，下仍峭壁。又東有巨擘一雙，作接引狀，手背拇指，分合都辨；至其處，山腰痕絕，不可前。乃從舊路下至南麓，詢耕者，巖尙在嶺坳西，當從嶺^{*}西下，不當東上也。乃從麓西溯澗而北，則前所望溪，從洞中出，讀書巖在澗上。登之，洞西向，高而不廣，內垂柱擎蓋，種種異觀；三丈後卽北轉，下隘不可俯視。出，過下水洞，水卽從讀書巖下石穴湧出，水與口平，第見急湍湧流，不見洞門也。由海龍庵東南過季陵，循過脊西行，二里，爲海陽堡。堡前又分一支南下山，與西山夾爲兩界，水始淙淙南出。隨水下，一里，則西谷中裂，水破峽出，又羅姑山與西嶺夾而成流者，皆爲漓水源矣。越之，西南七里，循大淵嶺上行，忽有水自東南下搗成澗，路隨之直墜澗底。南越橋，水自橋下復搗峽中，路不能從，乃踰嶺隕然直下。共四里，出山口。又西南二里，抵澗上；西有銀燭山，尖削特聳；東南則石崖正扼水口也。

* 松泉按：「……當從嶺西下……」 集成本作「……當從澗中下……」。

二十八日——西南十里，望西北五峯高突，頂平若臺，可奪五臺之名。西五里，直抵五峯南，則亂峯尖疊，什伯爲伍，橫變側移，殆更僕難數。其陽卽爲榕邨。東南三十里，有靈襟洞。

；南二里，有陽流巖云。西五里，過上橋；橋下水東北自叢尖山南，西至此。又西南穿石山腋，共三里，過廖邨。西北有山危峙，爲金山；東叢角亭亭，更覺層疊者，龍潭山也。又五里，西穿石山峽，則諸峯分峙疊出，離立獻奇；石峯下俱水匯不流，深者尺許，淺半之，諸峯倒插於中，直如青蓮出水，各欲獨上。初兩大峯夾道，後又夾以兩銳峯，道俱疊水中，取徑峯隙，命人賞無專接；但石皆廉利侔刀戟，不免目慰足妬耳。峯有名者曰雷劈，曰萬歲，其間逸名者甚多。共二里，始出水磴。平疇十五里，直抵兩山峽中；山南北成門。北山東垂，石峯分歧起如削，岐峯尤亭亭作搔首態，崖半裂透明隙，惟南眺光列一線，少轉步卽失之；南山又有石突綴其首；人行於下者，左右流盼。又西爲浮橋，漓水北自皇澤灣，至是極汪洋。桂林省城東臨其上。城之臨水者，東北爲東鎮門，又南過木龍洞爲就日門，又南出伏波山下爲桂水門，又南爲行春門，極南爲浮橋門，皆東面臨江。自北隅南至浮橋，共五門。浮橋貫江而渡。覓願僕，不得。宿城中逆旅。

二十九日——東出就日門，從城下北行，城上一山當面起，石脚下插江中，路忽穿山透跨下，南北呀然，殆天關闢津也。西則因山爲城，城以內，卽疊綵東隅。穿洞出，正下臨江潭；

盤山壁透腋入，又爲木龍洞。洞亦自南穿北，東開窗隙，屢引天光；外瀕江有路；行者或內自洞行，或外由江岸，俱可北達。出洞，片石夾峙，上屈曲架穹石，色錯青紅，似非本山石質，不知何處移架此？洞北闢成崖，綴以飛廊，前臨大江，後倚懸壁，憩眺勝莫踰此。循城溯江北，一里，過東鎮門。又北，過城東北隅，爲東江驛；驛東向，當皇澤灣南下衝。出驛，北望皇澤灣，二紅舫泊山下，疑顧僕或在此舟，趨問之，則泊舟之山在松陰中，乃虞山也。其下大殿爲舜祠，祠後卽韶音洞，東臨江曰薰風亭。余沿江登山，上薰風亭，由西亭下，謁舜殿。從殿後入韶音洞。洞西向，高二丈，東透出約十丈，洞東高崖巖絕，小水匯其前，幽潭嵌壁；水自北塢南來，石梁當洞架其上，曰接龍橋。坐橋上，還眺洞門崖壁，更盡崢嶸勢。從此上躋，宛轉石級間，將至山頂，一靜室窗櫺西向，戶榻洒然，室斗大而潔；乃與靜聞解衣憑几，指點西山，甚適。因急欲覓顧僕，下山南循故道，入就日門；門內南半里，由伏波山下出桂水門，南一里，經行春，至浮橋門，始遇之。

五月初一日——北抵靖江王府。循王城北行，登疊綵山。山踞省城東北隅，山門當兩峯間，亂石層疊錯立，浪文花毒，騰簇眩目；上爲佛殿。殿後一洞屈曲穿山背，門南向，高二丈，

深倍之，北透小門，忽轉而東闢，洞前下瞰城東，江水直漱其足；洞內石門轉透處，風從前洞扇入，寒吹凌人；土人稱爲風洞。石門北向，當東轉之上，仰見石板平度，上透圓竇，若樓閣再駕。予與靜聞分道趨，各會層樓之上。其處東復開隙，垂乳列於西，乃從圓竇中墜空下。出後洞，北躋磴上，南越洞頂，遂登絕巘，則越王壇也。是爲桂山。上皆石礪轟發。一石峯前支起，謂之四望山。西一石峯，高與此峯並，峯半有洞高懸，望之岌然中空。亟下，仍從風洞出寺，由寺西坳中復登西峯。峯半洞東向，透峯腹而西，徑十餘丈，高十之四，由其中望，東西洞然，惜絕頂地少窄，未能徹矚全勝耳。是名干越山。洞西墜壑下，極險峻。仍東下至寺，有大道北透兩峯間。抵麓，西行里許，又一洞倚山北向，遂拾級以登。其下先有一洞，高可丈五，寬廣盤曲，多垂柱，界竅分歧；土人以爲馬廐，散臥馬匹，令人氣阻。由西南躋級更上，從洞門入，透隙而西，外裂重門，內駕層洞。既下，西行，見峯頂洞門西墜處，危峽孤懸，下有長垣環之，仰眺不得端委，則藩府別圃也。遂北轉至北門：門在兩山聳夾中，門外兩旁，山俱峭拔，卽爲華景寶積衆勝云。折而東南，出桂水門，抵慶真觀。北渡江，入玩珠巖，——卽伏波山東麓——石壁下嵌重江，裂隙兩層，上縱下橫：上者高盤入

頂，無級可階；橫者下臥波上，下石浮敞爲臺，覆以欹石，石柱下垂覆簷外，直抵下石，不接者僅寸，名「伏波試劍石」；後壁紅白紋若縷，圓岩三暈，恰當其首，故曰「玩珠」。雙紋後內復裂隙，直抵豎峽下垂柱之西，石臺中坵，橫石以渡，更北穿旁竇，下臨淵碧無底，南入山腹，有光西轉，北達前門，是其奧境矣。但石色波光，俱不若外巖玲瓏映徹也。登涯，由浮橋返寓。按圖志以索桂林諸可游者。

*松泉按：「西」字集成本作「南」字。

*又按：「洞」字集成本作「壑」字。

*又按：「壑」字集成本作「下」字。

初二日——東出浮橋門，渡浮橋。又東渡花橋，循山北轉；山峙花橋東北，七星巖卽倚焉。巖西向，下有壽佛寺。寺左登山，一亭翼然迎客，曰摘星，石崖橫竊其上，僅可置足，然俯覽城堞諸山甚暢。亭左佛龕，當巖之口，入其內，不知其爲巖也。推龕後扉入，歷級上，約三丈，忽轉而西北，豁然中開，上穹下平，多列筭懸柱，爽朗通漏，此上洞也，是爲七星巖。從其右歷級下，又入下洞，是爲棲霞洞。洞雄拓，門亦西北向，仰眺崇赫。洞頂橫裂一隙

，石鯉自隙中懸躍下向，首尾鱗鬣酷肖，旁盤結幡蓋，五色燦爛。西北層臺高聳；懸梯而上，曰老君臺。由臺北向，洞若兩界，西行高臺之上，東循深壑之中。由臺上一門，直北至幽暗處，垂石上穹無際，下陷成潭，潭洞峭裂，忽變夷爲險。返下臺，仍至洞底，導者携松明前驅，循臺東擊中行，始見臺壁攢雲錯綺，備諸幻化。直北入一天門，石榴垂立，僅度單人。既入，穹然高遠，左橫列石欄，下深黑，杳不見底，云獼子潭，卽老君臺北下墜處；至此高深易位，又成一境。內又進兩天門，路漸東北轉，崖石詭變，多所彷彿。導者行急，予強留諦視，顧此失彼；然予所欲睹者，正不在種種規擬也。又踰崖上，東有潭，淵黑如獼子，宏廣更過之，是名龍江，下與獼子潭通。又北行東轉，過「紅白氈」，「鳳凰戲水」。穿一門出，忽見白光一圓，內映沉壁，遂東出後洞。水自洞北環流，南入洞中，想下爲龍江者；小石梁跨其上；宋相曾布帥桂時所爲，是名曾公巖；蓋與棲霞一洞潛達，兩門各擅耳。予佇立橋上，見澗中有浣汲者，予訊「水從西北來，可溯入否？」其人謂：「水穴之上，更西北，可深入數里，名勝較倍棲霞；水穴則清淺莫揆，惟寒辰肅月爲可涉。」予卽倩其人爲導，其人歸取松明，予隨之出。洞右得慶林觀，期觀中炊以待。遂同導者入，仍過紅白氈，始由岐

北向，則佳偉殊麗，繁錫嘉稱。最深入，遇潭淵沓，當橋湖上流；導者阻進，謂『前炬數日鮮竟，游屐抵此，從無入者，況當夏漲襄陵，可嘗不測乎？』乃返。計自棲霞達曾公巖，徑約二里；復自巖口出入盤旋三里；洞之觀止矣。飯慶林觀。望來時所見搔首峯，卽立其東。從問道出其下，則峯下西開一竅，圃者廬之；北復有巖洞種種，遍曾公巖上下左右，殆難數計也。循七星南麓，北向草莽中，連入三洞。計省春當在北，可踰嶺達。遂北循嶺坳微徑，里半，至山頂，石骨峻嶒，不容著足；石隙少開處，棘刺沉翳，愈窮攀躋，然石片布奇，峯辨分異，遠望掩映，愈披愈出，令人心目勞遷。又里半，踰頂下，復得鑿石之級。級盡，卽省春巖。巖三洞排列，俱東北向，最西者鶩雲上飛，有倒石下垂，如枯槎老龍；西入南轉，洞漸黑。惜無居人，不能索炬入。洞右旁通一竅，以達中洞，甚深，難遠入；洞前垂石亦作槎勢，又透一門，以達東洞。東洞垂石愈繁，洞亦旁裂，中有清泉下注，寒碧成潭。由洞前循崖東行，洞上聳石，如人立獸蹲，東則危崖互空，仰望如劈；其下拖劍水縈之，卽癸水也。源發堯山，抵山北麓，西出葛老橋入瀉水。時予轉至山東隅，仰見崖半裂層竅者三，乃披莽隙梯懸累上。既達一竅，西通中竅，中竅卑伏，首不得伸，從外橫度，有同臺榭。不由中

奧，竟達第三竅，穿隙入，後有一竈，窗闕其前，中懸玉柱；柱左又有一竈，圓頂平座，前正對玉柱。予同靜聞分踞柱前窗隙，下臨危崖，行道者仰望，無不徘徊忘返。二榰樵仰睇久之，亦躋登，謂中竅之上，尙有一洞，甚宏，欲爲予攀躋上求。予乃下倚松陰，從二榰仰睇處，反睇二榰在上，懸枝索級，終阻懸漢，莫能階升也。仍西入省春，出西洞西，又得一洞，門北向，再西者高五丈，內稍下，西轉雖漸昏黑，勢崇宏愈甚，以無炬中阻。左崖大書深刻五美章，乃張南軒筆，惜無知者。洞莫定其名，或以爲會仙巖，彈丸巖；巖壁宋蒲田陳黼題，則渚巖洞也。洞之西，拖劍水自東北直逼崖下，崖愈穹削，插霄凭淵，良踳雄偉。石梁跨水西渡，已爲七星山西北隅，名彈丸山云。由其西南度葛老橋，東望崖巔，有洞高穹，上下都極峭削；南有一崖架廬。亟東向登山。山下一刹，與壽佛寺七星觀南北鼎列；南爲七星觀，東上卽七星洞；中爲壽佛寺，東上卽棲霞洞；北爲此刹，東上卽朝雲巖也。仰攀磴數百級，入巖。巖亦西向，在棲霞北，洞口高懸，內北轉，穹危愈峻。——徽僧太虛，駕閣洞口絕壁，下瞰江城，遠揖西山，獨踞勝概。遂停宿。因問上巖道，太虛曰：『此巖高聳，雖予近在崖右，曾無級可登。約其洞之南壁，與此洞北底，隔止丈許，洞內可鑿空以通，洞以外

更無懸杙纒級處也。』憑欄北眺，洞爲石掩，反不能近矚，惟洒髮向西山，歷數諸峯耳。西山自北而南，極北爲虞山，稍南爲東鎮門山，再南爲桂山之木龍風洞，最南爲伏波山：此城東一支也。虞山之西，極北爲華景山，稍南爲馬留山，再南爲隱山，最南爲侯山，廣福王山：此城西一支也。伏波隱山中爲獨秀；其南對踞水口者，爲滴山，穿山：皆漓江以西，故曰西山云。

*松泉按：「日」字集成本作「口」字。

*又按：「達」字集成本作「遠」字。

初三日——追錄遊記於巖閣，薄暮乃返。

初四日——北二里，至靖江王禮懺壇。入藩城北門，門內池水一灣，南遶獨秀北麓。由池西南經獨秀西麓，至靖藩精舍。主僧爲予言：『君欲登獨秀，須先啓王。』期以十二日可登。乃出藩城，西穿榕樹門。門北向，大樹正跨其頂，巨本虬根，盤鬱閭闔。昔爲唐宋南門，元時拓城於外，門久塞；嘉靖乙卯，大將軍周子德舒壅閉而門之。門之前，匯水爲大池。後卽門頂，巨石疊級，分東西上，亦有兩大榕南向；東西夾之。上建關帝殿，南而臨池，甚爲雄

暢；風西下，卽大將軍幕府。益西，循城南一里，西出武勝門，北溯西江，又一里，達隱山。山北^{*}倚馬留，西接侯山；四面有六洞環列：東爲朝陽洞，寺在其下，洞口東向，下層通水，上層北闢一門，就石刻老君像，今稱老君洞；山北麓下爲北牖洞，洞東石池一方，水溢麓下，匯而不流，外竇卑伏，而內甚宏深，前有庵，由庵後披隙入，洞圓整危朗，後復上盤一龕，左有一窗西闕，石柱旁列，不通水竇；其北崖之上，爲白雀洞，在朝陽後洞西，門北向，入甚隘，前有線隙橫列，上徹天光，漸南漸下，直通水；又西爲嘉蓮洞，亦北向，與白雀並列，洞分東西兩隙，俱南向下墜，洞內時開小穴，彼此相望，數丈輒合，內墜淵黑，亦抵水；又西過一石隙，西北有石，平度錯尋中，絕勝瓊臺，乃南轉爲夕陽洞，西向，洞口飛石，中門爲兩，門左一側壑隱水，由水竇東通於內，右有曲穴北轉，內甚淒暗，下墜深潭，蓋南北皆與水會焉；又南轉西南山麓爲南華洞，洞南向，勢漸下，匯水當門，可厲入，深入則六洞同流；五洞之底皆交連中絡，惟北牖則另闢一水竇，初不由洞中通云。聞昔唐宋，西江東潏榕樹門，隱山匯巨浸中，是名西湖；其時諸記勝者，俱云乘舟載酒入。今則西江南下，繁厥桑田，甚損浩蕩觀。予初至朝陽寺，月印上人導由殿後入東洞，穿老君側，出山北，西

過白雀嘉蓮，皆北隅洞也；南過西隅夕陽洞，又南盡東轉，過南華，則南隅之洞也。予欲從此涉水入，月印謂『秋冬水涸蟲蟄，窮幽無所憚；今漲甚，深處莫測，蛇龍窟宅其中，老僧不敢導。請北遊北牖。』乃東過西湖神廟，北轉過朝陽，踰隱山東北隅，其處石片分列，如張幕，如裁雲，如透月，幻極紛紜，潤以采澤，不啻削芙蓉，綴蛺蝶也。又西入北牖庵，予與靜聞分踞北牖洞西窗，內外周覽。久之，出，飯庵前松蔭下。復抵南華，遇一田叟曰：『此水竇旁通，雖深淺疑迷，予獨熟過其內。君欲入，明晨當炬導。』予強之卽入，曰：『松明未辦。』乃以詰旦期。予遂南，過武勝門，及靈遠門，度橋而南，西江走其下，東分兩支入瀉。予東西循西江南分派，一里，抵瀉山；山之東，卽瀉江也。從山西麓轉其北，則瀉水自北，江水自西，俱直搗山下，山怒崖騰力扼其衝。由磴上盤山腰，得雉巖寺。寺後躋石峽，躡青蘿閣。旣瞑，下宿巖寺。

*松泉按：「周子德」本作葉氏「周子德」。

*又按：「山北」集成本作「北山」。

*又按：「過」字集成本作「邊」字。

初五日——客序遷除，遂成午節。令顧僕入郭市蔬酒，出坐雉巖亭，以蒲酒雄黃，自酬節泥，復散酒青蘿閣。時方禁龍舟，舟人各以小艇，私權山下，鼙鼓雷般，迴波陷日。既暮，下山，西入一洞；洞在山足，門西向，高穹中平，上鐫「樂盛洞」三字。出洞，東循雉巖崖麓，沿江東，憩其東隅。一石上自山巔，下插江底，中剝穴透虛，深二丈，高三丈，若闢門然，江流自北匯其中。涉其南透崖以上，卽爲千手大士庵。予濯足弄江，抵暮，上宿雉巖。雉巖者，統志以爲卽滴山，在城南三里，陽水南支經其北，滴水南下經其東；東有石門嵌江，西有穹洞深入，南有千手大士庵，俱列其足；雉巖寺高懸山半，北迎兩江頽浪，飛檻綴崖，倒影澄碧。寺西爲雉山亭，南爲雉山洞，洞外卽飛崖斗發，裂隙迸峽，直自巔下徹，旁有懸龍矯變，石色都異。前大石平湧爲蓮臺；臺右根與後峽相接處，下透小穴入，西向臺隙，摩崖登臺，則懸龍架峽，正出其上；昔有閣曰青蘿，今移置臺端，登之不知其爲臺也。然勝概廣集，不以闕掩。是山正對城南，爲城外第二重案山。北一里，曰象鼻山水月洞；南三里曰，崖頭淨瓶山荷葉洞；俱東逼滴江；而是山在中較高，志遂以此爲滴山。范成大又以象鼻爲滴山。二山形頗相似，但雉巖石門，不若水月擴然巨觀，故游者捨彼趨此。然以予權之，願

江午向三山，不特此二山相匹，崖頭西北山脚，石亦剝空嵌水，跨成小門，其雌立江水衝合中，三山俱可名瀉也。

初六日——南下山，二里，過南溪橋。南溪之山，高峙橋東。南溪來自西南，直逼西麓，繞山東北入瀉去。白龍洞在山椒，洞門高張，西向臨溪，下廣列崇殿，仰望不知爲洞。由殿左透級上，得旋室如層樓，內有龕自然，爲一洞絕勝處。從此北向東轉，遂成昏黑。先是，買炬山僧，僧謂洞內可竟達劉仙巖，不必更出；及篝火入，中寬敞多岐。先極其東隅，上躋一隙，予以爲劉仙道也，竟途窮，莫進。又南下一窪，支竇旁午，予又以爲劉仙道，導僧謂此乃護珠巖道，嶮巖莫逾，躑躅杳冥中，不若出洞平行爲便。乃下山至橋，望白龍北，復有洞盤空。予渴赴劉巖，遂從橋東循山南東轉，南面一崖，層突彌聳，將捨之，忽山雨至，奔憩巖下，躋隙坐飛石上，雨簾外窺，內映乳幕，飄飄有餐霞想。久之，雨止。下巖，轉其東，至劉仙巖。巖與白龍東西分向，有觀在巖下。從觀右登級，先穿一門西入，卽踰其上，復透門出，得一巖，東南向。又左由透門之上，再度而北，亦開一巖，巖前懸石甚壯，當洞門爲屏，若垂簾然。予至巖，卽周覽各竇，詢與白龍潛通處，竟不可得；乃知白龍所通卽避雨巖

下竇，導僧所云護珠巖是也。

初七日——由觀左登穿雲巖。巖在上巖東南絕壁下，亦東南向，後與左右，分穿三竇，而左竇旁透洞前。洞東爲文昌祠。由其前東過仙人足蹟。蹟北更上，卽爲仙蹟巖。巖在穿雲東北，上巖正東隅，洞口亦東南向，外甚危亮，內乳柱倒垂，界爲兩重，若堂皇之後，屏列窗櫺，分內外室者；洞後穿竇兩岐，俱不甚深，奇在玲瓏殫致。返至觀，南二里，出十里鋪。鋪在鬪雞西，郡往平樂大道。又東向岐路入，一里，北望穿山，高懸隔江空濛雨色中。再前，望崖頭北隅梳妝臺下，飛石嵌江，剜成門闕，遠望較水月似小，與雉山石門，形勢倫比，然急流湧其中，蕩漾尤異。共一里，東至崖頭廟。崖頭在雉山南；漓江西合陽江於雉山，又東會拖劍水及漓江支水於穿山，奔流南下，此山當其衝。山不甚高，而屹立扼流，有當熊勢。北岸有臺曰梳妝，下卽飛石懸嵌，中剜成門處，崖突波傾，不能下瞰，但見迴瀾素波，觸石奮出，隆隆送聲至座。坐久之，返廟中。由其後入一洞，門西南向，穿門歷級下，其後呀然通望，一石肺乘空，色正綠，是爲荷葉洞；穿葉底透山東北，卽通望口也，漓江復濺其下。由葉前南下，東轉深昧中，勢穹然，不及索炬入。山東北隅，石崖插江，——山稱「淨瓶」

以此——須汎舟沿流觀之，其上莫窺也。仍出大道十里鋪，經白龍洞，北隨溪探前所望白龍左洞，則元巖也。巖東向，洞門高聳。下峽，由南腋東入上洞，東登，必由北奧，俱崇深幽邃，無炬不能遐歷。洞前乳柱繽紛，不減白龍。上鐫「元巖」，字甚古。出洞，入甯遠門，返寓。

初八日——北出安定門，東轉，北入支徑，登劉巖山。有庵在山麓，後爲劉巖洞。洞西向，東下淵黑。由洞右躋危級上，至明月洞，洞高綴危崖半，門亦西向，東入呀然，然昏昧莫辨。出洞，下崖半，循崖少北，復一洞西向，門紛綸高懸，僧伐木縱橫洞前，無由上躋。乃梯登以上，一石當門樹屏，由左透隙，則宛轉玲瓏，踰石脊東下，穹然直透山腹，關門東出，外臨層崖，內皆乳柱充隙，徑竇迸裂。北一徑，高穹下墜，東轉昏黑，亦有門東出，闔不復下。此洞東西透豁，然有脊，有門中界之，不若穿山疊綵中隱南峯諸洞，擴然平通，下望明皎，內無餘奧也。下山，西過北門，門西峯當面起削山爲城。循山北麓，轉至城西北隅下，下盤層石，上削危城，當卽志所稱始安嶠也。而北門在兩山夾中，東西峯各峭豎起，因依爲門，鎖鑰甚壯。予少憩盤崖上。旋入北門，南一里，至桂嶺碑側，西向瀕城，復得一山，爲

華景洞。洞東向，前對大池；後所倚山，則亦因爲西城者。洞前巖平朗，上覆外敞，後穿穴爲門，分爲三：南入者，窪暗而邃；西透之穴，昔穿城外，因爲門，今已斃石塞；北轉者，上出巖前。遂西登城陴，循南而升，已從石藁叢錯中，攀躋山頂；頂卽寶積山。志稱寶積與華景相連，上多詭石怪木；然今又名臥龍山，想以武侯祠易名耳。下山，二里，抵寓。

初九日——出文昌門，乃東南門也，正對南溪山。南過石梁，梁下卽陽江北分派。東轉一里，抵石山南麓三教庵；庵後爲古雲崖；其山亦稱瀉山，粵人呼爲象鼻山。山東南隅亦有洞，南向。循崖東北，抵瀉江。盤山溯江，從右崖危嵌中得一洞，北向，曰南極洞。出其前，直望西北隅，爲象鼻巖，水月洞貫其下；飛崖自頂騰跨，北插中流，東西俱高窺成門；陽江從城南西來，流其中而合之瀉；上空明如月，下復內外瀦波；而插江之崖，下跨於水，上屬於山，中垂外掀，正作捲鼻勢。水洞之南，崖半又闕陸洞，其崖亦自山頂東跨江畔，中刊竅若長廊，直透水洞上，北踞竅口，下瞰水洞。適有漁舟泊洞中崖石間，令棹子透出洞外，復穿入洞內，水陸勝觀，一時兼盡。乃南行一里，渡瀉江東岸。又二里，抵穿山下；山西與鬪雞山對。鬪雞在劉仙巖南，崖頭山北，瀉江西岸瀕江之山也。東西夾瀉，怒冠鼓距，兩山當合

名鬪雞，特東山透明如圓鏡，故更以穿山名之。山之西，又一峯危立，初望竟爲一山，上有豎石，至其下，始見豎石下剖，直抵山根，亭亭獨立；山固以脆薄靈舉見奇，土人名爲荷葉山，殊得之。穿山北麓，嘉熙拖劍水直漱崖脚，循山之西南，與濤合。予始至其北，隔不得渡，望崖壁危懸，洞門或明或暗，紛紛錯列，卽渡亦不得上。乃隨溪南行，隔水東眺，則穿巖已轉，不睹空明，山側成峯，尖若豎指矣。又以小舟東渡，出穿山南麓，北面而登，撥草尋磴，一南向巖高倚半山，疑卽穿巖，乃其中乳柱中懸，有曲折致，掩入漸窪黑，水匯於中，知非穿巖，乃出。由其西上躋，始得崇巖廓然，平達山腹，徑山十餘丈，高闊俱五六丈，真徹望澄明，一空障蔽。攀外崖東轉，又開北向一洞，列並穿巖，而後不中通。其東尙有三洞門，下可望見，至此則峭削絕徑。而穿巖南口，上復疊一洞，後亦不透，然內多重幃，殆爲穿巖架閣也。仍東下匯水巖。巖東復有南向洞，內亦支竅西入，隘黑無奇。遂出。西渡荷葉山下，北過訾家洲，度浮橋而返。

初十日——抵王城後門，登懺壇，訂主僧獨秀期，更於十三日。

十一日——出浮橋門，過花橋，問龍隱巖道，爲橋東之南崖，乃來時所過夾道兩山，北卽七

星，南卽龍隱，至是始得其詳。橋上南眺龍隱，與月牙並列東崖，第月牙稍北，度橋循山，其路易通；龍隱稍南，須從橋下涉江上，其大道則自山北端拱石，南踰嶺坳，循隱真而西，又從怡雲北轉始達。予欲并眺端拱石人，遂自橋東，直走嶺下，南上，平瞻石人。又南下，得一大塘。塘北循山西轉，崖石俱盤削飛突。里餘，抵山西南隅，峯益嵯峨疊異，中空外聳；上若鵲橋度虛；攀隙登，則怡雲亭廢趾也。由其上轉罅梯空，穿石鏗上躋，石片片懸綴，側爲透峽，平爲架橋，如上竿轉塔，無不曲折匠意。下至怡雲，右卽龍隱巖，洞門西向，高穹廣衍，頂石平覆，洞右近口，復垂柱環爲層龕重洞，接影深流，此爲最勝。出巖，仍從怡雲，返花橋。南沿西麓，隨流歷磴，半里，入月牙巖。巖西向，南卽龍隱，第此則級石成磴，彼則斷壁斗崖，路殊通塞耳。巖上環，西缺其口，內不甚深，政以圓缺分明，有同鈎月，下照清冷，亦幽境也。出由街北過七星，餐於朝雲巖。北度葛老橋，覓屏風山。或有以黃金巖告者，謂去城東北五里。乃質買東北趨，三里，過問負擔者，指邨北之山曰：『此卽是。』至邨問之，仍不知也。及抵山東麓，則削崖列嶂，平展危懸。已轉北麓，得洞門如峽，山頂高穹，兩崖闊五丈，高十餘丈。初南向平入，十丈之內，少東南轉，忽明穴上開，自下望之

，殆歷市重樓矣。從此高躋，又十餘丈，抵明穴之口，採嫩松栝兩崖，開蘇剔翳，得「程公巖」三大字；西有記一則，蓋鄱陽程公崇甯帥桂時所開。志載「屏風巖一名程公」，至此，乃爽然自釋也。遂西向歷級，上登穴口，其內巖頂之石，層層下垂，極爲雄峻。將至出穴處，地少平，北奧有大石幢，盤疊至頂，色碧形詭，何設奇至此！出穴而西，山迴峽轉，石骨森豎，下卽盤峯成窩；窩底一洞北向。覓徑西南下，抵窩入洞，洞不甚深。卽西踰窩出，兩石峯駢枝並起，一爲石工剝蝕殆盡，一猶亭亭孤立。從石峯東更西南三里，已出葛老橋西。於是循朝雲七星西麓，度花橋，紛傳「流警薄永郡，省城戒嚴，門已鍵；」亟馳過浮橋，門尙半啓，得返寓。

十二日——西出麗澤門。門外巨塘匯水；水自西北城角馬留過脊處，南抵振武門，北入陽江；石梁跨之，曰涼水洞橋。橋南北塘中，蓮花盛放，坐蔭橋樹下，殆不能去。予欲覓中隱山，乃南至振武門，西度定西橋，一里，忽路右一山，有洞岬然，卽北趨其下，前有古寺，拭碑讀之，西山也。洞門南向，東又裂石自峯頂下跨成門。乃捨洞趨之。其門南北豁然，亦如雉山象鼻，但彼急流中貫，異於此之外邊澄潭耳。然外跨之石，欹疊錯出，尤露穎異。遂先

過其東，抵山北；北向亦有洞。穿洞而南，橫透山腹，竟與南洞貫徹，中有夾門垂柱，不似他洞徹望竟目也。出南洞，洞左疊磴嵯峨，循之北躋峯頂，石皆峯嵒攢簇，中旋爲平凹，長若溝洫，光滑特異。下至南洞前，始東入石門，門乃片石下攢，中門高闢，旁通衆竅，故以小巧見奇。望西峯石亦聳列。從寺後西歷其上，歷級南下峯罅中，西循大道，三里，聞木陵邨有巖曰佛子，遂從西北岐入。二里，石峯在候山南麓，洞門高懸。北抵巖下。巖之東，二洞南向，最東者，敞而不深；稍西則洞門側裂，外垂列乳，中橫一屏，屏後深峽下墜：屏東西俱有門可下。由峽中北入，其竅旁裂漸隘，乃復出。西上，入大洞，洞南下北上，穹然高透，頗如程公。以松枝拭石崖所題，則宋呂愿中題中隱呂公洞詩也。後署云「假守洛陽呂叔恭，游中隱山無名洞。客有言此洞因君顯，當以呂公名之；因書五十六字鐫於壁。」始知佛子巖，卽中隱山呂公洞也。由是北躋後穴，內雲翼倒翥，與洞俱上，不作逼隘觀，穴口高朗，大過程公後穴也。北出口，石磴二道，一東北下山麓，——予先從其下者。北向之麓，皆崆峒幔覆，外有倒石，界而爲門爲窗，內蜿蜒旁通，繞若行廊複道：此下洞，以幽奇勝。既復上，從西北磴，復得一洞，洞北入南穹，擴然平朗，頗似穿巖。南一石聳立如臺，上有石

佛，不知其自來，佛子巖所由名矣。前有巨石柱，如屏中峙，東西界爲兩門，西竅廣正，自下遠眺，此竅直透北山，東則偏隱無所睹。竅外循崖東轉，又闢一門，下臨中洞之上，爲闕帝座。仍由洞北東下，穿中洞南出，西循山，又開南向一洞，與中洞並列。由其西攀磴上，又有洞南向，雨漬磴滑，捨之下山。東南半里，飯木陵民家。民謂西南侯山下有銅錢巖，可透出前山；北向趙家山，亦有洞可深入；又有陳搏巖，頗奇。予念諸峯不能徧歷，侯山爲衆峯冠，其巖不可交臂失。遂由中隱舊道西，一里抵侯山廟。廟後山麓漫衍，蹈水披叢，茫不得洞，但見有級上躋，鼓興登絕頂；山前行者，高呼日暮不可登。乃遙望大道南削峯東轉，有洞東北穹立，望之趨。南去里許，抵其下，洞高倚山半，前有潄水匯潭。潭上拾級攀荆，遂入洞，亂石堆洞門外，外高內深。歷石級西南下，直墜洞底，水涯淵漠，內望一石橫突出；下有側崖嵌水，裂隙受趾。予抵突石下，畏崖仄峭滑，乃出。下山轉出其東南，山背復有門匯水，卒莫定其爲何洞也。其處西峯駢聳，無侯山之高，而峭拔過之。暮歸急，姑留爲後遊。二里，南出大道，路旁夾道之山，上有竅東西透空，與佛子穿巖正等，亦不及入。執途人問前所入北向洞何名，則架梯巖，一名石鼓洞也。紛傳城門已閉。踞蹶東五里，過木陵分

岐處，已昏黑。又三里，抵振武門，將闔矣，側身入，始從容行街市中。

十三日——入靖藩城，過獨秀西庵，主僧入內宮禮懺，登峯約復移之他日。乃出就日門，過木龍南洞，由其下渡江，還望木龍下層，復有洞濱江穿麓，瀦流可愛。上江東崖，溯流北半里，入千佛閣，前有大榕一株。問所謂辰山者，俱莫曉。隨大路東北五里，堯山在東，屏風巖在南，獨辰山茫然莫辨。忽北望一山，去不一里，穹然有洞，洞口一石當門，赭色斑斕，彪炳有異；問負芻者，曰：『老虎山也。』予謂辭聞：『何不先了此，後覓辰山？』遂北一里，抵山下，望高先登，由洞口穿入，其內天光自頂四射；由下北透其腹，再入重門，支峽後裂，層皮上懸，俱莫可度；南向重門內，攀崖上躋，遂履層樓。徘徊未下，忽一人來候洞前，下問之，曰：『洞名獅子，一名黃鸝巖。山前三洞，下曰平地，中曰道士，共此巖爲三。』出洞，見山頂石叢參錯，乃循路上躋，石片片冰稜鐵色；下嶺，石稜就夷，棘道俱險。前候者復趨上，引予左入道士巖。巖亦南向，在黃鸝東。稍下，洞前壁左右各鐫詩，拂讀詩序，是山卽辰山也。穿洞側門出，東向下山，東北一里，飯所候者家。主人姓王，字慶宇，訂予宿此，束炬肩梯前導，趨辰山北麓，爲青珠洞遊。洞北向，裂峽上並巔頂，內界兩

層，始南入十丈許，攀崖上，稍西，乃豎梯向北崖上躋。既登，北入峽中五丈餘，透出橫峽；峽東西橫互，上高俱不見頂。東行四五丈，漸闢生光，一大石柱中懸；繞出柱西，峽又南北裂：南入臨洞底，北出正臨洞門上。洞門中列二柱，界爲一門兩窗，延耀內射，正當圓柱。予詫爲奇，導者曰：『未也。』轉進橫峽口，又西行四五丈，有竅南入，甚隘，悉去衣赤體，伏地蛇行以進。其穴長三丈，大僅如筒，又曲折中多懸柱。時從游兩人以炬先入，次及予，度稽一時，過隘，洞復穹然，上崇下陷，俯躬南降，垂乳紛列，迴與外別。導者曰：『未也。』又西踰一梁，梁橫南北若闕，越梁西下，石乳愈奇；西窮，復轉北上，藻績滿眼，彌轉彌勝。此洞與山南黃鸝巖，正南北相當，然一山皆空，環峙分門者尙多也。北向開洞門者三，此爲中；東西二門俱淺。東向開洞門者五，北爲高穹，中爲三曲，狗頭，南爲道士東峽，和合小巖，而三曲最深。南向者三，卽平地，道士，黃鸝也。志稱辰山有洞三級，第指其南耳。惟西面予未之窮。出青珠洞，過北洞一，東麓洞五，循南入平地巖。初入欽仄，側身緣東隙而上，內境旣穹，外光漸闕，火炬已棄北隅，暮色亦上。乃出。東北返王慶字家。

*松泉按：「由」字集成本作「山」字。

*又按：「入」字集成本作「八」字。

*又按：「歇」字集成本作「歇」字。

十四日——別慶字。東北三里，過矮山。山在堯山西，灣水東，北聳一枝，如附拇指，乃桂林石山最北首峯也。山南崖削立，下有白巖洞。洞南向，三竇旁通，內垂石如蓮葉捲覆，下多透漏，其後少窪，下輒復平曠，轉西入數丈，仍見南穴天光。出洞，東有庵。於是東向溯小溪，二里，抵堯山西麓。又二里，爲玉虛殿，山迴成塢，西向開洋。由殿右轉入山後，兩山夾湖。南向湖湖，半里，踰湖東上，登嶺角。益東北上，升降三四，又二里，始登堯山絕頂。此中石峯森立，間得此土山，反以爲異，故堯山名特著。山之東石峯叢合，有溪盤透其間，當卽大壩上流，出廖家邨西者也。下山，仍返西麓，南度橋，五里，出堯山東南塢。其南石峯森森，東南一峯尤兀突。益東南，馳松篁間，出林，夾右轉石山而南，卽鐵峯山，頗似獨秀。下有巖洞，不可入。西南二里，抵冷水塘，小橋跨流，急湧西南去，一邨依山逐湖，亦幽棲之勝；邨南石峯如屏，東西橫互，從西嚙望之，薄若豎指。由其腋東轉南山之坳，出山南大道，直西馳，共三里，過萬洞寺，則石山四開，寨山兀立其中；望寨山東崖，穹然

壁立，而不覩其徑。循山南抵西麓，乃歷級北上，當秦山西北隅，崖開一罅，上架橫梁；踰梁入，東貫山腹，已在嵌室內。遂托宿。

十五日——曉起徧觀洞中，其洞西北東南，前後兩關，中通隘，僅容一人。由西麓上山腰，透入飛石下，旋躡其上，卷石爲橋，以達洞門。門西北向，門內洞界爲兩，南北並列；北洞後卽通隘透腹處，隘長三丈。既入，卽寬闊爲巖，懸乳垂蓮，紛綸左右；東巖上下，俱極崇削，下亦有深洞^{*}，路當山麓，南轉始得東上。予旣晨餐，西北望黃金巖甚近，亟趨之，不復東尋下洞也。下西麓，過竹橋，由邨右西北行，三里，抵巖之陽，山骨立路北，下卽裂爲洞，南北交透，前卑後峻；後門之半，石橫架空中，門界爲二。由洞內上躋，北出架梁之下，俯瞰北麓，拖劍水直嚙其下。土人俱指此爲黃金巖。予南下出洞，西復有洞，南向高裂，深入不透，僅如重峽。已從西麓北轉，山西北垂亦有洞，西向中穹，不甚深透；對面有東向一洞，與此相向，若門廡對列，洞內分四支如十字，東北二門外透而明，西南二峽內入而黑，然西北皆懸崖上奧，東其所入，南乃深潭也。拖劍水在東峯北，抵此洞前，轉北循山。當洞有橋跨之。橋內匯爲池，亦山叢水曲之奧。出洞，不知其名；問汲水池中者，曰：『此洞不

知何名。上更有一洞，可尋躋也。亟披箚透崖上，南北兩石屏並立起，微徑界其中，甚峻。洞峙南屏後，門亦東向，不甚宏。洞有舊鐫「黃金巖」三字可辨。是洞始爲黃金，前乃其東峯之洞也。出門左，見北屏內峽，有路上躋，爲宿莽所翳，雨濡蔓濕，不堪置足。予強登之，南轉，卽下洞也。門向北，門外棘蔓交絡，縷分之，乃得入。入則旁竇外通，重樓三疊，度闕之石板，裁蟬翼薄，然無級隙可攀。惟中洞之內，旁竇玲瓏，懸隙宛轉，可穿而上，第甚隘，層折難舒。於是解衣蛇行，遂出上層平度閣上，踞洞口飛石，高呼靜聞，乃下。迴望黃金巖西北麓，諸洞尤多。乃隨拖劍水透出北麓，又得北向洞二，西向洞三。遂西趨屏風山，將渡拖劍水，望屏風黃金兩山中，又南界一山，下有洞北向，迂道從之。洞亦旁分兩門，一北向，一東向，西有級上躋；再上，級崩路削，又有洞北向。乃下抵西北隅，則旁透中空之洞峽連闕，與黃金西北同。正西一洞，高穹層裂，紛擎傑張，此又以雄武見奇，非尋常窈窕窟也。問之土人，知爲飛石洞。遂西渡石堰，一里，入程公巖；北二里，仍飯王慶字家。西再探道士巖諸洞，過屏風西麓，至是，已四周其山。入浮橋門。浮橋共三十六舟云。

*松泉按：「……下亦有深洞，踏當山麓，……」集成本作「……下亦有洞踏深當山麓……」。

* 又按：「乃」字集成本作「多」字。

十九日——始定陽朔舟。

二十一日——日中乃行。南過水月洞東。又南，雉山，穿山，鬪雞，劉仙，崖頭諸山，皆從陸逼遊者，惟鬪雞未到，今舟出其東麓。崖頭有石門淨瓶勝，舟隔洲以行，不能近悉。去省已十里。崖頭之南，江流浩然自放。又東南二十里，過龍門塘，岸有山嵯峨，中峯最高處南北透。東五里，橫山巖突立江右。又東南十里，江右削崖屏立。南五里，至碧崖巖，巖南石峯，隔江排立起，橫陣南天，上分危岫，幾埒巫峯五老；扼江使東，江流嚙其北麓，怒濤翻壁，赤壁采石，失厥雄麗；崖間一石紋，黑縷白章，成泛海大士，曰沉香堂。其處南雖崇深極致，北岸猶夷豁。共五里。下寸金灘，南轉入山峽，江自是左右皆石峯巒岫，爭奇炫詭。入峽，下斗米灘。五里，爲南田站，當臨桂陽朔界，山遂轉峽爲瀉，四面層圍，僅受此邨。過南田，山色暮合，舟人夜棹不休。江爲山所泥，俛南俛東，盤峽透崖，凡二十五里，抵畫山，月猶未起，山隱空蒙中。又南五里，爲興平，月從羣峯東隙出。舟泊候曙。漓江自桂林南來，兩崖森壁迴峯，中多洲渚分合，無翻流之石，直瀉之湍，故舟行屈曲石穴間，無妨夜

棹，第月起稽緩，開行明止，未免悵悵。

二十二日——蚤起，曉月光流，奇峯合棹。南三里，爲螺螄巖，一峯盤旋上，轉峙江右，興平水口山也。又七里，東南出水綠邨，山乃斂鋒。予掩蓬就寐。南三十里，則龍頭山，復錚錚骨立，而陽朔四圍，又攢作碧蓮玉笋世界矣。陽朔北自龍頭，南抵鑑山，二峯巍峙，當漓江上下流，中有掌平城，乃東面瀕江，以岸爲城，而南北屬於兩山，惟西南疊垣爲雉。城西山最近者爲來仙洞，石人，牛洞，龍洞……諸山，通省大道從之；蓋陸從西，水從東也。其東南門鑑山下，則南趨平樂，水陸並道；正南門亦西北轉通省道。直南爲南斗山，延壽殿，旁建文昌閣，無徑他達。正北卽陽朔山，層峯駢峙，東接龍頭。東西城俱屬於南隅；北則以山爲障，竟無城及門；東北一門，在北極宮下，僅東通江水，北抵儀安祠讀書巖，然俱草塞，人罕行其徑；惟東臨漓江，開三門以取水焉。予上午抵城，入正東門，從文廟西入縣治，蕪寂殊甚。縣南半里，有市橋，橋下水西自龍洞入城。出橋東，卽懸流注深壑，壑大四五丈，四面叢石盤突，是爲龍潭，但飛流下搗，不見下流所溢。潭東卽城，大江流城外，蓋地穴潛通也。橋南，鑑山獨聳——一名易山，卽南借以爲城者——東麓有鑑山寺，寺倚山臨江，

通道置門，卽東南門也。西麓則正南門。予初抵北麓，覓道上躋，南東二面，就崖爲城，惟北面在城內，有微級，久爲莽棘翳沒，乃攀條捫隙，直造峭壁下，莽徑并絕。復出其旁，躡巉石，盤旋半空，終迷所欲登，乃下。時願僕守舟，期東南門外，於是南經鑑山寺，出東南門覓舟，不得。渡江東，一里，至白沙灣，舟泊其南，乃下舟。白沙灣去城東南可二里，民居盛於城，有河泊所。其南三峯列峙，最東一峯曰白鶴山，江南抵其脚，曲而東北，抱此一灣，沙上雪潔。其東南一溪，南自二龍橋來，北入江；溪在南三峯之東，逼白鶴西趾出。溪東又有數峯，自南趨北，界溪入江口，最北者，書童山也。江至此，乃東北逆轉。

二十三日——從白沙依江東北行，一里，南渡江，已出東界山之東。江東北岸，有高峯轟四尖起，特障江南趨。旣渡，陂塘高下，林木翛然；有澄心寺，可憩。東一里，過穆山邨，復渡江而東，循四尖南麓，趨出其東，山開目曠，奇致愈出。前望東北，又起一峯，上分二岐，東岐若僧帽垂空，西岐尤高聳四尖東枝，銳若脫穎，與二岐西岫，建標絕頂，各見雄振；迺眺西南隔江，下皆尖崖並削，下懸雙岫；此卽書童之南，東界羣峯所幻出。隨江東五里，出二岐東南，踰嶺下，是爲佛力司；司當江南轉處，北去縣十里。問之居人，始知二岐西峯

最高者，爲狀元峯。乃仍踰前嶺北去，西一里，抵紅旗峒。竟峒，西北二里，抵山下。北上斷磴間，三里，踰山坳；坳乃東西峯分歧處。西北度亂石重蔓，直抵高峯。崖畔有洞東向，門高穹，上懸竅兩，重簷覆出，無由得上。洞前東向之峯，卽似僧帽者，其峯亦有一洞，西與北山對，懸壑隔莽，竟阻不得達。予必欲一登峯頂，南北俱壁立絕磴，從洞南緣峭梯險，轉從峭壁南直抵崖半，則穹然無片隙，不復手足力所及。遂下，飯佛力肆。居人蘇姓者，謂此峯懸削，曾無登路。數年前，峯側有古木一株，其僕禱而登，絙級備窮峻阨，然止達木所，亦未造巔。後遂問津者絕轍。乃返白沙灣。佛力司之南，山益開拓，內雖石峯離立，外俱排山互嶺，桂林秀出雲峯，南盡於此。聞平樂以下，四顧皆土山，巉厲之石，不挺於陸而藏於水，山自此而頑，水自此而險也。

二十四日——由白沙截江渡南峯下，循麓東南，又轉一峯，有巖高張東向，爲田家洞，卽在白鶴山下，軒朗平豁，上繁垂乳。白鶴東對書童山，排闥而南，內成長塢，塢中舟行六十里，可抵二龍橋。出白鶴，循北麓湖江，三里，入東南門。肩炬由正南門出，西北循大道向龍洞巖。二里，東越小橋，有兩洞西向，其南列者爲龍躍巖，地稍下，門極危朗；北洞地稍高

，草塞門徑。先入南洞，東五丈，層陟一臺，臺右有竅深入。出，由洞北登龍洞巖，燕炬入，洞闊丈五，高一丈，南崖半壁，平互如行廊。入數丈，洞乃南闢，頂始高；後壁下方圓池各一，深五六寸，泉澄明如鏡，屢斟輒滿；池上連疊小龕，俱無通道處。由左壁窪陷處伏地入，漸入漸小，穴僅巨管大，蛇行南透五六丈，始可屈伸。已而遇旁裂龕，得宛轉達躍龍後腋。出洞，東望龍洞南列峯，閭闔重啓，異之。遂渡溪，東行棘莽沮洳中，共一里，抵山下。初入西向第一門，高穹如峽。東入數丈，北轉，愈昏黑莫窮；乃南轉，得明穴西透，西出洞門之上，蓋南上西向第二門也。由其外更南上西向第三門，洞東入，成峽如初洞，峽底迫仄，峽上層疊，有同閣殿。入五丈，下峽既盡，上懸重門，圓整擬剝琢，第峽壁峭削無可上。與靜聞索慮躋躡，得上峽一層，最上層仍懸互莫達。出洞前，仰望洞頂又連啓兩門，此又南上西向第四門第五門也。冀其中下通峽內重門，於是又過南上西向第六門，仰望懸崖倍高削，彌難慰卽。又過南上西向第七門，見石紋層異，突出者可置足，竅入者可鉤指；遂反躬上躡，陵數十級，抵洞門。洞北又夾坳豎起，高五六丈。始入上層，其夾光膩無級，計絕所攀；予獨審視周夾，雖無級罅，而夾壁宛轉，可以手撐足支，不虞懸墜。遂聳身從之，如透

井，皆橫縑縱發，不階級磴也。既升夾脊，其北復隕成峽，穿映明透，知與前所望洞，必有一通。因騎牆坐，上睇洞頂四達。高呼促靜聞，久之至，教之如前法登。同從脊北下峽中，峽底平，曲折北進，西上高懸一門，則第六門也。不及上。循峽更進，轉西出第五門，門有石龍下垂三四丈。由龍側北循崖端，得第四門。穿門東入，稍下，次層中廓然四闢；右向東轉，深黑無窮；左向西出，即前第三門上層也。知重門若剝處，當在其內。循崖窮之，復隔一柱；轉柱隙入，門內另環一函，不遠亦不透也。自第三門上，連闢四門，初俱攀躋無路，一入第七門，宛轉俱達，升陟重樓複閣間。有莫公臣者，徧題「珠明洞」云。仍從第六門峽內，西向攀崖上，門雖高張，內外都無餘地，不若四五二門，外懸臺榭，內疊樓楹也。乃逾脊南下第七門。門外循崖復南，又得南下西向第八門，洞亦成峽，東上雖高峙，鮮所旁徹。此山西向入洞，惟南北二洞不交引，中央四洞最高，紛紜曲暢，較他處一二洞勾連，輒攬奇譽，真霄壤矣！下山循麓南，半里，路東西各一峯屏峙。遂由南門抵市橋，入龍潭庵。莫姓者隨予至，問「遊巖樂乎？」予以珠明巖誇之。曰「牛洞也；數洞相連。然不若李相公巖更勝。即在西門外，不可失。」予仰視日尙高，亟出西門，攜火炬從岐北行，復西岐，已繞此山

東北兩面，蓋卽前屏峙路旁東峯也。繞至西麓，洞正西向西峯，門右鐫閩人李杜記，題爲來仙洞。入洞東行，不甚高爽，南轉遂昏黑。秉炬東南入，乳竇初隘，漸進愈宏放，瓊葩雲葉，繽紛上下；東北轉成穹峽，高不見頂，其垂突蹲裂，各極開勝。益深，峽忽下墜淵昧，不可以丈計，炬火星散投之，沉沉杳不得其底。其左削崖不能受趾，右乳柱紛楞，窗戶歷歷，隔崖探以炬，內若行廊，玲瓏似可遠達。松光將盡，乃由舊道出。東入西門，出東南門渡口，桂林舟人已艤舟待，遂下舟宿。

*松泉按：「……最上層仍……」，集成本作「……最上仍層……」。

*又按：「一二洞」集成本作「一一洞」。

*又按：「勾」字集成本作「幻」字。

二十五日——舟過水綠邨。北七里，西岸一巖，門甚高敞，東向臨江，前垂石成龍，曰蛟頭巖。由巖右峽深入，漸高黑。由巖左登，前互爲臺，後結一竇，尼棲之；竇後深陷成峽。以無炬，返。時舟已先移待與平。出洞，循麓溯江半里，達螺螭峯下。繞峯東麓，又二里，及舟。北過與平，二里，泊。

二十六日——北五里，抵畫山。山橫列江南岸，江自北來，至是西折，山受嚙，半剖爲削崖，石質錯綺成章。舟人泊舟晨餐，予乃登其麓，與靜閒選石踞勝。崖半洞北向，望之甚深，高下都無著足處。返而登舟，北上小散大散灘，至鑼鼓灘，共十里。其山南巖竅，有水出，緣突石飛下墜江，勢同懸瀑；粵中皆石峯拔起，水隨四注，無待破壑騰空，此瀑出崇竅，尤奇絕。又北八里，過攔洲，西北岸一峯純透，初望之，疑卽龍門穿穴，以道里計之，始知另穿一峯，前以夜棹失之耳。又北三里，爲冠巖。先是，江東岸嶄崖，丹碧煥映，采豔畫山，冠巖卽在其北。山上突崖層出，麓穹一洞，西向臨江，水自中出，外與江通。棹舟入，洞門甚高，內更宏朗，悉懸乳柱，惜通流之竇下伏，無從遠溯。久之，棹舟出洞，望隔江羣峯叢合，憶前攔洲所見穿山當正對其面，惜溪迴山轉，并其峯亦莫能辨識。頃之，忽北見皎然一穴，另懸江東峯半，卽近在冠巖北。亟登岸趨之，期舟候南田站。一里，抵山腋，踰嶺，度明穴在東，南面絕崖不可攀，反循崖北。稍下，則洞果南透。其山甚薄，上穹，如合掌，中罅，北下俱巨石磊落，南則削崖懸互，故登洞道必由此。洞東皆旁門複室，東北彌深。仍轉洞西北隅，又得一洞，南北橫貫其北峯之麓，透而不敞。仍南出，西北行平疇中。其西隔

江屏立者，皆穹崖削壁，陸路望之，更覺崢嶸；東則石峯離立，後託崇巒。共四里，至南田，入舟。

二十七日——經橫山碧崖諸勝，舊遊如昨。橫山巖東向，右腋有竇旁穿而南，南復闢一洞，甚宏，有門有奧。奧西上則深入昏冥。奧之南墜，皆嵌空透漏；門在墜奧東，廓然凭流，與前門比肩立。又西北過龍門塘，南望橫山巖，西透頂峯，雖似穿石，無從上躋。夜過新江口，十里，泊。

二十八日——味爽，亟推篷，已過崖頭山。十里，抵水月洞。北城下，入浮橋門。

二十九日——入靖藩城，訂獨秀期，主僧詞甚遼緩。予初擬再至省，一登獨秀，卽往柳州，至此失望，悵悵。

三十日——炎威莫支，倦臥寓所。

六月初一日——訛傳流寇薄衡永，藩城愈戒嚴，予遂無意登獨秀。獨秀山北面臨池，西南二麓，予俱已透其下，西巖亦已再探，惟東麓與絕頂未登。其異於他峯者，祇亭閣耳！

初二日——同靜聞再爲七星樓霞遊。由七星觀左入，卽登級，爲碧虛閣，閣在摘星亭左。予

嘗遊急於七星，以謂此軒閣無煩屐齒，後累經其下，上見巖石倒出，異之，至是遂先入。仰觀閣上，爲瓦所掩，不見巖頂；既轉入元武座後，豁然透空，高跨頂上如梁，類穿山月巖，惜人坐閣內不見。出閣後石垣外，始見亂峯飛石，森列互映。訊閣僧後山道何向，曰：『須南自大巖庵。』乃出。仍登摘星亭，入七星前洞，由閣後東上數十級，得小坪，石盤其中。遂北轉透重門出，門東壁外崖，裂竅懸雲。予亟解衣上，連躋重龕二層，俱列戶疏櫺，勢同垂幄。北下，卽棲霞洞盤空西向矣。此山巖洞駢峙，棲霞在北，下透山之東西；七星在中，曲透西北出；碧虛閣在南，亦東西上透；三穴並懸，六門各異。北又有朝雲高峙兩巖，皆西向。此七星山西面之洞也。洞凡五。下棲霞，南入大巖庵，望碧虛巖後，山石叢薄，可由庵外東北登。遂從庵右草坪中上，共一里，得坪一區，小石峯環拱之，秀薄層雲。西卽碧虛巖透明穴；北卽七星山頂，與餘峯攢成斗列者。覓小徑，出東南坳中，下山，共一里，得一巖，東南向，西下卽曾公巖也。曾公西又有洞在峯半。攀莽上，洞口亦東南向；初由石峽入，得平展處，稍北轉，外復有龕東列，後則穿門西入，內益崇空，深轉杳不可睹。遂下山，出花橋東街。此處巖洞駢峙者亦三，曾公巖北下同列者又有二巖；予昔遊省春，先經此，俱東

南向。此七星山東南之洞也。洞凡五。若北麓省春三巖，會仙一洞，旁又淺洞一，俱於前日屐經者，則七星北面之洞也。洞凡五。——一山凡得十五洞云。返寓，於肆得桂林故勝，西寧江，百粵風土記諸書，按部考勝者，竟兩口。

初五日——讀清秀巖記，卽出西清門覓之。門在西北隅。城外削崖之半，有洞西向。出渡城濠壩，西有二岐：一循山北行，卽北門西來大道，皆石峯突峙，其北片片若削，下開大洞，西南向，曰橫洞；一從山南入峽，疑卽清秀道。遂南西行，一里，峽南北山俱中斷，開徑四交，徑西北有洞南向。覓道北入，愈入愈深，旁絕他竇，夾危底平，灣環以進，莫測幽際。出問行者，曰：『黑洞也。』問清秀何在？曰：『正西有山屏立峽中者，下有牛角洞。由北徑出峽，有塘曰清塘，西南瀕塘爲下莊洞。無所謂清秀者。』予意清塘當去清秀不遠，遂北轉從大道出峽，峽門東西崖俱有小洞，無徑道可登。北出臨塘，瀦水一泓，浸山西北麓。循之西，路南嵌崖末，北俯淵碧。忽一岐南上，攀躋漸高沒磴，仰望都無懸竅，知非洞所在，乃下出塘之西。其南山迴塢轉，別成一壑。門殊杳然。仍返過黑洞，西向屏立峽中山，一里，抵屏東北，卽有洞斜窺。門東北向，南下漸窅昧，爲牛角洞。出洞，透屏北而西，轉出南

麓；屏南崖峭削，色黃赭，下有窪瀦水，從山麓石崖出；崖不甚高，中若崆峒，卽牛角洞南通穴，至此墜成水窪也。又東抵南峽門，北入，問清秀於道上人，其人曰：『惟北峽有清塘，上有洞，南與黑洞通。此外無他洞。』乃悟清秀所託，必不出北峽。時已當午，遂捨之。南炊隱山。西過西湖橋，一里，抵小石峯下，峯片峭裂，中界衆峯間，南瀕陽江，東北西三面俱短垣環之。從西北隙踰垣，披其東北，抵小峯南麓，峯雖小如蓮之間瓣列房，半崖坪中，有石高丈計，如犀一角獨聳，後又盤空上，片攢支削，尤增奇幻。搜剔久之，出問其名，曰秋兒莊；西卽陽江西來，有壘堰可渡；南卽趙家山，穆陵邨，中隱……諸洞云。循陽江北岸，西一里，爲獅子巖。西又聳一峯，與獅巖夾，有巖東向，凭峭石之上，中垂一柱，旁樞裂，正東瞰獅巖首，北轉又一洞北向高穹，曰天慶巖。由級南下，中互壁界洞爲兩，入數丈，兩峽復合。其北峽之上，重門複竅，懸綴甚高，望不可攀；登此可直通山南。北出洞，西北行石山叢薄間，山俱森立圓聳，松陰石影。又北里許，經石山西麓，兩洞比肩西向。捫棘入南洞，進五六丈，轉從北洞出，仰望洞上飛崖，片片欲舞；爲蝦蜃山。西有林木，迴叢平曠，陽江西環之，王太守園也。仍從雙洞南，東北向登，得石磴，一里踰坳，西攀石罅上，

所攀石砧若劍戟，石斷崖絕，中俱棘刺。遂出舞空石上，瞰北麓，斗懸難下。尋舊磴下西麓，繞出其北，東一里，至宋家莊。出牛角洞南，北過北峽門，北眺西峽半，有洞呀然，當卽清秀。暮色已迫，遂趨入西清門。

初十日——始出振武門，取柳州道。西五里，過茶庵。庵南小徑，二里，至琴潭巖。巖東有邨，土人俱訛爲陳搏；余得桂勝方信儒記云：得清秀，玉乳，琴潭，荔枝四巖；故前日首索清秀，幾及復失；以下三洞無知者。予疑陳搏卽琴潭。及今抵其邨，覓一人爲導，聞東南有七寶巖，先趨之。乃東南渡南溪上流，共三里，至李家邨。邨南石峯，西向巉突，巖不深而峭，蓋在南溪白龍洞正西，向遊白龍洞時，西望羣山迴曲處也。返陳搏邨，導者負松明并梯至，西趨小山南，先觀水洞，門南向，水匯其內，浸洞口，洞中紆，四旁皆水所際，其左深入；洞前左崖瀕水趾刻「琴潭」二大字，卽信儒筆。洞左復開一門，後與洞通，中多列柱垂葩，嵌空虛度。予旣得琴潭，知荔枝當不遠。導者篝火執炬，請遊幽洞，徵幽洞何名，果荔枝巖也。遂出琴潭，沿山左瀦塘行，遶塘北轉而西，至荔枝巖。門東向，不甚高；西進數丈，循洞底右竅，入其下穴，有方池，四旁甚峻；再東南轉，平入數十丈，兩度低隘，右崖半

一竅，高闊僅盈尺，內洞平穹，潑水齊竅，引首竅中東望，其水廣邃，中石龍蜿蜒，南崖石盆一方，平度水面，不能以身入也。仍出至洞底，少西進，循右一竅入上峽，東有石幢圓立，繞出其後，忽度爲兩層：下穴少西轉輒止；上穴以梯上躋，內復列柱分樞。穿樞少西，遂下南峽中，平入數十丈，又南旋成龜；龜外洞頂，亦復龍形夭矯。仍出洞底，又循北竅入上峽，則層壁紛垂，懸蓮徹柱，雜然綴壁。大抵此洞以幽闕見奇，而深入在右。水竅側，小石彈丸大，多磊落痕，稱荔枝以此。出洞，西北三里，抵大道平塘街。其西石峯峭甚，夾立如門，南峯山頂，開穴達山腹，予向尋銅錢巖，過此神動，今亟問道，知道旁油坊後，轉東南至古廟，可登。乃曳杖過油坊南，無徑可入。遂巡得蛇道伏草間，隨山麓東行南轉，將抵古廟，見有路西上，從之。始捫級，既乃梯崖，崖窮陟峽，棘蔓擁沒髻頂，鈎不能出。久之，抵叢石崖下，其上分形設詭，計透明之穴，已與比肩，乃橫陟而北，愈轉愈出峯頭，俯瞰嵌崖削窟，反在其下。下有高呼路誤，指予下踐之級者，隨其指下。呼者乃二牧翁，云登岸道尙在古廟南。遂從廟南歷級上，西南轉出山坳間，眺其南，一峯枝起，頂豎一石，高數丈；予所見石峯綴立，雁宕翔鸞，龜峯靈芝，及此地笋石駢發，未有靈怪至此者。度已出崖後，

還瞻石壁下，猶未見洞門。日暮，遂返，宿平塘，期明日導遊。

十一日——從古廟南登山，導者揚鑣斬棘，共一里，抵昨返步處，石隙中登數步，望見洞門，西南向。又攀石崖數步，卽入洞。其門前向東北，後向西南，微望通明。後洞正對豎石峯。導者謂洞曰榜巖，山曰楓木云。下山，過古廟南，由田塍中渡西來小湖；水自兩路口西塘，迤邐東穿山麓，卽南溪發源也。東南入石巖洞，門西北向，後門東北向；中空洞旁裂；後門右崖有臺架虛，上又盤蓋隆起，悉窗櫺隱透。出後洞，北一里，仍抵平塘街。街北石峯，巉峴若屏；東隅有崖東向，曰社巖。街西北尋銅錢巖，卽前所遊鼓架巖也。西二里，經兩山峽，峽北山巍然負辰，下爲廣福王廟；峽南山東有巖，門東向。西出峽，是爲兩路口，市肆盛列；西北爲義寧道。予往柳州，則從西南永福道。路東有巖西向，門甚紛紜，多所像類。西四里，路右小峯，如佛掌高擎，下合上岐，於衆峯中尤詭異。其南又駢峙兩山，束成峽。峽南之山，東層裂兩巖，上巖明透山後。亟南趨之，祇下巖可入，上巖懸疊莫登。乃入下巖。巖中列柱牽維，爲峽爲窗；轉透其後，亦橫貫山腹。予意由後竅西出，可攀躋上巖透處，乃上下俱削，旁絕階援。仍東出洞前，東北隅石頗坎坷，披隙登上層，則前後二門，俱與下

巖並列，門內乳幄蓮柱，左右環轉，以達後門，數丈之內，紆折無竟；前門一臺，正對東北佛掌峯。凭後門龕牖，遙瞰西南塢外之奇，收攬都盡。予所見重樓之勝，此爲第一。既下，西向行，又見重樓北麓，復有巖北向；此峽南之山也。在峽北者，西向亦有二洞層列，洞門俱石色赭黃，獨爲標異。但一出峽，匯水直浸兩峽西，中疊石堤互水面，旁皆巨浸，無從渡水，一登赭巖。既又聞有八字巖，亦不能至。遂由石道西向行匯水中，望西峯之東，崖壁高互，上懸三洞，相去各二十餘丈，俱東向駢列；其山在匯水西南，與東峽南峯，東西夾塘成匯；遙睇崖端，俱有微痕，自南之北可上躋，惟北洞嶄然懸絕，不可階升。遂循堤西草徑，傍水而南，已抵東洞下。梯崖入，洞門甚崇，內崆峒宏峻，規模迥別。稍下，一岐由右入，西南轉，漸昏窄，莫窺底止。一岐由左入，不五丈，一門西透山後，一門北通中洞。先西披後巖，洞門高與東埒，上下俱懸崖斗巘；遙望西南，對山亦有洞若覆梁，門廣中邃，曰牛洞，東向黯黑而不知其涯。仍入內，北上中洞，洞亦北轉而東透。探其北，轉至洞門，有石內度，架爲兩層，上疊閣倒向洞內，下裂門嵌壁間，卽所望北洞也。仍入中洞內，東臨洞門，門愈高穹，下則崖危路絕。遂循南洞出，由舊級下，一里，北出大道，西循南山北麓行。三

里，越一平坡。其南北巖洞甚多，不暇詳步。南至通城墟。又南一里，爲上巖後洞，門北向，前臨深塘；入其內，廓然崇宏，峽分左右進；右峽下墜爲淵，石壁東西夾，峻不可下，其底南眺沉沉，壁西之崖，迴覆淵上，予所駐足下瞰者；壁東則絕壁之下，駢通二穴，若環橋連互，水通其中，不知所往；北則石壁自洞頂下插淵底，壁半裂柱成隙，泉淙淙隙端下注。出右峽，由左峽上入，則蹲石當門，中聳爲臺，臺上一柱支洞頂；路從柱南北入，內復有石崖自洞北南突若塞門，與洞南壁夾成罅。路循崖南西出，繞崖後，外穹爲門，門下橫闔，而上多垂簷；踞闔坐，門外峽復峭峙，兩旁多倒懸下攬之石，若龍爪猿臂，紛擊其門，俯仰兩絕。出洞，循其東麓，復開東向門，內窪下，滴水空聲，轉南漸黑，當卽通後洞環橋水穴者。洞南則上巖邨。邨後疊石開徑，曲折上，爲上巖前洞。門東向。高齊後洞肩，深折不及。洞側有臺趾。由臺直躋洞後，迸竇成龕，垂石如距，有垂至地下離一線者，有中懸四旁忽卷者，有柱立輪囷其中者，有爪攬分出其岐者。其東南對山，有泉源，曰龍泉云。下洞，仍出後洞塘北，西向入東來大道，度高橋，共十里，至山蚤鋪，其四旁雖土阜間出，石峯兀兀突焉。又三十里，抵蘇橋，爲洛青江上流，水始捨桂入柳去。予遂與桂山別。

*松泉按：「塘」字集成本作「最」字。

二

丁丑六月十二日——自蘇橋登維容舟，順流西南五十里，過永福縣。又八十五里，泊新安鋪。
十三日——一百二十里，抵維容縣。陸去柳州府五十里，水須三日溯柳江乃至。遂定騎，爲明日陸行計。

十四日——出城南，西二十里，爲高嶺鋪，南寨山秀立其南。乃南折登嶺，共五里，直抵南寨山西，柳江逼其西崖，舟人艤舟以渡。有小溪自南寨破壑，西注柳江，曰山門沖。江東西爲維容馬平界，去治各二十五里。登西岸，瀕江南向行，爲馬鹿堡；東望隔江，南寨山分枝聳秀，亭亭露奇。又五里，西向踰坳入，則石峯森立夾道。南峯曰羅山，頂北向，有洞斜鑿，開兩門，仰眺無躋攀路，西麓又有洞駢峙；其北峯南面，峭削尤甚。西二里，小峯中夾立，曰獨秀峯，迴眺羅山西麓洞，心異之。遂從岐東南披宿草，一里，抵羅山西南角，東轉，

循其南麓，北望山半，亦有洞南向，高少遜北巔，而面背正相值。轉山之東，踰坳北入，一坪中開，其右峯北，巨石數十丈斜疊起，衣折古勁逼肖。左崖之北，雙門墜峽下，內洞北向，深削成淵，底伏流澄徹，兩旁俱削壁數十丈，南進窅然，莫窺其源。北抵洞口，壁亦巖絕，上有橫石，高二尺，如闕，可坐，瞰其底，無能踰險下也。北出峽門上，有道直上西峯，得石坊。坊後有洞東向，中甚高平寬朗。探其左，北轉漸黑隘，右則西上愈昏邃；冀後有透明處，久之不得。出，仍從石坊，共二里，轉是山西麓，先入一洞，門西向，左轉而西進，黑不可捫，乃右轉東下，窮於水。出洞又北，卽向大道所望洞，洞門亦西向，連疊兩重，洞外一大石，橫臥當門，峻不可踰。北有隘，側身以入，爲下洞；中懸一石，復界洞爲兩，南北列。先從南門入，稍窪下，南壁峻裂，非攀躋可及；北崖有微隙，正穿入北門內，內亦下墜，東入洞底，水聲汨汨，與南洞右轉之底，下穴潛通。由北門出，仰視上層，石如荷葉，下覆虛懸，徑絕上躋。復從南門側，左穿外竅得旁龕，龕外有峽對峙，相距尺半，其上南卽龕頂盡處，北卽覆葉端。從峽中手攀足撐，遂挺虛凌其上。上層洞，東入不深，惟洞北裂崖成竇，環柱通門，石質乳態，各各創變。攀隙西透崖轉，南向開二櫺，下跨重樓；陽湖珠明

外，此爲最。出洞，返獨秀峯下，西向大道馳，五六里，北望兩尖峯，亭亭夾立，南則羣峯森繞，中有石綴出峯頭，纖幻殊甚。又西五六里，柳江自南而北，卽郡城東繞之江也。西渡江，二里，入柳郡。郡三面距江，故曰壺城。江自北來，復北折而去，南環甚寬，北夾東，形正與壺等。寓郡治西。因靜聞病臥，予亦數日不出。

十八日——始出大南門渡江。江之南，稍西爲馬鞍山，最高，而兩端並聳，爲郡案山；稍東爲屏風山，起伏處方正；東北爲登臺山，則又高，——乃扼江北轉者也。馬鞍西尖峯聳削，曰立魚山，山特起；南復有山映之，非近出其下，不能辨。立魚當賓州大道，在城西南隅。由山東北麓躡級盤崖上，巖門東向踞山半；門外右上，復旁裂一龕，若綴閣；其左下拾級數層，又另穴一竅，雙峽夾壁，高穹直上；皆門以外景也。入巖張巨吻，中寬夷整朗，後通兩竅，一南一北，皆穿腹西入。先由南竅進，內忽穹然高盤，西復透一門；踰闕出，西臨絕壑，遙眺西南羣峯圍繞，延攬甚擴。由門右穿峽竅以下，復有洞西向，石柱中懸，柱後穴，卽前洞所通北竅也。門內左循巖壁上，洞橫南北，勢愈高盤，頂有五穴乘空，紛若列星；其下東開一穴，前達僧樓，置鍵不通行。稍南，西轉下峽，復西透一門，前亦下臨西壑。門左轉

入，內亦下墜成峽，直進東底，深峻不可下。緣其上捫崖透腋，又南出一門，前一小峯枝起，與大峯駢立成坳，從其間攀崖梯石，直躡立魚巔。是洞透漏山腹，東開門二，西開門三，南開者一，頂懸側裂復十餘穴，真異境矣！遂仍出前洞，門右歷級南上，少憩僧廬。東瞰山下塘，匯水一方，內沁不知所去。東北所對者，卽馬鞍山西北麓，爲仙弈巖。居人祇知馬鞍，不復曉仙弈，實無二巖也。東南所對，乃馬鞍西北枝峯；峯有壽星巖。巖後重巖迴復，爲馬鞍輿境，非一覽可盡。予欲候靜聞，并仙弈俱留爲後遊。

*松泉按：「不復曉……」，集成本作「復不曉……」。

十九日——留顧僕伴靜聞寓中，予獨挈囊爲融縣遊。出西南門，得沙弓小舟，同舟者明晨行，竟宿沙際。

二十日——上午，始發舟，由城西北溯柳江。江之西，鵝山亭亭獨立曠野中。自柳郡西北，兩岸山土石間出，土山迤邐間，忽石峯數十，挺立成隊；所異陽朔桂林者，彼四顧石峯，不受寸土，此則如錐處囊中，尤覺有脫穎異。北二十里，泊古陵堡。

二十一日——過杉嶺，江右尖峯疊出。共五十里，抵柳城縣。城西江道分爲二：自西來者，

慶遠江也，其源一出天河縣爲龍江，一出貴州都勻司爲烏泥江——經忻城北入龍江，合流至此；自北來者，懷遠江也，其源一出貴州平越府，一出黎平府，流經懷遠融縣至此。二江合爲柳江，所謂黔江也。下經柳郡，歷象州，與鬱江合於潯。今分潯州，南甯，太平三府爲左江道，以鬱江爲左也；分柳州，慶遠，思恩爲右江道，以黔江爲右也。然鬱江上流，復自爲左右二江，則以雲南交水南盤江爲右，交趾廣源州麗江爲左也。二江合於南甯西合江鎮。古左右二江指此，今則以黔鬱分耳。南盤自交水下田州，至南甯合江鎮合麗江，是爲右江；北盤自普安經忻城爲都泥江，入黔江，經象州至潯州合鬱，亦爲右江：是南北二盤，在廣右俱爲右江，但合非一地耳。雲南志以爲二盤分流千里，至合江鎮合，則誤以爲南甯左右二江，俱源自盤江，不知南盤無關於麗江，北盤且不出合江鎮也。下午，自柳城北溯懷遠江入，又十里，抵舊縣。

二十二日——暑雨時作，僅行三十里。

二十三日——西北十里，過草墟，江右崖壁甚峭秀。又十里，江左山崖迴互內，遙峯森列，攢合天半。於是舟反東北轉，十五里，抵沙弓——融縣南界也。江之西南，卽爲羅城縣東界。

。西望隔江羣峯匯聚處，皆羅城道中所由也。

二十四日——仍附原舟，向和睦墟。先是，沙弓人謂明日乃和睦墟期，墟散，有融縣歸舟，原舟亦往墟買米，故仍附之行。舟自沙弓西卽東轉，北一里，有江來自西北，舞陽江也，內灘石甚險。又東北九里，抵和睦墟，已散，不得舟。得一荷鹽歸者，乃附囊與之行。北二十里，大道直北向縣，而荷行李者家東梁西北，遂同西北行。二里，上雞籠嶺。西大山曰古東山，山東北隅爲東梁，抵縣大道所經也。越雞籠，三里，抵其家；去真仙巖尙十里，去縣十五里。

二十五日——北取真仙道。過讀學巖，巖有二門，俱南向，東西並列，相去數丈，外障駢崖，中通橫穴，若複道行空，蜃樓內朗，垂蓮倒柱，鈎連旁映，甚軒爽可憩。西有小石峯，特起田間，旁絕延附，亦有門東向。并越水畦入之，初入，覺峽逼無奇，穿門西進，罅迸十字，西旣通明，南北俱裂竅，土人架木竅間，若欲爲懸閣以居者。又西循溪澗里許，抵赤龍巖。巖北向，高穹山半，洞前北突兩峯，洞當其中，高曠宏邃，底平而上穹，門內石臺兩重界其間；洞右列柱分樞，別成歇室。中洞直入數丈，脊稍隆起，成仙田中每貯水，更入，漸窪

黑。聞內門束如簾，止容平身入，入則廓然通別竅，恨不攜炬一竟其奧。山前有溪自西來，分兩派：東抵東梁，北匯安靈潭，爲靈壽溪上流云。下山，北越溪，北山有洞駢立，門南向，雖高穹側裂，中乃下旋如墜螺。門外右躋，復飛嵌懸崖，趣登凭踞，乃下。此山正與赤龍南北對，讀學則東西肩列。北趨間道，正由此山讀學兩峯中。此山東隅，復開東向兩巖，曰鐘洞巖：北巖淺峻，若豎鐘剖其半；南巖門高，層穴屢引，上透無級。入下洞，當門巨柱中懸，環轉無餘地。遂下。直北趨二里，越一脊，脊北爲百步塘，尖峯四列，中開平整一園。循山右轉，又一里，山分突三峯，北向列：西一峯，山半洞門西向，舍之；中峯洞東向；東峯洞西向。先登東峯洞，洞南北迸橫峽斜竇，有石自山巔下嵌峽底，四面可繞而出。次登中峯，其洞北竅下裂，上懸南牖，石飛架其間，上牖前突石臺，憩臥甚適。下。直北徑百步塘，三里，越塘北，小溪自古鼎來，橫涉之。又大溪自南趨北，卽赤龍巖前水，東過東梁至此，二水合而北行，一石梁橫渡，於是東西俱駢峯成峽，溪流其中，曰靈壽溪。北一里，匯爲安靈潭，神龍之所窟也。又北里餘，山當面橫列，洞門開張山半。余疑真仙巖至矣，至則路轉出其西麓，遂東行環遶其北。北復有洞，不識中貫南洞否？時望真仙巖山尙在北，北卽安

靈溪水流入真仙後洞處，予初未悟。遂東循山麓出，北轉一里，與東梁大道會，峯轉溪怒，始見真仙前洞，東北高懸，溪流從中北出，前有大石梁二道。越梁而西，南向入洞，洞門圓迥如半月高穹，中剜一山之半，其內水陸平分，北半高崖平敞，南半迴流中貫。由北畔陸崖入，數丈，中壁橫拓分二道，壁之西有竅南入，僧棲倚之；壁之東南溯溪岸深入，巨柱中懸，上下綴旒紛鬱；稍後則老君巍然，鬚眉皓潔，皆玉乳所幻結；故又名老君洞。其後則千門萬戶，乳像愈極繽紛。以無炬，未及入。下則溪匯爲淵，前趨峽壁，激石轟雷。其隔溪東崖，南與老君對者，溪上平聳爲臺，後倚危壁，爲下層；北與僧棲對者，層閣高懸，外復疎明，爲上層，但非鵲橋不能度。遂出，憩僧棲。同僧參慧入市，隨之北，一里，過下廓。又北，則大江在東，——卽潭江，北自懷遠大融南來者；菜邕江西自丹江橋遶老人巖，至此東入江，二水合流下廓旁，道當其中。北渡菜邕橋，入融南關，約二里，城居寥落。問老人巖道，復從下廓北，循菜邕江西南行，西抵一峯，石勢疊聳，廻削千仞。老人巖當北溯溪岸，予誤南入山峽；峽乃老人巖南支，與南山夾成者。南峯北麓，石磴盤山而上，有僧方汲，趨問之，其上爲獨勝巖，非老人巖也。巖北向，高綴峯頭，僧廬塞其門，入其下，不知爲巖也。

穿穴入，內開一竈稍窪，亦隙裂成樞，但無光透耳。獨勝北有鯉魚巖，卽古彈子巖，聞乳柱甚豐，不及往。仍東北出下廓，溯西北小溪抵老人巖山下，下有洞東向，捨之。西向拾級上，兩崖合束，懸磴其間，取道甚勝。已透入一隘，轉北上，至巖之前門，其巖一洞兩門，前門東南向，後門東北向，石崖高跨而東突，洞徹其下，前後相去不遠，亦穿巖類，惜前後俱障以佛廬，遂令空明頓失。從廬側轉入後巖，仰見盤空之頂，後巖僧樵未返，門閉不得入，遂留爲後遊。下山，出獨勝東峯，披蔓草行二里，暮，抵真仙巖宿。

*松泉按：「路」字，集成本作「出」字。

*又按：「半」字，集成本作「懸」字。

二十八日——參懸東炬，導遊真仙後暗洞。始由天柱老君像後入，溪之西崖陸洞也，千柱層列，衆竇競啓，前之崇宏雄曠，忽爲窈窕靈奧，窮搜殆盡。石下巨蛇橫臥，火燭之，不見首尾，踰之出入，竟伏不動。然此奧雖幽邃，猶溪西一隅，時時由隙東瞰溪流，冀得一當，終未能下涉。旣出，迴顧溪竇，內透天光，對崖旁通明穴，益神動不能已。託參懸入市覓筏，

以爲必入水澗計。參慧復爇炬引予，由巖前左右下，北入深穴，穴雖幽深，無乳柱幻空，然下多龍脊，盤錯交伏，鱗爪宛然，亦一奇也。出洞，參慧卽往覓舟，予恐不能遽得，不若躬往索之，且以了老人諸勝。乃出洞北大道，西望山峽間，峯巒聳異，內有劉公巖，草深無道。仍從下廊先趨老人巖，入下巖，門東向，西北竅深入漸暗。聞秉炬以入，徑甚遠。從門左仍躋石峽，抵上巖，轉透後巖，內結閣蓋踞洞口，閣前臨眺，上下懸崖峭絕；菜邕江西來潑其北麓，自爲分合，抵巖下北轉去，大江當其前，緲然如天表飛仙；直北卽爲香山。遂下山，絕流渡江，水淺不及膝。溯江北行，望其西，江所從來處，峯巒瑰異，內有雞場洞；幾隨之西，遇荷薪僧，指香山在東北，乃轉循北山東麓。一里，西登級，抵香山廟，廟虛無人。東北至縣西門，又南過下廊，遇樵者，令覓舟入真仙，二人慨然許之。先是，予屢覓之居人，俱云此地無筏，而舟爲陂阻，無由入洞，須數人負之趨，不意此乃漫相許，予心不以爲然。竊計巖中有遺構，可結椽浮水，獨巨木不能自移，還與參慧圖之。既抵巖，參慧已歸，亦覓舟不能得，惟覓人結椽爲便，意與予適合。

二十九日——晨促參慧覓結椽者，未行，昨所期樵者呼羣至，謂予曰：『已入洞否？』予應

以待舟。樵者謂：『舟不能至；若聯木爲桴，予輦水中挾之入，正與舟等。』參慧卽以覓人錢畀之。遂羣負木入溪，斬竹爲筏，頃間，桴已就，復以巖中大梯架其上，更置木盆。予踞坐盆中。諸人前者引縴，旁者挾篙，後者肩聳，遇深淵輒浮水引之，遙不能引，輒浮水挾之；始由洞口溯流，仰矚洞頂，益覺穹峻，兩崖石壁，劈翠夾瓊，漸進漸異，前望天光遙遙，層門複穴，交映左右。旣入重門，兩旁俱有層竇，盤空上嵌，前後明光皎然，彼此照耀。挾桴者欲從中爇炬登崖，以窮旁竅，予令先溯流出後洞，乃復浮水引桴抵洞門。門西南向，吸川飲壑，溪破石而下；桴抵石，爲所格，不能入溪，捨桴踐捨出洞，又砉然一天也。溪石坎珂不受踵。望左崖有懸級在伏莽中，援莽蹶空上，不數十步，輒得蹊徑，四望平疇中園，衆峯環繞，卽予昔來橫道北巖之東北隅也。返登桴，順流入洞中扃，東西俱有穴可登，而西崖穴高難攀，且前遊暗洞，彷彿近之；東崖則穴錯門紛，曾未一歷。遂爇炬東入，其上垂乳環柱，與老君坐後暗洞諸勝，工力悉敵。從其內穿隙透折，多有旁穴星星，上徹雲影，知其東透山膚甚薄。從其側宛轉北出，已在老君對崖之下層，因崖爲臺，下臨溪流。再出，卽爲對崖之上層，上亦列柱縱橫，石崖峻阻，與此層無徑相達。仍引桴下浮，欲從溪中再上，溪崖

亦懸嵌，無由上躋。計取道當從洞前南轉，抵東北山椒可入；洞中非架飛梁，不能上也。乃絕流引椽，還登東崖，諸人釋椽歸舊處，予急呼其中一點者攜餘炬，令導遊劉公洞。北半里，西南轉入小岐，向山峽二里，抵山下，一洞在南山東向，一北向；北山中突峯，又一洞東向。方莫知適從，忽聞牧者聲咳聲，遙詢之，北向高竈者是。亟披莽從之，其人見予所攜炬一束，笑謂：『入此洞須得數枚炬乃可竟，僅此將何從？』伏莽中石磴隱隱，隨之躋，洞門巨石前橫。從石隙入，崖石上大鐫「西峯之巖」四字，爲寶祐三年李柱高書；前又有碑記二方，其一不可讀，其一爲「紹定元年，太守劉繼祖重開此巖，桂林司理參軍饒記并書。」始知名洞以此。入洞，先爇炬從其後右畔入，乳柱環轉，不數丈，出。又從其後左畔入，數丈後，愈轉愈廓，玉笋左右森羅，升降曲折，杳不可窮紀；恐火炬易盡，竭蹶嘗嚙出，不知蔗境更何如也。西望北山中突洞，石態秀出，門若雙列，中必相通。趨其下，崖懸無路。導者已先歸，見予徘徊留眺，復至，引入南麓小洞，內甚淺，不通上巖。上巖危嵌峯半，遙望多姿，今迫視，了無警目處，且路絕莫援，不得不爲却步。及東行，回首再顧，紛綸之態，復標異撩人。仍強導者芟翳級石，猿引以登，予接之，遂歷其上，削壁層懸，雖兩崖並列，中不共

費，外復淺竭，徒負巧質耳！興索然。返，東南抵真仙巖。阻雨巖中數日。

七月初三日——出洞，往覓對崖明竅徑，東越洞前石梁，循山南，轉而西，徑伏草中，時不能見。抵後山過脊，竟不得西向登崖徑；乃莽然躋山半覓之，皆石崖嵯峨，無竅可入。度其處，似過而南。懸崖復下，忽二農過其前，詢之，果尙在北也。依所指西北上，莽棘中果有一竅，止容一身，然下墜甚深，俯瞰之，深餘三丈，卽北崖僧棲對望處。已聞揚碑僧笑語聲，但崖峻下懸，不能投虛墜。眺視久之，見左壁有豎隙，雖直上，無容足攀指處，隙兩旁相去僅一尺五寸，可臂綑足撐下。乃左轉向隙，轉處石皆下垂，無上岐，圓滑不受攀踐，摩腹過。既至隙中，兩臂兩足若膠釘，稍動，卽且溜脫下，然卽欲不動，支撐久，力竭勢必自溜，不若乘其勢蹲股就之，迨溜將及地，輒猛力一撐，遂免顛頓；此法亦勢窮所生，非問學可至也。既下，巖寬四丈，中平，下臨深溪，前列層柱若護欄；巖內四周環壁，皆紛紜威蕤，非雕鏤所能殫。前與西崖掩映；後復得洞頂雙明竅。從中遙顧溪兩端出入處，俱一望皎然，收一洞全勝。真仙爲天下第一，此又真仙第一也。巖右一石平突溪上，由其側攀崖而北，又連闕兩龕，內俱明潔，石壁迴嵌，色態交異，如初墜處。其前崖亦有一柱傍溪起，中纖圓類

指；上抵洞頂，復結爲幢絡蛟龍，繞織指下垂，環而夭矯者數縷；內近龕處，復有石圓起三尺，拍之聲若鐘；其旁倒懸之石，皆能傳響；此皆溪東上層之崖也。南與下層並峙崖，相隔無幾。中有石壁，下插溪根，無能外渡。稍內，有隙南入，皆倒垂龍形，縱橫交折。冀其中通南崖，尙有片石，隔若鑿空。取道於此，從下層臺畔，結浮橋渡老君座後，宛轉中通，無假道於外，免投空嶮，真濟勝快事也。時雖溜下，計上躋無援，隔溪呼僧棲中搨碑者乞其授索垂崖，庶可挽之上，搨者不識外轉道，欲以長梯涉溪，溪既難越，梯長不及崖之半，卽越溪亦不能下，徬徨久之，擬候參慧歸覓道授索。因午過猶未飯，反覆環眺，其下豎隙，雖無可攀援，其側覆崖反有凹孔，但上瞰不得見，下可，因躋聳身從之，如鳥斯翼，不覺透井出。仍從莽中下山，返飯真仙巖而臥。

初四日——聞西南十里古鼎山，有龍巖高懸，鐵旗新闢，且可從真仙後溯靈壽上流，幾欲命屐，爲候搨所羈。

*松泉：按「搨」字下集成本多一「行」字。

初六日——搨事竣，始探鐵旗巖。晨餐卽行，過來時橫列之北洞及南洞，南過安靈潭，西渡

溪，從岐西向山坳半里。踰坳，路漸大。透山峽出，共一里，南越小橋，卽來時橫涉小溪上源也。橋南山半，洞北向，無奇。循麓西至古鼎邨，問鐵旗巖，居人指西北峯半。半里，抵峯之東南，又西，始見洞懸山半，開倚於前。稍上，得層級，大木橫偃級旁，上叢木耳，芝結其下，予時急入巖，不及細簡。抵巖，巖南向，正與百步塘南山相對，內亦無奇，外勝頗饒。鐵旗名以峯著，非以洞著也。因問僧龍巖所在，僧初住山，誤以沸水巖爲龍巖，指予西南入，龍巖實在東南古鼎邨後山，予不知，從僧。半里，至沸水巖下，穴東北向，滿潄水，內聲破峒，東穴亦如之，蓋其下皆中空故也。予所聞龍巖在山半，乃望高上躋，上岐兩峯，中削千仞，東西各有淺穴側罅*，終無危巖注水。乃下。東至古鼎邨，邨後山南向開洞，一高峽上穹，一圓竅並峙。卽從岐東上，皆無峽中之水，如所云龍巖者。旣下，仍由邨北舊路，過小橋，溪挾雨瀑漲，橋沒水底二尺，杖繖以渡；念小溪如此，若靈壽石堰，漲高勢湧，必難東渡。適土人取笋歸古鼎，問之，曰：「大溪誠難涉，——可不必涉；踰嶺抵溪，卽隨溪北下，止涉一小溪，竟繞出老君洞左矣。」予聞之，喜甚，踰坳，抵向所云安靈西堰，果水勢洶湧，非揭厲所能及。卽隨溪左北行，約里半，近隔溪橫列之南洞，溪遂西轉，又還西面

一獨峯，從其西麓轉北，東向趨老君後洞，靈壽大溪已東去，惟西山夾中，有小溪西來注之，上有堰可涉。循溪而東，從左越坳下，坳皆懸石層嵌，藤刺冒之，不覺陷身沉頂，手足失勢，傾蕩洪濤中，汨汨終無出理。久之，竟出坳脊，俯攀棘滾崖，出洞左蔬畦，得達洞，參慧已下榷支扉矣；呼啓者再，得入洞，若更生焉。

* 松泉按：「擘」字集成本作「缺」字。

初七日——別參慧，入城訊舟。

初九日——始得一小舟。過午，主舟者至，發舟東南行，已轉西南，共六十里，泊沙弓。

初十日——四十里，爲羅巖邨。巖在江右，層沓斑駁，五色燦列，南崖稍低，石芝堰峯頂，崖半匏窺一洞，常有勝可尋，惜來時以暑雨掩蓬，今去僅隔江遙睇耳。又四十里，柳城縣。縣南二里，江之東爲蠻攔山，削崖截江，爲縣城南障；西卽峭峯叢立，土人指爲「筆架穿山」者。棹月順流，瞬息二十里，一山兀聳江東岸，排列而南，江亦隨之南折，灘聲轟轟如雷，爲倒催灘。又南四十里，抵柳州府，泊南門，城鼓猶初下也。

* 松泉按：「聲」字集成本作「倒」字。

十一日——早入寓，靜聞未瘥，顧僕亦病。往返二十日，冀其霍然同行，加以顧僕庭弱尤甚，爲之悵悵。

十三日——出城南渡江，循馬鞍山北麓西行，折而南，循其西麓，由西南塢中登山，草沒石級，溼滑不能投足。仙弈巖在山半削崖下，門西向，正與立魚對，祇隔山下平壑中一潭。巖內逼如合掌，深止丈餘；巖右有石端聳，上迸裂成紋，參差不齊，雖可登憩，以爲「黑肌赤脈，分十八道可弈，」似未確。崖左東南上，又裂一巖，形與仙弈等，西南向；其下東南抵坳中，又迸一巖，亦淺隘不足觀。仙弈三巖，齊列山半，俱相伯仲而已。西下山麓還望*，復得一巖，亦西向，正在中巖下，巖前砥石如枰，其北石窟成峽，北透通明，中開朗可憩。出巖，西盤一山嘴，轉出東南，山半有洞西南向。登之，洞門岿然，中高穹上出，下深墜，縱橫成峽，樓殿層疊，雖不甚寬放，固以危峻逼裂見奇。入門，有石突門右，青踞若牛，背復高突一石，圓若老人首。先是，立魚僧指其處有壽星巖，必卽此。由突石左懸級下墜，西出突石下，則下墮淵削，上級虛懸，皆峭裂不通行。東入峽道中，灣環以進，忽天光上映，仰睇若重樓空架，兩崖上覆下嵌，無由渡虛上躋；遙見光映處，內門規列，高懸夾崖末，外戶

分透前山，頂此若覆帷，恨不牽繩一登。下山，東仰北山半，復有門南向，計其處，當即前洞光映所通也。下俱迴崖層互。稍東，循崖西北上，踰下崖，抵中崖，上崖卒懸絕不得上。復從前道下，更東循崖角，西北登上崖，沿崖西陟，則洞前三面，皆危壁倚空，惟此一線，盤崖可達。前有平石如露臺，內旋室方丈，四壁俱環柱駢枝，分布密嵌，西北內通一門，下臨深峽，果即前所仰望透空處也。仍循崖端東南下，南復有山鵠起，從西麓仰睇山半，懸崖穹拓，黃斑赭影，欲登無路。循山南行，得微徑，從草中東上，抵一門，外雖穹然，內僅如合掌，無可深入。望黃赭削立處，已在其北，崖嘴間隔，不可盤陟。復下至山麓，再從莽中望崖登，久之，抵崖下，崖危削數千尺，上覆下嵌，若垂空之雲，互接天半，每當平削處，裂孔一方，中多紛綸奇詭，第瑣隘不能深入。循崖脚北行，上有飛突之崖，升降石罅中，如度凌虛檻榭。披覽久之。下山，東出前峽，踰界峽石垣，又東，兩崖石皆巉嵌，叢翠倚之。共一里，出馬鞍東麓，得北來道。截大道東，一里，爲郡東門對江渡。於是瀕江南岸，倚屏風山北麓，東行里許，抵登臺山，江爲山扼轉北去，路從山南繞東麓而北。一里，有山橫列三峯，其陰卽王氏山房所倚，余昔來自雒容，從其北麓渡江者也。山南有洞駢立，南向岌然

其山倒石虛懸，內裂三峽，通外三門，宛轉迴合，惜不甚深廣。西峯之陽，復有一巖南向，皆赭赤之石，中甚淺。遂下西坡小徑，北循西麓，踰一岡，竹塢翁叢。共一里，於是東倚山麓，西臨江坡，坡上密箐蔽空，連麓交映，道出其下，行空翠中。一里，抵姚埠東門渡，由邨後南向登山，入竹塢中，篁簍萬個，俱碧玉森翔，塵喧開滌頓盡。已而上山，石磴甚峻。西南折，穿榕樹根中，又東上，過一皮石片下；石去地五六尺，崖旁平度出，薄齊架板。上爲王氏山房小樓三楹，橫洞前，北臨絕壑，勝瞻遐眺。樓後卽洞。洞高，不受櫻掩，曰東林洞。洞後分東西竅。南入西竅，稍東轉，黑陰不堪進；東竅亦從南入，轉東忽明，踰東闕出，巨石迸裂成兩罅，北透者石叢而平臺中懸，其東下隙則茅閣虛嵌削崖，四旁聳石成雲，非若他山透腹出，一覽竭致也。從洞東南躋嶺頂，石磴危峻，收望愈擴，直南盡登臺。久之，下山。渡舟適至，由東門二里，返寓。

* 松泉按：「望」字集成本作「環」字。

十七日——同靜聞輩下潯州船，以中元節無旅客，故留滯數日。

十八日——晨餐後，放舟。十里，有小山在江左，江稍東北曲。小山東爲龍船山，又西南爲

夾道雙山，乃北門陸路所出也。又五里，爲油關，江始東轉。十五里，乃轉而南。南十里，爲山門沖，卽向日雒容來渡江處；江東爲南秦山西麓，石崖迴返，下嵌江流。又南十里，爲羅峒。前有山兀突坪中，罅裂其南，上連下透，如石門；巔又一圓石突綴，作一僧，倚崖南向，肩與崖齊，頭顱上出。又五里，諸峯森叢江右。由山門沖至此，江稍西南轉。又東五里，轉而南，一崖懸突江左，層巒疊嵌，光采離奇，更有尖峯若牛角。遂東轉，五里，迴洛城涯，曰犁沖。山脈北自牛角尖直下，江流環其東南西三面，中成盤涯，宛似犁尖云。忽北轉，五里，直抵牛角山下，復轉東去，灘聲如轟雷，久之乃止，懸流迴湍，一瀉數里，曰橫旋灘，自犁沖北轉至此，若破壁出。東南下灘，五里，山漸開。又東北二十五里，至三江口——洛青江自東北來注——日已西，遂泊。

十九日——乘月放舟，五鼓抵賓江。有巖特立江左，下削上突，江因之西轉。二十里，至象州。城在江東岸，隔江卽爲象山。西二十里，過大容堡，遂西南行，兩岸始廓然無山。又東南十五里，都泥江自西南來會，江東北岸一小山，北面分聳，西岐爲兀突，東峯峭削尤甚，正對都泥江入江口，特建標以識。都泥江者，北盤之水，發源楊林海子，抵普安州，山泗城

下遷江，歷賓州來賓出於此；溯流，舟至遷江止；上流卽土司蠻峒，人不敢入；水多懸流穿穴，故鮮核其源流也。又按慶遠忻城有烏泥江，由縣北合龍江，詢之士人，咸謂忻城絕無北合龍江水口，蓋卽都泥南下遷江者。且遷江忻城，南北接壤，烏泥都泥，音聲相亂，實無二水也。又東南二十五里，東下大灘，曰菱角灘。又二十里，泊瀧邨。

*松泉按：「出」字集成本作「州」字。

二十日——放舟，五里，下大鷺灘，江右石峯復駢列出。又南五里，至武宣縣，隔江西岸山，卓立岐分，引隊南下，巖皆奇詭，若垂首引項，偃僂比肩；種種怪異。——志謂縣西有仙人山，南有仙巖山，當卽所望諸異峯也。東南十里，兩岸復擴然。又二十五里，爲勒馬堡，過此卽潯郡桂平界。南十里，兩岸山漸合。又五里，爲橫石磯，石自江右山麓橫突江中，返流倒湧，遂極瀕洞勢；兩岸連山逼束，至此爲入峽始。又東南二十五里，爲鎮峽堡。又十里，兩岸山勢益高聳，獨冠諸峯，間出石峯懸峙；江至是轉而東；其南迴東轉處，江左瞰流之石，有大書鐫石，傳爲韓督憲留題云。東北二十里，小溪自北破壁出，其內峻崖屈曲，如夾堵牆。又東，卽大藤渡峽處，南北兩岸，俱有石突立江心，昔有巨藤橫架江上，故南北兩山

盜賊，此追彼竄，得藉爲津衢，韓公雍破賊斷之，因名斷藤峽。過斷藤五里，下弩灘，遂南出峽口，一水自東來注，曰小江口，合而西南下，勢甚峻急；蓋北自橫石磯入峽，南出弩灘，其中山勢迴逼，正如道州瀧江，嚴州七里瀧。但此峽相去六十里，始入爲東西峽，中轉爲南北，絕無居廬，叢木虧蔽，兩旁悉猛獠窟宅，故得因勢展暴；使刊木開道，則亦丹崖鈞臺，勝概相麗矣。出峽，西南循山下，十五里，抵潯州府，日已暮，泊於北門。

*松泉按：「南出」集成本作「南山」。

二十二日——留靜聞願僕寓潯之南門，覓擔夫爲白石，勾漏，都嶠三山遊。從驛前南渡鬱江，八里，至車路江，小水自東南西北入鬱，郡舟上水可抵此。又南二里，爲石橫邨，南望白石山與獨秀山，各挺峙三十里外，——實尙六十里而遙，爲山道迂複也。邨南二里，得迴石一壑，清流中瀦，石皆玲瓏迸裂，爲蕪原生采。更南，匯潭益盛。東有山自南抵北，從其西漸升而南，益迸穴，平地陷，爲峽爲井，中悉叢石合嵌，淵水澄其下，蓋地中二丈下，皆伏流潛通，石骨阻互，偶骨裂土迸，則石出陷成穴云。又南二十七里，抵姚邨，依山匯水，真山中樂墅也！渡小溪南踰嶺，五里，爲木角邨；邨在白石山北麓，去山尙十里。炊宿山邨。

春舍問。

二十三日——東南越嶺，岐徑望白石趨。其山峯攢崖絕，東北特聳一峯，爲獨秀，孤懸峭削，上齊白石頂，下則若傍若離，直剖其根，崖石獨多赭赤色。五里，路漸沒草間。嶺半，得一山家，傍舍植芭蕉甚盛。趨問白石道，尙在西南。由其左登山，東向上，南轉山脊，五里，度坳稍東，卽南折直抵山北麓，獨秀已不可見，惟危崖盤削，下多平突之石，盤互疊出，又作一態。直上抵崖石下，南出，共二里，爲三清巖。巖西向，橫開大穴，闊十餘丈，高二丈，深及闊之半，石特平燥，不作紛紜瀝勢；卽白石下洞也。又南半里，爲大寺，後倚崖壁；寺左水自半崖下滴，曰圓珠池，池無他異。接志，山北有漱玉泉；西事洵，百粵風土記俱謂其泉暮聞寺中鐘鼓，輒沸溢起，止則寂然，詫爲異；及抵白石寺，并漱玉名不知，何況聞鐘聲沸？——非寺僧之蠢，卽著書附會之談也。遂由池前，南循崖壁行，已東上入石峽，峽兩峯中剖，上摩層霄，裂罅相距不及丈，磴懸其中。時有巨石當關，輒置梯以度，連躋六梯，始踰峽登坳。坳南北猶重崖摩夾；稍北轉，循坳左行，則虬木叢篁，迷雲暗鳥，身度霄漢上，不知午日之中。東嶂稍開，始見獨秀峯東北立；東南塢中，又起一峯，正與獨秀對

峙，高殺三之一，宛然蓮蕊中擎，但四面爲諸峯所掩，惟此得視全體耳。又北攀懸崖上，木根絡石間，爲梯爲紐，得受手足緣躡。已轉一壑，礪自山頂西向墜峽，纍搗潭穴。峽南復懸梯上登，宛轉三梯，東行平岡間，外則萬仞下削，內卽絕頂漱根之峽，內外皆長松一道，深碧間，日影下墮，風烟縈漾，閃映萬端。林盡，鑿石成磴。躋磴轉，會仙巖呀然南向矣。巖皆黃赤石，上下開穿，內漸湊合，無紛紜滴瀝，與三清同而地位高迥，已窮極幽暢。乃從巖右躡削崖，凌絕頂，崖雖危削，盤阻處中有子石，鵝卵大，嵌突齒齒，上露其半，藉爲麗趾級。不覺一里，已踣出峯頭，東向與獨秀對揖。此峯正從潯郡來所望獨秀西白石絕頂。獨秀四削如天柱，非傅翰不能翔上。此峯三面亦危崖特立，惟南面開罅，梯隙得躋，頗似大華三峯，上分仙掌，下懸尺峽，透險踰虛：此真青柯嫡冢，他未見其比！卽桂朔柳融諸峯，非不干雲直上，然石質青幻，片片芙蓉攢合，竅受躡，痕受攀，無難升陟；此則一劈萬仞，雖曲循隙竅，何啻踏空自奮也？獨秀蓮蕊二峯，爲此峯門戶；其內環壑深塹，虧蔽日月，重岡間之，人無至者。久之，上會仙，歷三梯，三里，至峽坳之上。峽南一石倚崖起，下有線罅，穿其中，僅容側身進；其上或連或缺。旣而漸下，南轉出罅，飛石上下懸嵌，危不可躋。返

出石峽坳，倚石側，復有道上出石端，危懸殊甚；攀根引蔓，僅躋其端。透入石闕中，卽倚石西盡處，與前崖夾成闕。穿出闕南，抵飛石南懸之上，瞰前罅正在其下。遂攀登倚石頂，則一臺中懸，四崖環峙，上又連者如橋，缺者可瞰如井。下峽坳，歷六梯，一里，西出峽；又一里，北返寺。

二十四日——西向下山，三里，過周塘邨，倚山環池，樹木掩映。南七里，爲麻峒墟。又二十五里，宿中都峽。

二十五日——南二十里，下核桃嶺，大溪自南來西折去，卽潯郡西繡江上流也，發源自平山墟，乃大容山西北水。大容東西有兩繡江：一南自廣東高州，北至北流縣，合大容東南水，經容縣注於鬱，此容縣繡江也；一卽此水，爲潯上流之繡江。循溪三里，涉流渡江，水及腹，爲橫塘渡；潯郡南界止此。江南卽鬱林地，屬梧州西北境。由江南岸溯流踰嶺南，五里，過白堤，亦深山奧境。溯溪右南行，八里，得大寨邨。自白堤至此，山迴谷轉，夾塢成塘，溪木連雲，修篁夾翠，宛然避秦處也。

二十六日——西南十五里，過箬帽山；山稍開，南見大容。又五里，爲平山邨，東望大容，

在三十里外，猶有層峯間之。南十里，轉峽西出，爲勒菜口，於是山分兩界，大容東北峙，寒山雄倚西南，排闥東南去，中成大塢，溪流南注，爲羅望江源。十里，過馮羅廟，廟南峽愈開，寒山南盡，而大容東轉，於是平疇擴望。南有岐，東涉羅望江，循大容南麓過陸馬廟，東四十里，可出北流縣；予取鬱林道，南十里，止松城墟。

二十七日——十里，抵鬱林州。州西南一里，南流江自東而西，其流較羅望爲大；涯下泊舟鱗次；上有堤，內環爲塘。堤下臥石片片，橫列涯間；紫泉在堤下石片中；石南北夾成橫罅，橫三尺，闊二尺，東迴環而西，缺其南，水從底上溢瀦其中，停泓者三尺，上從南缺處流瀉去，時見珠泡浮出水面。泉之西有石梁曰南橋，跨南流江。橋北文昌閣，當江流環轉中，虛敞可眺，爲此中勝覽；橋南爲廉州大道。予由岐溯江岸東行，水月巖道也。東北共二十三里，踰山峽東下，峽東石峯森森。自北而南，出峽，循西土山東麓而北，一邨倚山東向。又北一里半，東轉得龍塘邨，邨踞岡脊中，其南水南流東去，其北水北入水月洞。由其東又北一里半，直東抵石山中峯。度石橋而北，則上巖西向，高穹山半。上巖者，水月洞南倚山憑虛之竅也，石山自東北來，南引而下，一支中出者。西瞰平蕪，削崖懸竇層結，皆不甚深，

而此層最下，亦極擴。環峯石皆青潤，獨裂巖處色變赭赤；石質尤窮極神詭，尋丈之間，穴穿蓋偃，無不具足。巖前架廡當門，敞其上，不使掩巖勝。由巖右腋穿竅上，復出一層，如偏閣，其左腋可環柱出。柱側緣崖上躋，轉出巖末，復得巖西向，自分左右兩重，左重在下，垂柱裂竅，仰睇上，卽右重也，然歷磴無階。由外北躋，始入右重，閣綴絕壁，與左層翼對增妍，皆巖之中層也。其上削崖絕頂，尙虛懸一重，級絕攀躋，惟供矯首耳。水月洞在上巖北，地稍下。龍塘水經石橋，北過上巖，乃東向搗入水月洞。洞門亦西向。路由其南，水行路北相沿入，水北透後洞出；前後洞門，一望通明；水旁蹲石夾流，兀突俱作獅象形；洞頂垂石夭矯，交龍舞璃，繽紛不一；其水平流洞中，無真仙巖之大，兩崖亦無其深峭，可摹裳涉溪。崖右有一小水，南自支洞出，爲陰洞——左則沿溪笋乳迴夾，上亦裂門綴穴；層閣之上，又匯水一池爲奇；此明洞以內勝也。後門崖口，列大柱數條，自門頂合并倒懸，洞內望之，蜿蜒浮動；此明洞以外勝也。陰洞乃明洞旁穴，中又分水陸，流不甚大。東南自牛隴又開一門，穿山腹至此合明洞。湖流南入，半里，洞漸沉黑，崖益斗，水益深，結筏積炬，曲屈約二里，出牛隴；此陰洞水中勝也。從陰洞溯流始，崖左嵌石下，竇甚隘，匍匐下穿

，引炬而前，忽巋然上穹，上下垂聳盤柱，詭狀百出，升降其中，洞心駭目，遽曲莫盡；此陰洞陸中勝也。是日，予抵上巖，已過午，道流方扁戶出，予坐崖下荔陰間。久之，道流罷釣歸，即促其束炬爲水月遊。既入明洞，篝火入陰洞，道人不隨支流入，由其側伏窪穿隙，遍收陰洞陸崖勝，中崇宏幽奧，森羅衆詭，凡五易炬，出。欲溯流窮水崖，道人以無筏辭，請別由牛隴探其後崖，不必從中出也。乃出明洞，涉水，窮左崖之勝，仰睇後洞諸垂虬舞龍石。出飯上巖，宿。

*松泉按：「土」字集成本作「上」字。

二十八日——予曳杖窮最上巖，下憩右竅偏閣中。既午，循山而南，至昨來所渡石橋，橋側東折入峽中。是山石峯三支，俱鋒稜巉削，由東北走西南，中支爲水月巖所托；是峽則中支南支相夾者；南支多削崖裂竅。予來時循其西麓，詢之土人，皆曰中不甚深，今故從峽中。轉其北，得平窪一圍，羣牛散寄其中，知爲牛隴。窮隴西北，水匯成潭；陰洞後門，即東南臨潭上，四旁皆陡石無路入，必涉潭乃登。洞甚虛敞，隨水西入，漸北轉，石崖成峽，水亦漸深昧，與水月陰洞所見等，雖未徹其中，兩端源流悉見，可無煩暗中摸索也。洞門右崖，

馬蹄痕莫紀其數，疑卽志所載天馬洞。出洞，益遵峽而北，東西兩界，峯石翔聳，蔚成霞綺。二支北盡處，北支又兀突起，與中支北麓，對峙成峽。下有三洞南向：上蒸雲流電，閃爍陸離；東畔二門駢列，雖懸乳繽紛，俱不遽進；其西畔一門，孤懸峯半，洞門嵌空，中忽淵際，深且數十丈，宛轉內透，極杳渺之勢，但兩崖直削，無級下降。踞崖末望之，飛鼠千百成羣，見人蓬蓬內竄，聲傳遙谷。出洞，望中支西北山嘴，頗近，以爲由此穿水月後洞，抵上巖甚便。趨一里，至其下，攀陟山岡，則巨石飛聳，中都蔓絡，脚嵌沉淵底，遙探洞外諸奇石，杳不可見，卽溪流破壑出者，亦盡沒其跡。乃仍出，向峽返上巖，復至水月後洞，眺望所陟路斷處，尙隔一峯嘴也。

*松泉按：「斷」字下集成本多一「虛」字。

二十九日——由上巖過牛隴，共三里，出峽，有兩岐：直北循北支石峯東麓者，爲北流大道；東向踰嶺者，爲間道。乃從東岐，二里，抵塘岸墟——墟爲陸川北境，北轉卽北流屬。二十里，爲橫林邨，北石山一支，自北而南，叢簇尖翠。予初望之，以爲勾漏在是，漸近，路出其東南，西望而行，秀色飛映。蓋此山在北流西十里，勾漏尙在北流東十里也。自橫林共

東北十里，抵北流縣。縣當大容南面之中。山脈由大容南下，曰綠藍山。水分東西流：東流者爲北溪，循城東，下登龍橋，入繡江；西流者卽南流江源，西南合水月洞水，經鬱林南門，西合羅望定川諸水，南下廉州入海。是縣實爲南流源，其曰北流者，以繡江東自粵東高州來，至此始勝巨刃，東過容縣界，合洛桑渡水，經容邑南門，下藤縣，北入鬱江去，非謂北流源此也。縣西十里爲鬼門關，東十里爲勾漏山，二石山分支聳秀，東西對列，而鬼門顛崖邃谷，兩峯合立，路經其中，勝與勾漏實相伯仲。予自橫林北望卽奇之，不知爲鬼門也，至縣始悟，已從東南越之過，以不及經其下爲恨。出縣東門，飯於沙街。北出隘門，抵北山下，循南麓東行，五里，度溪橋，入石山夾中，南爲望夫石，卽黃婆巖西垂山也；北則石峯逶迤，愈東，石骨益瘦，疑卽獨秀巖所托，今已失其迹；峯東崖大書「勾漏洞」三字；此南北二石峯俱東拱寶圭洞。予東行夾中，凡五里，石山迴合，中復突一峯，勾漏庵正倚峯南麓，其西隅卽寶圭洞。庵頗整潔，內堂三楹，西則葛令也。葛像綸巾朱履，飄然欲生。前庭佛桑盛放。乃令道人多覓竹束炬，爲明晨遊具，道人欣然願前驅。

八月初一日——先作寶圭行，約道人肩炬篝火後至。洞在庵北半里。庵後先有兩巖，一南向

，一西向，望之俱淺；寶圭更在其北。漫流自西北來，東向直漱山足，北涉之，登山，抵洞門。門西向，左開巖軒敞，平臨西峯，右則深入窪嵌下，一石柱當門端，石斜飛磴道。由其側，下至洞底，交關爲四岐：由東入，由南入者，二岐俱深黑；岐而虛明，則一西向豁，一北透焉。西向豁者，卽正門所由入，內與東岐黑穴對；北透者，偏門另啓，正對南岐黑穴也。岐交於中，成「十」字。東岐之南，頂側忽倒垂一葉，平度半空，外與當門柱適對，上下憑虛，各數十丈，卷舒懸綴，薄齊蟬翅，葉間復分開竅竇，若眼之決眚。由東岐南崖攀級上，抵葉根垂蒂處，盤旋蒂側，出葉間，踞孔坐其上。坐久之，復盤蒂下向北透岐，岐中一乳倒垂，長數丈，水由其端涓涓下。更北入峽中，右則窪而北出，爲下門；左復稍高北度，疊成上閣，閣前平臨西北，亦有乳柱界其中：此明洞西北二岐也。道人負炬至，爇火先入南室，兩旁壁峽起，高而不廣。入半里，側皆裂竅垂柱，少進，忽下墜成淵，由洞抵水，深二丈，水之深，不知其幾也。兩崖俱無可著足。南眺其內，宵黑莫竟。促道人涉淵，言水深曾無徒涉者；促之覓筏，則又云隘逼曾無以筏進者。『然則若何可入？』曰：『冬月水涸，始可墜崖涉。』『入何如？』曰：『內甚深，能見明而不能升也。』予聞之，悵甚。捫石投水中

淵淵不遽及底。旁燭之，仰見左壁有旁通隙，入則漸東無餘竅，乃下。返出四達處，更入東穴，初兩旁亦成峽壁，下漸高，中闕如堂皇，稍北而東，徑遂窮；比之南竅，雖有穴宛轉，深不及其半。乃謀爲白砂洞遊。道人復肩炬束火，從北透偏門下層出，循山西北麓行，始見其山前後兩峯，駢立而中連，峯西南突者，卽寶圭，東北峙者，乃白砂所伏。白砂亦前後開洞，前洞北向高敞，分爲三門，兩旁峻懸，中可俯級入；後洞南向，高隘僅通一線，前對寶圭背，東卽二峯中連脊也。先經白砂後洞，草沒無徑，道人不之入。北去一里，東北轉，繞山北麓，南躋前洞，入門卽窪下，數十級及底，仰視門左右，各有隙高懸，卽所謂「左右門」也。逆光流影，豐照四徹，然虛嵌莫得攀躡處。從洞中東轉，頗崇宏，漸窮漸黑。予遍探四面，無深入路。出，促炬命導，仍入其中，以火四面燭，旁無路也。導者忽從南壁下，投炬蛇伏入——竇高不踰尺，廣如之——旣入，忽廓然盤空，衆象羅列，方瞻接不暇，而崇宏四際，復旁無餘隙，透東轉南；條開條合，凡經四竇，皆隘若束管，薄僅透屏，故極隘忘窘，屢經不厭其煩也。旣而東崖之上，大書「丹砂」二字。南有岐，入之不深。出向西轉，再南，則天光四射，後洞門在望矣。導者欲仍從前洞返，予強之出後洞，見寶圭後峯特立，爲當

門屏。乃西南披草棘出坳，仍過寶圭北偏門，將及庵，東探清泉巖，卽前所經南向巖也。還飯庵中。下午，探近山諸勝，西南入黃婆巖。黃婆巖者，寶圭西南諸峯所裂巖也。其山西自望夫石東來，巖當其東北隅，與寶圭東西對，稍南遜，巖門外極危聳，黃崖綴其中，巖頂峯石，分歧發異；惜內無深入竅。西抵望夫山西麓，環觀東西南三面鼎立諸峯，巒岫無出黃婆一面者。按其攢簇之勢，疑卽志所載巫山寨云。已乃循黃婆東麓，南抵東南隅，石罅懸峭，片片飛雲綴空。自外崖攀峭石上，歷罅隙，屢出層空，達峯頂，遂盡發其危嵌態。下山，轉循南麓，峭崖穹立，石色雄赭。乃東由營房，橫過勾漏庵後峯東南角；蓋寶圭所托之峯，南面駢立而中連，西立一峯，卽庵後清泉巖所倚，東立者與之比肩南向。循峯東麓北行，路左得一東向巖，內頗深，漸縮如牛角。出洞又北，清流一方，淙淙自亂石中出，上皆草石蒙茸，莫辨其自來。忽一少年至，曰：『欲覓洞乎？其上翳草中，二洞相距數十丈，可探入也。』予亟攀棘踐刺覓之，深蔓中，洞門果穹然東向，外爲蔓石擁蔽。入洞，卽隕然下墜。俯瞰之，有溪自南而北，貫其底；崖勢峻立，非攀緣可下。四囑其上，南崖有墜而未盡者，片石懸空，若棧道架壁，闊不盈咫，而長竟墜處，直達西崖；但中棧有二柱駢立，若樹柵斷路，

外一柱已爲人截去，下存尺許，可跨而過，但其處益狹，必以兩手握內柱，外柱始得越：臨深蹈險，莫此爲甚。過棧，達西崖，與洞門正隔溪相向。乃明炬燭之，崖之下，深墜與外崖等，上則垂列乳柱，廻錯開闔，疎樑窈窕，深入猶徹外洞光。乃出崖臨溪，從深墜處投空下，低溪中，仰視洞頂高穹，延照內映，側棧凌虛，尤增飄渺。深溪水不及膝，南從崖脚湧出，北墜崖去，卽由此東出，爲亂石泉源也。於是從南崖溯流入，穴極低，垂覆水面，距止尺，遂衝沫過額。南入數丈，望前有流光熠熠。又南數丈，洞復穹然高盤，轉而東西橫貫，上則東關爲外門，門高聳，與前所入門等勢。時從人亦至，乃令其以炬更前，西向溯流，洞愈宏放，流益深闊。又數丈，石砥中流，登石內望，洞闢如廣廈，淵潭四際，其下以杖測水，不竟其底；不知更幾轉，得抵寶圭南穴前所望深墜處也。返步，隨流，仍抵東關外門下，從人將垂首及膝，腰橫炬匍匐，北向低穴出，予止之曰：『此門雖峻，與先所入者無異，不若攀空躋危，竟登此門爲便。』遂攀崖出洞口，門亦東向，與所入門比肩，特翳於突石連蔓，遂相顧不見。洞外循左崖平出，返眺門頂，又上關一重，惜無躋級。蓋北洞與室內羅，此洞外綴層樓，所異者此耳。遂一以北洞上登法而下，崖半石隙蔓影中，彷彿并北洞見之，迨極

下仰眺，仍茫然失所睹矣。乃自東南山角共一里，入勾漏庵。

*松泉按：「蹶」字葉氏本作「其」字。

*又按：「後」字集成本缺。

*又按：「立」字葉氏本缺。

*又按：「南」字集成本作「遜南」。

*又按：「按」字集成本作「接」字。

*又按：「與洞門正……」集成本作。「與洞正門……」。

*又按：「穴」字集成本作「峽」字。

初二日——錄詩寶圭者竟日。

初三日——飯勾漏，即東北行，由營房轉山之東南角，過亂石透泉處，徑草坡，五里，越坡，一塘匯水，環浸山谷。度橋，約二里，堰塘愈大。石峯至此東盡，山北隙中露大容，蜿蜒爲列屏。又東十里，水自西北大容來，東南入繡江，爲容鬱分界，曰洛桑渡。水頗急，以藤橫跨西崖上，繫船於藤，渡者引藤就進，謝絕篙楫。又東二十五里，爲景清新橋，則大容東

峯，巍然北臨若負辰。又五里，入容縣。出城南門，門外繡江自西而東，西南合渭龍江，北出藤。渭龍源出天塘山，北向石寨邨，始入繡江。渡江，南十里，宿古樓邨。

*松泉按：「合」字集成本作「向」字。

初四日——西南循大道，盤都嶠而過；蓋都嶠北俱削崖懸互，無級可階，必繞出其南，始可北向以登。共五里，過石寨邨。又一里，抵石嘴鋪。鋪東南八里，有黃土巖，不及登。東度一橋，始從岐北向上山，循池東上，五里，抵南山寺，——古稱靈景寺。大巖倚東崖，門西向，外欄高垣，設蓮座於中，雖云寺，實巖也。蓋都嶠北穹高頂，南分兩腋，如垂臂直下，下兜成塢，清塘一方當其中，兩腋石崖，皆重疊迴互，一巖甫斷，復開一巖，層穴之類，復環層穴，外列多門，如絳帷紫幄，紛披競綴。靈景爲東腋首巖，最高而大，高三丈五尺，深五丈，橫闊十餘丈，兩端稍低，中穹如半月。北有三巖，皆西向，差小。三清則當分股兜合處，巖高深橫闊同靈景。東有南向二室，與西向巖易隅齊列。其西有飛巖，則南轉東向，爲西腋戶，迤邐南下，與靈景分門對峙若兩廡；此下層也。三清上又列重門，爲中層，無緣陟道。其上又啓一巖，爲上層，是名寶蓋巖，高十五尺，深二丈，闊五六丈，後倚峯頂，地愈

高上，獨當中幹，平臨兩腋巔。再上，卽中盤頂。上午，先抵靈景，門外竹光旁映，巖中霞幃高張，心樂其幽曠。僧留午餐。聞三清觀道者已他出，竟止寺中。

初五日——由巖右北行，歷西向三巖，盤磴上，入南向二巖，共里半，然後抵三清巖。巖孤境寂，樹拂空明。又西歷東向虛巖，乃仍返西向三巖間，取道北上，又一里半，沿躡崖末，抵寶蓋巖下。視中巖嵌入足底，而下巖三清，樹杪若浮空載之者。巖左循崖躡石，石迴互如盤髻上突，俱不中空，雖峭削無容趾級，而子石嵌崖，一同白石絕頂，可緣之上。上一里，遶凌頂。乃知是山東西駢列，惟三峯最高，皆北聳南俯，此其最西者也。迴眺最東，層疊更多，但不及此峻耳。北又橫突一峯，爲此峯北護，——卽縣南望之趨者——其北面峭削特甚。西則旁插一峯，頗尖銳，爲此峯附。西北兩附間，下開一門，內環爲峽，乃北護山與西高峯夾而成者。峽中又突幃中盤，爲當門屏。由屏東進峽南轉，則東西二高峯交夾隙也，迴合甚深曲。乃從舊道下至靈景巖，飯石嘴鋪。北過石寨邨，東望峽門窈窕；聞其內山半有竹簡巖。遂東向峽門入，一里，抵當門屏下，其南面裂垂罅，削爲三崖：西則下屬北護峯與之並起；東面危崖獨展，與西高峯麓，相對成峽；峽南堰水爲塘，環匯南罅三崖下，西附小崖，

卽椎立於南。塘上一家結茅居之，環戶以竹，致幽甚。由此渡峽，東上西峯北麓，一里，越嶺少下，下又成峽，細流南向，直墜椎立小峯腋。溯流北入，湖壁叢森，藤竹蔭其上，菖蒲覆石嵌水，根葉交加，足之所投，知菖蒲不知爲石也。緣湖上東南躋嶺，共一里，飛石二丈當道。懸梯入，則竹簡巖在其北，兩巖並列，門俱西北向，高爽殊快；南有飛泉外墜，巖下崖直達湖底。計巖後卽西高峯絕頂，當與三清巖胸背值，若由此置磴，可先登峯頂，次第下諸巖也。返至環塘西，探南面裂罅，罅相距五尺，兩罅並起，界崖爲三，俱危懸絕峭。仍東抵危崖獨展處，循崖北行，夾澗藤樹密冒，深綠空濛，徑西飛巖千尺，蟲影流空，隔絕天地。若不有此行，止謂都嶠南北峭秀，可一覽罄，幾失此幽邃！凡二里，危崖北窮，與塢西轉，卽當門屏北麓也。較南麓三裂崖，稍遜其峻，亦環互成塢焉。略乃捨塢東向，復登嶺，嶺乃西高東北支，北走屬北護峯者。踰嶺，復開南北塢，塢東乃中高盤互，上亦有巖懸綴，下與西高夾爲此塢，北更有重崖間之，南則灣環以出，不知所極。旣而南見兩三家倚西峯北麓居，則石背邨也。時日已下逼，抵縣尙二十里，亟返出石寨邨，北過古樓邨，昏黑中抵繡江南淮，叩昨來炊飯家宿。

*松泉按：「頤」字集成本作「爲」字。

初六日——出容縣北門，卽西行，已復北轉，循大容東麓十里，水自西北來，東入繡江。*三渡溪，循溪溯流，行夾谷間，五里，爲石頭鋪。復亂流涉水，山勢愈夾。西折入山峽行，透峽，共五里，山復開爲李邨。度一橋，更入幽阻，盤折山峽間，樹蔓壑底溪流，藤箐沉翳，攀首不見天日。五里，躋嶺，復盤折其上峽。又五里，山迴谷轉，瀦水滿腹浸山脚，皆平溢不流，左右幌漾，真山棲佳勝處！南出峽，水遂西流爲水源——蓋大容北下脈所盤夾成者。西北二里，至同山墟，山乃大開。西轉，仍見大容西峯，巍然穎出也。又五里，止雞黍山北塢秦鞞邨。地多大竹，裂竹片大至尺許。

*松泉按：「江」氏葉氏本「缺」。

*又按：「樓」字集成本作「樓」字。

初七日——西北七里，踰長嶺，始北望白石山在重峯外。又八里，爲平地墟；西羅江自東南北注，源出大容西北，至此始勝舟，東兩日程，出頭家寨，下繡江云。又十五里，抵羅秀。北三里，將至盧塘，道旁空樹一圓，出地一尺五寸，圍大五尺，中貯水一泓，水面上不盈圍

者五六寸，下浮出平地幾及尺，澄碧涵瑩，杖抵之深不可測，珠泡沸沸上發，屢斟出之，輒齊舊痕，不與地平，尤爲可異。又二十里，渡大水河，抵陳邨。

初八日——西北八里，上一嶺，正西瞻獨秀。下山，二里，爲陳沖，已出獨秀東北，正予昔登白石頂東望深塢中聚落也。又三十五里，至陳坊墟，宿。

初九日——西十里，渡鬱江，返潯郡寓中。兩病人比柳州時少有起色。橫州船以明晨早發，遂攜囊下舟候。

初十日——未明發舟，曉霞映江，從蓬底窺之，如行紫絲步障中。三十里，望白石山亭亭峙東南，甚迫。西北三十里，泊鎮門。

十一日——二十里，爲白沙。又五里，登涯，向羅叢巖。東北里許，北望數峯叢平疇中，南一小峯如立指，中三四峯東西駢立；再北，一石峯稍低而橫互，卽羅叢所倚也。由小徑四里，透小石峯峽。又三里，北抵羅叢巖，門南向。索炬同導者入，洞頂高處，盤窩成蓋，又倒石捲空上垂，但無登處。北入五六丈，遂分東西內外洞。西外洞亦南向，擴然透明五六丈；由西竇北入，則西內洞矣。其內時夾時開，時高盤，時垂下，覆頂平若幕，裂隙成紋；至石

形之異，有疊蓮綴空，挺笋特立者，隨處布置，不專以乳柱見奇也。計里許，北過一隘，西轉有峽，北透天光。時數炬更盡，不復能由內洞返，北躋後洞出，穴北向，從中匍匐出洞。已下北麓，循麓東行，過東北隅，導者指其上列竇曰：『此東洞後穴也。』予即欲從之入，導者曰：『無炬，須仍由前洞攜炬出。』從之，環其東麓，麓東一峯圓峙，高踰此山，竅穴離披；導者謂『都無深入竇；然其北有石一枝離立起，不由此不得略也。』復入東前洞，縛炬內遊，乳石奇變，與西內洞等，而深止得半，不若西屢轉愈擴也。東崖上穴駢迸；亟躋上，則有門三穴聯翩北向，而下無階級。導者謂從其內西向躋暗夾中，有道可出，然愈上愈隘，不若仍出前洞也。出。飯後，導者復肩炬，爲水洞龍洞遊。水洞在山西南隅，門亦南向，中寬數畝，潭水四際深不測；其外淺處，紫碧浮映，日光所燦也。洞左右俱有重崖，廻環潭上，可循行以入，各抵潭北；崖插底，兩路旁絕，上無歧穴，不識水洞何所止？出洞，循西麓北，轉東得龍洞。洞在山西北，西後洞西，門亦北向，中有水夾，其上片石，東西交成天生橋焉。五丈以內，又度一梁，篝火入，西穿石柱，夾漸大。南入可半里，路窮下黑，乃多燃火炬照耀之，亦有深潭一泓，蓄水莫測，其大更逾水洞，投石沉沉，亦止而不流也。已而熄

炬消燄。南望隔潭深處，杳杳光浮水面，導者神以爲怪光使然，予謂穴影旁透，導人曰：「昔邨人結筏窮之，至其處，輒不得穴，安所得倒影？」予曰：「此地深伏，雖去洞頂甚遙，然由門南出，計去水洞不遠，或水洞之光，由水中深映，浮筏者但從上矚，不及悟光從水出耳。若係靈怪，豈有自古不一息者哉？」乃復明炬出洞，別導人，西南十里，抵安祿營，爲潯貴兩縣中道處。蓋羅叢巖西北有崇山橫亘，其東北自潯之西山，直西南接貴縣北山，二山兩角高張，東西相距幾百四十里，中間峯巒橫疊，翠環雲繞，頗似大容。大容爲鬱江南條山，界黔鬱兩江間；此山爲鬱江北條山，亦界黔鬱兩江間。貴縣之倚北山，猶鬱林之於大容西嶺；潯州之倚西山，猶容縣之於大容東峯；皆東西突聳兩角，中則連互焉。第大容東西八十里較近，中有北流縣界其間；茲山較遠，而別無縣治，惟今安祿營爲中界耳。

*松泉按：「從」字葉氏本作「僅」字。

*又按：「浮」字集成本作「溪」字。

十二日——自安祿西南二十六里，直抵石山下，爲平碣營。營東石峯峭立，曰大巖山。巖甚巨，中容數千人。南又突一小山，上有平石，架若橫橋，其下透明出；小山西爲馬鞍山，亦

峭聳起：皆平碣近峯也。南望銳鋒若筆架，若卓椎者，在數里外，望之趨。三里，度石梁；又南，十二里，直抵衆遙峯西麓，曰劈竹鋪。眺路左諸峯，分岐競異，卽貴縣東山也。又西南十八里，抵貴縣南門，則大江在其下。靜聞與顧僕所附舟，已先泊南門久。下船。迫暮放舟，乘月西行，不五里而泊。

十三日——行十里，西抵西山南。東南轉，十里，爲宋邨。由貴縣南至南山，十里；南山至宋邨，亦十里；舟行屈曲，水路倍之。予先擬一至貴縣，卽往宿南山，來朝從南山間道候舟；詢之舟人，旣不得地名，且云舟將連夜發，遂不得行。及發，不過十餘里卽泊。今上午過宋邨。悔不從初所擬至此登舟也。又四十五里，夾江兩山起，溯之入。又乘月十五里，泊香江驛。

十四日——過烏司堡。已十里，爲橫州界。

十五日——掛帆三十五里，抵橫州南門，猶上午也。是日爲中秋節。以行李及兩病人入南甯舟，予獨入城。傍江而東，二里，抵下渡。渡南岸爲寶華山道，道甚大，共十里，過蒙氏山莊。又一里，東向入山。二里，抵山下，披叢入之，寺尙在半山。渡澗拾級，又半里，得寶

華寺，門西向，寺旁無他勝。問所謂山後瀑布，僧謂：「墜自後嶺，高百丈；峽爲叢木所蔽，行絕蹊徑；望之無所睹，惟從嶺而上，可聞其聲耳。」予乃曳杖上嶺，自巔至峽，皆紛植蔽虧。予直造山頂，風瀑怒聲不止，瀑果不可見。嶺南下五十里，卽靈山縣矣。乃返寺，宿。

十六日——自寶華下山，十里，望東北鳳凰諸石峯在三十里外，路遠不及往。遂西抵州，由上渡渡江，入南甯舟。

十七日——舟西南行，四十里，抵陳步江——內通小舟，欽州鹽俱從此出。是日，靜聞病轉劇。

十八日——舟至是多西北行，旁皆土山繚繞；蓋自入鬱江，惟鳳凰山石崖駢立瞰江，餘皆土阜耳。又三十五里，泊江西岸。

十九日——平明行，五里，過火烟驛，爲永淳縣界。於是舟北轉，歷十二磯；磯在江右涯，盤石橫突江畔。又四十里，抵永淳南門。

二十日——北繞永淳東，旋西繞其北，江幾環城四隅矣。於是始西北行，共四十里，過伶仃

水。五里，泊。

二十一日——西南五十里，八尺江自西來入；江發源自欽州，通舟可抵上思州。遂西泊黃花驛，——驛去南甯府尚五十里。

——八月二十五日至九月二十日，凡游南寧者，皆缺。——

三

丁丑九月二十二日——余自南甯崇善寺別靜聞，下太平舟，泊建武驛。

二十三日——下午，始解維；行八里，泊窰頭。

二十四日——放舟西，五十三里，爲右江口。右江自北，左江自西，至此會。聞右江之流，

溯湖州而上，舟至白隘止。由右江口北望，其內俱高涯平隴，無崇山爲間；而左江南岸，則衆峯內突兀一圓阜，頗與衆山異矣。西入左江二里，泊大果灣，乃兩江中交脊盡處，北有小峯三，石圓互如覆鐘，——山至是始露石形。

二十五日——西南二十里，爲楊美，石嘴錯愕臨流。又二十里，泊金竹洲上流野岸。

二十六日——西南十里，過蕭邨，入新甯州境，石山復出，若屏列，若角挺，瀕江兩岸，奇石棋置，競露崢嶸。又五里東折，江南岸穹石成洞，外裂多門，如猛獸羣立，空其跨下；北岸則斷崖爲峽，飛梁駕其上兩端。又五里，仍西南轉，與石山倏忽向背，兩崖突石愈奇，上下覆嶮，如劈雲，如肺葉降垂，紛幻沓換，但崖洞未甚深擴，竟成閣殿耳。又十八里，石山始在江南岸。又三里，西透兩山腋，兩岸始石山對列。舟挾江北石峯，北轉而循其西麓，於是東岸之南峯，列三洞，門北向，北駢立兩崖，崖壁兩疊，疊各有洞；是名獅巖，南向爭雄。北三里，直抵獅崖下。乃南轉，二里，又西一里，逼一尖峯下，仍南向。西岸復有駢崖平剖，巍臨江潭者，筆架山也。而東岸石根愈透聳。共三里，過象石下，泊新甯之西門。自南甯來，過右江口，岸山始露石；至楊美江，石始奇；過蕭邨，入新甯境，江左始有純石山；

抵新甯北郭，江右始有對峙之岫；舟行峯石中，如梭度緯，應接不暇。且江抵新甯，不特石山最勝，而石岸尤奇；蓋江流擊山，山削成壁，流迴沙轉，雲根迸出，或錯立波心，或飛嵌水面，皆洞壑層開，膚痕縠纒；江旣善折，岸石與山，輔之恐後，益使江山兩擅其奇。余謂陽朔山峭瀨江，無此岸之石；建溪水激多石，無此石之奇；雖連峯夾嶂，遠不類三峽；澳泊一處，促不及武彝；而疎密宛轉，在伯仲間；至其一派玲瓏通漏，別出一番鮮巧，足奪二山之席矣。

二十七日——西南行八里，江東岸石根，空中上覆，已屬創境；忽一轉，雙崖前突，碧石高連，下闕如閭闔，更巧幻中雄觀。又一里，沖江自東南來會。南三里，東岸一峯甚峭，其北垂環腋轉截處，有洞西向纍纍，特懸空無路。又西曲南轉，共六里，過那勒。余泊舟於此，爲穿山犀牛二巖遊。西南三里，透兩峯下，南至穆窰邨，市肆西臨江澚，穿巖在其南一里，羣峯排列。巖在峯半，門西向，攀崖石上，抵門，始西見江流橫其前，洞直透山腹；又見隔山迴環後門外，翠壁掩映。乃由門上躋，踞其中巘，則東西兩門對闕，上皆垂石駢柱，凝結兩旁，但其內西下東上，故東透門高出西門頂，自外望之，都無所見，必入門始知爲穿巖也。

兩門外俱削崖千丈，矗立雲表，而東門地勢既崇，壁尤峭，趾尤峻。所環對諸巖，自門北迤邐東轉，又南抱深谷，若另闢一翠微境；其下旋轉西去。谷口崖石交錯，不得窺。下山，過穆窰，開犀牛洞在麒麟邨，邨依那勒，東與穆窰三邨鼎立。乃東北三里，至其邨，邨人指洞在北山東峯上，相去祇里許。至其下，不得路；聞巖下伐木聲，呼覓之，不答。時已過午，雖與舟人期抵午返舟，今卽舟去不能顧也。乃盤山東北隅，循大道行，道西北皆石峯。二里，一歧北轉，有燒痕在焉。先是，麒麟邨人謂抵山下燒痕處，卽登巖道，余謂在是矣，益前趨。北入山夾，兩旁峯崖攢疊，中平，遂有車道，循之。里許，道旁停車四五輛，數牛布牧於麓，樵者徧崖，歷叩之，俱不知有巖者，蓋皆遠邨樵牧，以車載至此。過此，車路亦塞。入一里，夾且東轉，四眺重崖，皆懸絕無徑，西崖尤爲峻峭。抵其北，轉抵其東，共二里，環夾爲塢，四面迴崖截嶂，深叢翳之，道遂窮，出沒莽棘中索，終不得路。仍西南五里，返至麒麟邨大道旁，前望隔離有燒痕一圍，亟趨之，前至伐木聲處，痕間有微徑，石環叢隔，故前不遽見，今當在是矣，益厲勇而前。乃愈上愈遠，西望南垂橫脊，東突迴峯，余皆已出其上，獨一徑北躋。二里，路返逾頂北下，翳不可行。仍逾高頂返，下至燒痕間，見石隙

復有一道望東峽上，其間徑正進南突孤崖下，始與麒麟邨人所指合；凡三誤三返而後得之。日色漸下，亟望崖上躋，半里，抵孤崖北。是崖危聳高峯南，從東轉西向，若獨角中突，犀牛擬稱以此。崖北一脊，北屬高峯，與東崖轉處對，脊上巨石巍峙，與獨角並而支其腋；巨石又中裂豎穴，嵌一石圭，高丈許，兩旁俱石夾，上復覆之，若剜空特置其間者，圭石赭赤，迥別一山石色爲尤異。脊東下墜成窪，深若迴淵，上削崖四合，環轉無隙。踰脊，俯瞰淵底南崖下，有洞北向，門高張，內深不知所極，四崖樹蔓蒙密，淵底益盛，岸旁有徑可循；望淵底，翳不可前，使芟除稍盡，可達洞腹，則奇邃盡發矣。日已墜，乃踰脊西下，由麒麟邨北，西二里，抵那勒下舟。

二十八日——放舟南行，旋轉西北，三里，直逼雙峯石壁下。再折東南，五里，小水自東南來入，卽穆窳也。又西南一里，過穿山西。又一里，西入兩山隙。又五里，江北岸山崖陡絕，小峯如浮圖插其前，山半綴一南向洞。又六里，界牌山蜿蜒江北，西卽太平境；蓋江之北岸，新甯太平以此山分界，南岸俱屬新甯也。又二里，舟轉北向，西岸列岫嵯峨，一峯前突，俗名爲「五虎出洞」。舟遂東轉，已復西北抵北山下，循之西向行，共六里，過安定堡；北

山盡，南山復出，亦西循之。三里，隨山北轉，過花梨邨。又西北轉，隨江北山二里，轉而西隨江南山三里，又暮行三里，泊南岸晚夢邨。

二十九日——循南岸山二里，北轉；又三里，轉而西；又五里，山開水繞；百家之市，倚江北岸，曰馱廬，屬太平崇善縣。是日，止行十里，泊舟。

十月初一日——循馱廬西北五里，北岸爲左州界；稍南，南岸石峯復突。又二里，西北轉，乃見北岸石峯。三里，西南入峯夾間。十里，西岸迴崖雄削，駢障江流；南最高，有三洞東啓；極南一峯稍低，上關洞尤巨，洞南崖石外跨，自峯頂下插江潭；崖南洞復透門出，中崆峒交透：舟行望之甚奇。又南二里，東岸石壁與之爭奇，而峯壁合映，江濤其間，更爲勝絕。又西南行，六里，已而東折，則北岸雙崖高穹，崖半各有洞，南向；南岸磯嘴盤壘，飛石凌空，無不穿嵌透漏。二里，西南轉，上銀甕灘，灘始有巨石，中橫如壩。西五里，西北盤東岸迴崖，二里，抵北山下。仍西南六里，山開江曠，一望廓然。又五里而暮。又二里，泊捺利——在江西岸，屬新甯。

初二日——西北三里，抵江北危崖下。南七里，響源水自南來注，聲傳如雷。源發自江州；

水之西岸，卽江州屬；新甯，江州，以此水分界。水入江處，有天然石壩截江口，高十尺，東西長十餘丈，水踰壩墜江，雖不甚高，而雪濺雷擊，勢特闊悍，亦一奇觀也。北岸爲上果灣，有巖西向臨江上。於是北一里，抵北山下，又西北轉，兩岸山復出。二里，爲宋邨；邨有八仙巖，絕勝。又八里，西岸石崖，疊出屢變，奇態盈望。又四里，北轉，西岸一崖障天，崖半洞列雙穴，東向如連環，北大南小，垂石外間，通其內，旣而大者愈穹，忽劃然中剝，光自淺透，洞前上下，皆翠崖危壘，倒影江潭。南有馱槎邨，轉登山後，聞可攀躋。又北一里，東岸臨江皚然者，爲銀山，劈崖截山之半，斑斕綴色，與天光水影，相爲飛動，覺陽朔畫山，竟遜一籌。崖下有上下二洞，門俱西向，上洞尤空邃，中懸石作大士形，上嵌層壁，下瀕迴潭，無從中躋；其北紛竅甚多，裂紋錯綴樹間，吐納雲物，獨含英潤。一里，轉而西，遂止馱朴，爲明日陸行計。

自入新甯至此，石山皆出「巴豆樹」，「蘇木」二種，樹殊小。「巴豆」葉色丹映，每隊聚重疊，孤懸絕壁，丹翠

爛熳，如楓葉著霜，殷紅點染可愛。「蘇木」則山凹平坡，隨處俱生，筴如扁豆子，長倍之，繞幹結濃，點點盤結

同垂乳；土人以子種成林，收買不至，輒刈爲薪，又擇其多年細幹者光削之，乳紋旋結，朵朵作胡桃痕，色尤蒼潤

。余昔日天台覓「萬年藤」，一遠僧攜此，云出粵西蠻洞，余疑爲古樹奇根，不知卽「蘇木」叢條也。

馱朴西至太平府，陸四十里，水倍之。水源直通高平，——爲安南地——由龍州換小舟，溯流四日可至，太平人呼之爲高彝。聞龍州山崖更奇。其地分水至思明府東，換小舟，可溯流四日至天龍洞；過山半日，卽抵上思州。州屬南甯府，有十萬山，山水西流爲明江，出龍州，東流卽出前八尺江。

初四日——由馱朴取道至太平，南湖江，八里，爲新鋪，江從正南來，陸路遂西南轉。又十二里，轉一山嘴，乃循山南麓西向行，迴崖聯翩，上壁極峻拔，多玲瓏石。二里，路南復突一危峯，遂西入山夾。又一里，南登媚娘嶺。東南五里，路側石窰一圓，曰龍井，下墜五六丈，四圍大徑三丈，俱純石環壁。墜空綴磴下，底甚平，東北裂一門；透門入，內水聲潺潺，路遂昏黑。踐崖捫隙，下忽深不可測；久之，光漸啓，廻見所久處，一石柱細若碧笋，中懸其間，上下連屬，旁有石板平度；洞雖不宏，旁奧窈窕，得之路旁，亦異也。自馱朴陸行至太平，輒見岡陀盤旋，四環中墜，深者爲井，淺者爲田，上下異穴，彼此共窰。蓋他處水皆轉峽出，必有一洩水門，惟此地明洩澗甚少，水皆從地中透去。竅之直墜者，下陷無底；旁通者，則底平可植五稼；路旁大抵皆是，惟龍井下陷猶有底，故得墜玩焉。西南出山，四

里，江自壺關東垂北向至。湖之南，升降岡阜，又西四里，抵壺關。關在太平郡城北里許，麗江西自龍州來，抵關之西，南折，繞城南東轉，復北抵關之東，乃東北去；關東西正當水東處，若壺頂然，相距不及一里，垣之，設關於中，爲北門鎖鑰；其南江流迴曲壺腹間，則郡城倚焉。城中縱橫相距，亦各一里，東西南三面俱瀕江。余以下午抵關。留憩關左映霞菴。

青蓮山在郡城北二十里，雷憐北障天牛。其支南向東下者，卽媚娘嶺；西下爲碧雲洞。洞在壺關正西一里，石峯突兀，洞穿峯半，門東向。先從北麓，上三折坂，東向透石隙曰天門，得平臺焉，洞門峙其上。門狹而高，內南轉，空闊深暗；上透山頂，引光一綫，空濛下；光下有大士龕北向，中坐像；後有窟深陷，炬燭之，沉黑。又一穴南去，不知其底：——此下層也。其上層隔窻之南，復闢爲門，門前列雙柱，上平度兩盆，曰寶盆。先由大士像右壁，穿小穴，南下窻側，由雙柱中抵寶盆下，透門入，始頰隘，連進門兩重，漸轉東上，則穹然高張，天光下迸，一門南向出，爲通天竅。歷級上，出洞門外，亦有臺甚平，下瞰平壑，與東向門無異。由大士像左壁，西穿小穴曲折入，兩壁狹轉，下伏爲隘門。透門進，忽上盤如覆鐘，凡進四門，鴻盤而上者，亦四五處，乃出。於大士像左壁稍北，又西穿小穴，漸北轉，則呀然中通，山影平透，襲一門北向，號曰盤龍窟：——此洞中勝也。北門外，崖石橫帶

山腰，東達天門，西抵一飛崖下，上覆下嵌。崖不甚高，上下俱絕壁，中虛而橫帶者，若平廊覆樹，無塊一羣峯巖。翠一名。北瞰深塢，重巒前拱，較東南二臺，又作一觀。由崖東，攀石夢西望，峯頂蕪蕪錯落中，有一石，東剝空明，爲臺深石削，不得攀接。仍從盤龍窟入，出東臺，仰眺洞南，峯裂岐崖，迴環一峽。乃攀枝援壁上，直歷峽峯攢合中，復有東向洞，內皆磴石攢空，隙裂淵墜，削不受趾，俯視莫窺其底，石塊投之，聲歷歷不休，下卽大士窟中承接靈光處也。至此，洞外勝始盡。

初五日——聞壺關東四里有白雲巖，乃由郡城東渡江，經歸龍邨峒，東抵石壁下，穹崖高展，下削如屏，色瑩潔逾玉；崖南峭壁半，列洞四五，大小不一，皆西向，南面一洞較大，下復疊一洞，不甚深昧，而上洞中空外削，望之窈窕，竟不得攀憩。再南半里，有洞甚大，亦西向，前俱大石交支。從石隙透門入，窪敞可容三百人。內無旁通竇。洞北有小徑，東上山夾，兩旁削石並聳。攀級而登，踰山坳，南亦有窪下陷，木翳不能窺其涘。其北更聳層峯，西瞰江流城堞，俱在足底。再北，直出白雲巖頂，其坳中窪窞雖多，而深莽密冒，終不能下通巖半洞也。此處巖洞，特苦道路蕪阻，若能巖外懸梯，或疊磴中竇，其委曲奇勝，當更居碧雲上。遂西出歸龍，南湖江岸，三里，抵金櫃將軍兩山間。金櫃瞰江峙，崖洞中立，大容

數百人，茅棘湮阨，亦莫覓入洞道；祇三週其東南北三面，又再越其頂，對矚江城，若晰鬚眉於鏡中。東卽將軍山，片崖立峯頭迎江，有干城赳赳勢。環郡四眺，峯之特聳者，此爲最。下渡江，趨壺關，山雨忽來，暮色亦合矣。

初六日——余欲走歸順，由富州入雲南，聞歸順爲高平所阻，意未決。且從歸順行，必假參戎馬牌，方得前；會庠友滕賓王，肯畀書參戎道意，遂留壺關菴中。

初八日——有僧自南甯崇善寺來，謂靜聞以前月二十八日子時故去，余別時纔五日，爲之哀悼終夜不寐。

初十日——滕始以參戎馬牌相畀，又爲余作諸土官書。連日阻雨，不得行。

十八日——始同顧僕出壺關北行。關外有三岐，東北向馱朴，走左州；西北走龍州；今直北取中道，太平州道也。西北十四里，登樓沓峽，兩旁山崖陡絕，夾隘頗逼。踰隘，少西下，輒有塘一方匯水。西行峽中二里，踰二峽，高倍於樓沓；西下，崖石嶄削夾深塢。北一里，上大峽，陡絕更倍之。踰坳北下，夾壁截雲蔽日者一里，塢窮西轉，其北四山中墜，下窪不測淵。又西一里，踰隘西下，懸磴旋重崖間，直下山脚，幾千級。按郡北有蕩平隘，乃青蓮

山中裂成峽者，東南自樓沓峽，西北出此，中爲哽者凡四重，兩崖重互，水俱穴壑底墜，並無通流隙，真阨塞絕隘也。既下，循麓北行，一深宮懸平疇中，墜陷如窞，上開線峽南北裂，中跨石橋，界爲兩，其南可循磴下，泉流濺濺，仰望如處甕內，引首窺天也。北十里，山始離立。西北十四里，小水東自嶺峽中西南去。絕流西渡，聞水聲動山谷，余疑卽所渡上流。忽見大溪洶湧路右，闊比龍江之半，自西北注東南，下流與小溪合而去，上流水懸壩石下，壯齊湧雪。蓋此江發源歸順州，至安平州北，又合養利思城二州水，至此下抵崇善水口綿埠，入龍江，水口在太平郡西七十里云。西四里，水南層峯秀起，瀕水一小峯孤突，上分岐，怒流橫噴其脚，北則巨峯巍踞，特當關阨之。路抵巍峯東，卽北轉，共十里，爲叩山埠，屬太平州境。又西北七里，暮，抵太平站。

十九日——西十里，渡江，止太平州。州西南峯俱峭立，西北一峯，特倚州後，下有洞南向，門突巨石。

二十日——西北六里，過石梁，水北流入江，下俱石峽嵯峨。西岡一銅鐘覆路左，質甚巨，傳聞重三千斤，自交南飛至，土人已不憶其年，而色倅新出於鏽，略無風日剝蝕痕；鈕已爲

四川人鑿去。土人謂尙有一鐘，在梁下石澗中，亂石磊落，窺之卒不辨。又十三里，爲安平州。江在州東北，東南赴太平州去。西南一山壁立，觀音巖穹其下，門北向，高敞明潔，四旁多玲瓏寶壁；洞後懸壁上，坐大士一尊，下開兩門，內復橫拓爲洞。從其右入，夾隙東轉，甚深窄，以暗逼出。大士座下，右裂一門，直透東麓。座左拾級上，從東轉，跨梁飛棧，遂出懸石巔。西入則深竇墜峽，已而南轉昏黑中。久之，忽南見光隱隱動，望之前，一門東南透壁出，門稍隘，門以外穹壁高懸，南眺平壑，與前洞頓異。仍出前洞，返州宿。

二十一日——取思城道。思城在安平東北；由安平西北抵下雷，日半可達；而東北向思城走龍英，須四日抵下雷。今安平西通下雷界者，曰十九峴，與交彝接壤，慮彼竊掠，用巨木橫塞道，故必東迂二日。於是由安平，北一里，與江遇。江源出歸順州，卽志所稱邏水，勢比太平州減半，蓋養利思城二州水尙合於下流故也。渡江，有山橫障江北岸。循山麓東五里，路北一峯，枝起如駢指；其東北崖嶂間，高裂中透，特峻不可登。穿山東峽，東北轉，峽之東，復起層峯，夾而東北去。五里，折而東，東峯少斷處，尖岫中懸，如人東向坐。忽一江自東而西，石梁開五碧跨江上，江水透梁，卽東南搗尖岫峽中，下邏水。踰梁，卽思城州。

二十二日——仍從州前西越五碧橋，循江東向，五里，山峽愈東，江漸小。山峽東盡處，有峯中峙，南北俱有大溪合於中峯西，水始大而成江。又五里，直抵中峯北，北峽山始盡。循北夾東崖，渡一小溪，湖中峯北畔大溪北向行夾崖中，二里，峽東西轉；西峽有小水，東入大溪。乃越小水，向東峽湖大溪北崖行，一里，舍溪，登鼎促嶺。二里，至頂，爲養利思城界。北下，又二里，入谷底，四山重護，惟東面少豁；向之行。余以爲水從此出。一里，北渡溪，水乃自東出西者，竟不知西峯迫合透何峽去。東北行山叢中，樹岫歷亂，共五里，出峽，始開大塢。東西遙望，皆峯頭矗合，而南北夾壁，有同幃幘，極崔巍勢。出峽，北向三里，橫度此塢，直抵北崖下，若無路可達者；至則東北開一隙，穿入之，峽峯峭合，愈覺宛轉難竟。二里，東山大開，出達養利止數里。從小徑北，一里，西北入北夾中，南北兩夾山，皆引錐怒籜，俯仰神境者四里，於是復開大塢，東西互，南北兩界山如南塢，但南塢東西，俱有叢岫遙疊，此則前後豁然，不知西去直達何地也。東北斜徑塢中，共五里，至北山東盡處，東山益大開，爲龍英屬；其東隔江卽養利。養利西北至江止，不及五里云。循北山東麓，北一里，有小石峯，駢立大峯東。穿之，卽西轉。至是北條始見土山，與南條石山夾成

塢。又三里，止聳峒站。自發足來，已五日，雖行路迂曲，去養利止數里，而所閱山川特奇，且兼辰晴麗，卽春秋不及也。

二十三日——北度塢，抵土山，共六里，土山自西南石峯攢合處旋互東去，北塢復石峯特立。東北繞石峯東麓，二里，一土岡復前橫，西抵遙峯隙，東則南屬於土山北逾岡，水淋漓道間，叢木沉覆無燥地，下益深，始知橫岡之南，猶在山半也。北下二里，至平壑，渡溪橋。一里，直北抵石壁下。壁西裂一隙，攀隙西登，曰大嘔。南北石崖，駢夾極峻。西穿其間，乃墜至塢底，共一里半。其處山壁叢合，茂林蓊蔽；州人採木者，皆取給大嘔云。西北三里半，北望石峯間有洞並峙，俱南向，路出其西，北透峽，多巨石夾道。二里，踰翠邨嶺北下。東北二里，有溪自西而東，兩岸石崖深夾。度橋，東北透山隙，出田塢間，共七里，復逾土山，西北十里，入山，度石橋。橋東北特峯懸削起，曰牛角山，極似縉雲鼎湖峯；西北又特立一峯，爲龍英東面水口山。又西一里，抵龍英州。

二十四日——候夫不至。

二十五日——因往遊飄巖。州北數里外，土山環繞，中一小石峯如筆架，南開平疇一塢，大

溪橫於前——卽東入養利州，爲通利江源，下太平州合邏水者也。水之東，有山當塢立，爲飄巖山，聳拔州東，卽前牛角山西北特立峯也。山東崩崖之上，有巖東南向，高倚層雲，下臨絕壁。聞龍英被寇時，州人悉避懸崖中，交彘環守其下，終不能上。余挾導至巖脚，攀登崖間，轉一橫木，度石夾而過，輒有竹梯層層，宛轉懸綴，長短不一；凡十四層，抵巖口。巖兩旁俱危壁下瞰，惟巖口直下，崩崖綴痕，梯故得宛轉依之。巖口上覆甚出。山中洞入門，甚隘，已而漸高，中懸石拱把，翠潤若玉柱；旁又有兩柱，上下垂接，斷僅寸，相對若天平針。由柱左北入，穴漸黑，旣得東透光一線，返由柱右，東穿低竅出門，與中洞並列爲兩。西入暗隘，中復穹然，不甚深。仍由中洞出外巖，北杙一木，透石隙間；復開一洞東向，內稍寬，盡處乳柱懸樞，細同柯節。右有穴潛通中洞後，卽東透光處也。左稍下，有穴空懸，不知入自何所。仍度所杙木，歷梯以下。下三梯，復見一梯在梯左懸崖間，亟援之上，循崖端橫度而北，徑狹僅尺，長三丈餘，外橫木爲欄。崖窮又開一洞，亦東向；前一石自門左下垂數丈，端懸小石一，長三尺，圓徑尺；洞中高敞，不似中洞低口暗腹也。後壁環一隙，更覺宛轉。卽上層懸穴下窺處，徧探各洞，久乃復歷十一梯下。是洞高張路旁，遠近見之，

惟州治相背，反不得見。余西遊所登巖，險峻當以此巖冠。貴溪仙巖，雖懸空瞰溪，然其上窄甚，不及此巖崆峒；而得水則仙巖爲勝。

二十六日——由州治前，西南溯大溪，二里，石山復攢繞成峽。八里，踰一岡，溪南始見土山，與溪北石山夾而西。涉溪，南踰土嶺，凡八里，西南轉入石山中。里許，西過石峽，連陟二石脊，共五里，仍穿石山塢中；山脈自石脊南去，攢峯杳蕩，叢結甚固，直東南盡於安平；由安平東北經龍英，抵下雷，凡迂數百里，皆以此山支叢杳故也。西登石磴，又平行峽中，始直墜峽下，磴道與澗水爭石。共八里，復與土山遇。踰土山脊，望東南隔塢皆石峯攢合，翠浪萬疊。升降土山中七里，西南抵石峯下，宿安邨。食冬瓜，土人以爲時物，始知江南種當從此去。

二十七日——西北盤陟土山，共十六里，及西塢，復穿石山間。又二里，大溪自北而南；溪之西，卽下雷州。州治開於萬歷間，屬南甯府，宣統志不之載。州南北三十里，西與高平接界。治西大山外，向亦本州地，近爲高平莫彝所踞；西爲州界者，止一山，州衙卽倚之，其外皆莫彝境矣。州南城外，崇峯攢立，從西南轉山峽者，卽高平接界；東南轉山峽，卽隨州

東大溪，爲十九噸故道云。

*松泉按：「從」字葉氏本作「一」字。

二十八日——西北溯大溪，二十里，抵胡潤寨。寨西南有大峽，與交趾通界，抵高平府，可三日程。西北長峽十五里，兩峯湊合處，曰鵝槽隘；隘正西大山之陰，卽歸順地，日半至其州。直北鵝槽嶺之北，爲鎮安府地，至其府亦兩日半程。是日下午抵胡潤，聞歸順道有交彝警，乃決意返轅，東北取向武州道。

鎮安與歸順，近族也，而世仇。前糾高平莫彝破歸順，擄州帥以去，爲當道燭其奸，僅贖州帥弟以塞責。未幾，鎮安身死無後，應歸順繼嗣，而田州以疏族爭之，歸順度力不敵田，反乞援於莫。莫向據歸順地未吐，今且以爲功，遂驅大兵象陣，代營鎮安。莫彝過胡潤，卽在是月十八日。今其事未定，不知當遣作何處分也？聞當道遣官往詰莫，曾厚賂之，報云：「彼以仇讎，無與中國事。」當道懼開邊釁，亦曰：「土司交惡，與中國事無與。」不知土司絕世，國有定憲，今龍英鎮安，正宜如昔日太平立郡故事，輒理其地，若莫彝助歸順，得鎮安而自取歸順地，是中國自撤其藩籬，而日近狼虎也！此邊陲一大利害，彼當道者烏乎知之！

二十九日——候夫未至，散步寨署前後，始見大溪之水，一西北自鵝槽隘來者，發源歸順南

境；一北自土山峽中來者，發源鎮安南境；合於寨前，流始大。卽志所謂邏水。爲左江西北源，南下安平，出馱綿埠云。

三十日——下午，夫始至。湖北來大溪，僅東北七里，止南隴邨。

十一月初一日——南隴東北一里，渡大溪。北岸溯溪，二里，溪來自東南山峽轟墜下，兩山峽口，巨石橫互如堰，高數十丈，闊十餘丈，奔雷傾雪，勢極偉壯，西南來未之見也。水由此西南去。路由峽北山塢東北上，踰嶺，四里，復與溪遇，橋跨大溪上，溪北自石山腋中來。橋北溯溪入，卽鎮安道。度橋，東半里，抵羅峒邨。邨倚塢北石山下。從邨東南山隙去，又上英峒，都康州道也。余走向武道，則直東去。由邨前南渡溪，循石山嘴東向上，里半，登隴上，復見石山四合。五里，上嶺。西北有土山排列，北則來龍大脊，與東南石峯分界東北去。循東南石峯北平行其陰，升降者七里，下壑底。東北入土山，四里，宿上曠；胡潤境至是始盡。

初二日——北行三十二里，過上控蕪邨。東南折入石山夾，三里，宿那曠。

初三日——東半里，當前有石山巍聳，大溪自南峽透出，經巍峯西麓，抵其北，撐浦搗巍峯

北峽中東向去，路亦循之，倚崖阻水，止容一人。攀隘入，置柵爲欄，曰北岸寨。東過寨，南向循崖，再出隘門南下，東行山塢間，南北石山排闥立，大溪貫其中。共東北六里，循路右山崖東南轉，始與溪別。又東二里，稅駕向武州鋪司。土州守黃君，一見如故，遂歡飲十日。

十三日——始往百感巖。先經瑯山東，回望見東面懸梯，乃新縛以升巖者。晚出百感巖，度橫棧，未下梯，有岐東循崖，一巖在百感東，晚不及上。

十四日——出州城，北半里，覓大溪，溪卽枯榕江。隨其支流而東，遊瑯巖竟，再往百感，遊東上巖。復從百感大巖內，暗中穿洞北，下百感邨，溯水觀水巖，巖外水深不得入，約明日縛筏以進。遂東北度橋，由百感外邨，東南踰嶺，南出東來大路，西入隘門，過紅石崖下。其北石山有洞，南向，甚崆峒。月下共行五里，還鋪舍。

十五日——東渡南曲小溪，循東流；有巖在路北，循之。將往水巖，遇百感邨僧，言邨氓未得州守命，不敢縛筏。乃返至瑯巖東北，觀枯榕江三分水，北爲龍巷邨。北渡溪，東隨所分北溪入山隘，水東潛入穴。憩崖上西向洞者久之。

十六日——黃君命人送遊水洞。

十七日——復以銀燭贈予。凡留向武者十六日。巖洞奇勝，詳列於左：

向武石峯，其洞甚多。余所遊者七：爲百感洞，又東洞，又下洞，又後巖水洞——爲瑯山洞，又下洞——爲龍巷邨東北江流所入之上洞。其過而未登者三：爲瑯山東北二里中江墜穴之上，高崖南向洞；又爲瑯山東南二里南江所繞獨峯西南向洞；又爲州東北巨峯南向洞，——洞在紅崖峯北。其聞而未至，最以奇著者，尙二：爲向武西南三十里，上英洞界吉祥洞——洞前後通明，溪流其間；又東南二十里風輦洞。——共十二洞云。

枯榕江，卽州北大溪，自西南境東經北岸寨，抵向武北龍巷邨前。江東石峯一枝東西列，江當其西垂，分爲三：北支東循石峯北入峽，爲正派；東循石峯南者，爲中江。南支直東南流田塍間，爲南江；入峽者，東北五里，山勢四逼，東搗入石穴中，北透其下，爲水洞；循山南者，忽下墜土穴，亦北通百感洞，南行塍間者，東遶平疇間兩獨峯南，又東抵隘門嶺西麓，北折直趨百感東洞下，稍東入峽，亦下墜土穴，北入百感。三流分列石峯西，隔山岐壑，皆復合百感一巖內，北出爲大溪，始東北流經土上林縣之刁邨，

入右江。

百感巖，在州東北七里。巖西南卽分水橫列山，中江水所由入者；東南卽隘門嶺，北邇而屏於東，南江水所由折而北入者；西北卽巖背，環爲龍巷部東入塢，北江水所由下搗者；東北乃此山後門，繞爲百感部，衆江合於巖中北出者；此巖外四面也。巖則中關於山半，南通二門：一前門，一別穴，皆隘；北通後門，甚拓，而北面層巒阻闕，不通人間。故自州來，必從南門入。初抵山下，東北攀級，上仰削崖，高數百仞，杙木橫棧，同雲氣出沒。西上危梯三十級，達崖半，得坪一掌。東緣崖端石級左，爲東洞道。入正門，則西踐棧。棧闊二尺，長六七丈。石崖上下削立，無少痕竇，虬枝古幹倒懸，上輒就之橫木爲杙，外籍樹杪，而內者則鑿石壁，架長木梁其上，削短枝鋪之，又外就垂藤爲纜索，資人移踐棧上。懸枝外，時時下窺絕壑，奇險甚劇。棧西盡，又北上懸枝外梯十餘級，入洞前門。門南向，高三尺五寸，闊半之，僅容偃僕入。下丈餘，中平，石柱四環爲一室，旁多細穴，延光外燦。宿火種於中，爇炬由西北隙下，下懸梯三十級*，底開北夾，上益峻。梯脚一小穴，伏壁根。南透出，亦明室一圍，在前門下層，當懸棧

下。由北夾入，路西穴平墜，深不測。乃循東壁行；西壁下窪穴益多，斜傾西墜，深入可下通水穴，然流沙圯瀉，不受踵。由夾東又北過下隘，下懸梯三十級，底復平曠，石紋粼粼，俱作荔枝縐*。其西懸乳委蛇攀隙入，如穿雲葉。稍北轉西上，望微明，躡沙坂從之，透隘西出，則南北高穹，赫然大觀。此處內抵西南爲偏門；外抵東北通後門，長四十餘丈，闊十餘丈，高二十餘丈，上皆倒垂乳柱，紛紜無慮千萬紀；兩旁懸臺卷室，樞榭縱橫覆，殆無曠隙。由東崖躋入西南洞底，上層龕，龕西則偏門，光自頂射，照耀幽壁。攀峻峽西上，達偏門，門西南向，頗隘，下臨無地，惟樹杪叢雜，沉疊石間，岨嶮懸截，不辨其處爲前山，爲後山也。西龕既窮，仍東北下，趨後門；門東北向，高二丈，門外兩旁，石崖直墜。山脚爲水洞門，門內洞底中陷，亦直墜通水洞，陷處徑一丈五尺，周圍如井。井北巨石東西橫高洞內者五尺，當門爲之闕。由井東踐闕門上，踞門之中，內觀洞頂，目厭雲物；外又下俯絕壁，立重淵破壑中，采色豔絕。此闕內井外峽，下透水門，正作一架空石梁，第勢極崇峻，無從對矚耳。闕東透石隘東北下，磴倚絕壁，壁石皆崆峒，樹根穿隙怒發。磴斷處，間橫木以度。下半里，至百感邨，餘勝猶

攝目不得合；西來第一，無以易之也。

*松泉按：「枝外」二字葉氏本缺。

*又按：「級」字集成本作「懸」字。

*又按：「欄」字葉氏本作「盆」字。

*又按：「紀」字集成本作「計」字。

百感東巖在百感前門東。由棧東危崖端，緣石痕一縷，東數十步，得洞，門亦南向，內不甚深，然高爽窈窕，石備五采，詭裂成形。峽中東入三四丈，輒北轉，石特中峙。踰隘進，漸昏黑。中又南北成峽，深十丈，底平上峻；北盡處多巨柱迴環，其外通明。躋級北上，一竅欹側東透，僅納天光。由竅內北轉，又連闢二室，一室中通外障，乃由此北達者；一室則北盡東向。先入中通室，西隙俱旁環，東亦多瑣穴外徹，紛光綴引。北透一隘，達北室前，遂虛敞高門。門東臨絕壁，轟笋中立。北復有懸崖倒垂於外。下聞水聲潺潺，則南江北轉至此，由其下入穴。室內西壁，羣乳環爲小龕，皆編竹架欄，疑昔人棲隱所。

百感下水巖在百感洞後門下，百感邨之南。百感有內外兩邨。山從百感洞分兩界，北向

迴環，下成深塢，水出巖爲江，曲折北去，邨界於其間，源闢土沃，中豐腴產。洞在內邨南二百步，門東北向，上卽後門也。水自洞出，前涯爲廣潭，溢注兩崖，石壁倒插水底。道從潭中浮筏入。洞頂飄緲，似出雲表，不意乃向所凌跨處。洞內兩壁排空。南向入，儲水甚深。西壁一木梯懸嵌石間，東壁石隙中拓，有廡架絕頂，而石壁削懸二十丈，無可攀躋。閒縛梯可緝壁上。入洞十餘丈，壑窮，上峽懸透，遙眺西南峽竇深入處，日影燁燁浮動，下峻不可及，又不知所通爲山前，爲山右也。下壑石根插水，水面無內入隙，水由下泛溢出；其中衆水交合處，尙崆峒內扁，歷古竟無間津者。返筏出洞，從門外潭西躡崖登門左壁，透峽上，亦闢巖一圍，東向下臨前潭，右瞰洞水，前眺對崖，旁竇紛綸，可橫木跨洞門度也。

*松泉按：「水面無」三字集成本缺。

百感前下巖，在百感洞前門下，路西坑腋間，門亦南向，高拓如堂皇，中多巨石磊落，後漸下；值水漲時，山前水亦自洞外驅而入，今乃無滴瀝。洞東北隅北進峽，上透隙光，下皆重石嵌嵌。巖數石下，窺其底，水淵然涵深竇，石帆浮綴兩岸間，遂不得循隙下

。架空入，亦窮。惟倚石內望，西北峽盡處，亦有返照光，隙長且狹，倒影浮動壁間，亦不知所通爲山前，爲山右也。

*松泉按：「堂皇」集成本作「堂阜」。

龍巷東北塢上洞，在州東北七里，卽百感西崖，第道由龍巷邨東入，山北折成塢，枯榕北支大江，分搗塢中，崖迴塢絕，乃東墜穴。洞正臨其上，門西向，左右皆危崖，下臨激湍，都無入徑。惟由其北攀線紋，踐懸壁入，上下雲芝疊發。東進五六丈後，忽烘然中暄，殆無霜旦。又三丈，北轉，漸上稍隘；又三丈，止。中亦豐懸柱，不及百感林立。下有丸石，圓潔勝珠，散布坡坂間；坡坂上紋皆粼粼縐鱗次簇，邊隆起，中窪，圓珠堆嵌紋中，如恆河沙數。

*松泉按：「立」字集成本作「亡」字。

瑯山巖在州北半里，形正如獨秀。始見西向門三疊，不知登道反在東峯半。余至州，黃君始命縛梯通棧。攀東麓危梯數百級，入東洞，門豁然高敞。門以內分三徑：北徑平開一曲，卽透北向門，直瞰龍巷後北山，大溪西來界其中，抵橫列峯西，三分之二；北面巒

嵐溪翠，遠近悉攬。南徑反從洞門內東折出，外復豁然，卽東洞門側竅也，一石屏橫斷，故假內峽中曲達；其內下有深窪。循深窪上崖，南入峽，躋漸隘，石梁上橫跨。透梁下，再上，峽南盡，東壁開穴度空，延納倒影，西竅高穹南透出，爲南洞門，前正與州東北巨峯對，屏立當前，不知其下乃通行峽也。由西直入者，高穹旁拓至十丈，後卽側堰曲房，爲隘門，然其上盤益穹，當隘處亦上裂成峽，高聳尤劇。透隘門西出，堂西闢，光明四溢，以西洞門高敞特甚也。堂左右分嵌樓龕，至洞門，石闕高阻，透竅出，始俯瞰門下崖穴，層接如欒棋。已出，西望第三門最上，下卽爲中門。坐其上，倒樹外垂，環流下湧，較南北門爲最暢。

下洞卽在瑯山西麓，門西向。東入三丈餘，輒止。仰其上，層穴競開懸巖頂，凡疊門兩重。余初至此望之，深苦不能上通；明日又至，亦不知上層可由東達，并不知有東洞可級也。旣而由南岐往百感，出山之東，回望見梯已蜿蜒垂空，始知上洞由東入，但無通中洞道耳。

向武多「何首烏」，生石山穴中，大有至五斤者。余於州墟，以十二錢得三枚，重約十五斤。土人皆以爲「馬

檳榔」云。

十八日——始別向武州，東過紅石崖下；直東卽出東隘，可五十里至舊州，又三十里爲刁邨，又三十里爲土上林縣。余從鎮遠道，乃南入山。五里，南踰石山脊，亦置隘門，曰輿腋。下嶺，入土山峽，東南二十五里，宿峒槽邨。

*松泉按：「隘門」，集成本作「隘隄」。

十九日——曉起，半里，過寧墟，從南峽去，抵天燈墟。聞有營懷洞，乃龍英分界，爲左右二江脊。東十四里，飯龍瀨邨，地已鎮遠屬。初至邨，遙見屋角黃花燦爛，以爲菊，疑無此盛，逼視之，乃細花叢叢，不知其名；又見白梅一樹，折之，固李也；黃英白李，錯紅霜葉中，亦仲冬一奇景。東十七里，又與石山遇。循南崖入，崖上石竇歷亂，下纍石，屬南山，榜崖設隘門，南北兩石山，復崢嶸立。共一里，抵鎮遠州；州屬太平府，在郡東北二百里。二十日——鎮遠東一里，出石山隘。東北六里，山夾開東西界，俱深木密藤，蒙障不辨土石。北七里，東踰土山嶺，共二里，爲鎮遠侂倫界。東四里，宿侂倫州。

二十一日——東南二里，有岐；西南溯大溪，乃結安養利大道，爲侂倫入郡者。正南一里，

東折入土山峽。其處西爲鎮遠來所踰，石峯峭聚如林；東爲土山，自信倫北南繞而西，遙裏西面石峯，中開大塢，亦自西南轉北去。東三里，登南嶺巔，東望盤谷東，復有石山遙列，自東北環峙西南矣。踰嶺東南，四里，一邨倚東山之麓，爲都結舊州。其站夫絕黠詭，與信倫互委，往返者凡五日。乃散步邨前，東隨溪入山峽，里餘，水西南轉，墜深峽中，東峯崖下，有兩洞南向，東洞頗寬邃，一圓石界門爲兩，右門爲大。右入，深十丈，高三丈，闊如之，後壁北轉漸隘黑，而中若穹然甚遠，無炬不能入。出從左，南擴復分兩岐，一東北，一東南，皆不深，然明爽玲透，有上下旁穿者，上則青石穹覆，盤旋竟尺，圓石密布無餘地；又黃石倒垂其間，紋色俱異：此中一異境也。

二十七日——夫始至。從舊州東北七里，上一嶺。嶺畔多叢木。木中行嶺上者三里，林木少斷處，下瞰左右旋谷中，木合葉阻，飛鳥不能墮下。一里，木山始盡，一山皆黃茅彌望。東十里，踰二嶺，得一平脊。東從嶺北行，漸入叢木。出山南，又度一脊，南望皆石峯排列，東南一峯，尤峻出衆峯上。過脊稍下，輒東上，直造前所望東南峻石峯北，始東南下。一里半，及塢底，兩崖壁立，叢木沉翳。循水穿峽，一里，峽流南匯成陂，直漱峯足。又一里，

始東南出峽。東十三里，都結州治倚南山麓。土守農氏，求余作兩院申文。留飲者三日。

*松泉按：「申」字集成本作「紳」字。

十二月初二日——乃行。東五里，一石峯東峙峽中。先是，南北兩界山，自州西八里，即排闥而至，至此則東石峯中峙，塢始盡。由石峯北，東走北塢，十二里，復穿山峽。峽甚逼，石骨稜稜刺人趾，不堪著足。出峽，路忽降而下，已復南轉石壑中，高下亂石，共三里，山漸開。路左右穴曲折，墜成兩潭，清流中瀦，心目怡霽。東折五里，北渡一西來溪，溪水穿石壑中，路隨之，水石交亂。從溪北轉入北壑，共二里，水復自南來，又渡之東。東一里，水復自南而北，又渡之，乃東向出峽，忽墜峽直下者一里，下山，是爲隆安界，亦爲太平南寧兩郡分壤處，乃知都結地直在西山頂也。北溯溪，一里，得巖邨，民居始有瓦房高凳，如見漢儀矣。南行六里，抵西界石山下，峯皆尖若卓錫，巖有中空者。行石山下嵌石中，南四里，乃循東界土山，東南五里，宿巴潭邨黃姓家。

初三日——東南踰土山，共三里，溪自西北石山下東來，汨汨有聲。南隨溪，一里，西南平壑大開，西界石山至此南盡，而石猶未盡，於是平疇曲塍中，怪石森森，侷離侷合，高下不

一，流泉時漱之，環以畦塍；使置一椽其中，石林精舍，勝無敵此者。行石間一里，得邨曰把定。東北六里，至隆安縣，縣城在右江西南岸。余前至南甯，入郡堂觀屏間所繪合郡圖，此縣繪右江北，故余自都結來，以爲必渡江後抵邑，至此乃先邑後江；非躬遊殊域，則郡縣圖殊不足憑也。地多巨竹，徑尺餘，土人以爲牢柵。婦人每擔四竹筒汲於溪，筒節長至四尺。縣北關外爲鞏關，右江自西北來，經關下東去，江涯深峭，遙望竟不見。涯下得南甯舟，期明日發。

初四日——舟忽改期初八，遂以初五定擔夫，爲步行計。

初六日——夫至，始行。出城南六里，土山南盡，一石山如錐，中央立。南六里，又抵一石山下，山自北遙望，若屏列，近循其西麓，愈見平展。已遶其南，復東向，三里，山忽東西兩壁前環，中央則北壁後遜，皆削崖布空，三面圍合，南獨缺。前復有土岡，橫接兩峯盡處，爲當門闕焉。先按百粵志，記隆安有金榜山，合沓成城，至是心異其山，問之，皆不知所謂「金榜」者，問此山何名，第曰石巖山也。余乃北半里，踰土岡下，直抵北崖脚，東崖上，兩裂壁透光，若日月高懸；又望西崖頂裂罅，層懸疊綴，嵌空天半。乃先從北崖麓入一門，

門南向嵌壁，可層累上，內不甚寬，而外皆疊透；連躋二重，猶飛軒下臨，爽朗可憩。左轉，一罅西裂最深，直自崖巔極麓底，攀夾縫，僅可脅肩上。乃下，趨西崖懸扉，門東向，仰眺皆崇崖稟躋，惟北崖有可攀線痕。乃逆上，兩盤短峽下復上，始凌洞門。門以內隙，西北穹起；門外隙，直從崖麓墜，下峽深數十尺，前巨石立掩之，故自下望，祇知崖石懸立，不復知內有峽也。然峽壁峻削，上俯之不得下，即欲攀入門內隙，亦傾側難措手。內窺漸暗。於是從舊法攀緣下，南出大道，過路左魚輿邨，邨人勞余曰：『遊金榜大洞樂乎？』余始知金榜即此山。亟問大洞云何？曰：『是山三面環列，惟西面如屏，大洞在前崖後高峯半，中關四門，宏朗靈透。』余乃悟所遊者爲前崖小洞，尙非大洞也。東南七里，右江自北來，隨之南下。抵江畔，一水西自石峽中來注，水亦深廣，可勝舟，但峽中多石，不能入耳。下有渡舟，曰龍場渡。渡谿東南二十六里，至那同邨，宿。

*松泉按：「山」字葉氏本作「出」字。

*又按：「惟北崖」下，集成本多一「爲」字。

初七日——東南三十七里。抵平陸邨，已爲宣化屬。暮，黑行四里，至那吉——土人呼爲屯

言云。

初八日——二十三里，至宋邨，卽來時左右二江夾合處，南面臨左江爲大果灣，宋邨正在兩江夾中，實卽古之合江鎮，土人莫知其名矣。東一里，卽右江口。路從東北一里半，渡右江，南望兩江合處，在半里外，正猶前日舟過右江口內望此地也。渡右江東岸，東北四里，雨阻王官邨。

*松泉按：「知」字璿氏本作「存」字。

初九日——淋漓雨中，僅行二十三里，煨溼木燕衣宿羅氓邨。

*松泉按：「宿」字葉氏本缺。

初十日——東南十五里，至南甯崇善寺。閒靜聞永訣事，歿在九月二十四日酉時，止隔余行一日耳！寺僧引至窆骨所，拜哭之。南顧橋上，顧奴行李適至，遂寓城外梁店。一別南甯，已七十五日矣！

十一日——余在南甯，行道莫決。聞靜聞訣音，必窆骨雞足山，遂至崇善寺拜檢骨起置大竹槽間，北取慶遠府由黔入滇道。

十九日——乃行，以積日雨阻，今始得夫也。出南甯朝京門，東北六十里，至施漣驛。

二十日——由施漣東北十七里，爲章邨，朝著山如展列邨後。按郡志東八十里，有橫山，高險橫截江，卽此山南走截江特立者也。宋置橫山寨，爲市馬所。又十七里，溯流入山峽，峽東處截塘堰水；兩崖山甚逼，曰關山，土人又名爲山心。按志，崑崙關在郡東北九十餘里，必此地無疑。然土人皆謂崑崙關在賓州南，謝在杭百粵志，亦謂在州南十里。在賓州南者，乃古漏關，非崑崙關也。世因狄武襄駐賓州，以上元饗士，夜二鼓，破崑崙，遂以賓州古漏營之。而今在南甯者，皆以崑崙爲關山；在賓州者，又以古漏爲崑崙；若崑崙果去賓州十里，則兩軍已對壘，武襄十日駐飲，二鼓起，破之及曙，反不足爲神奇矣。又十五里，抵長山驛。又十里，宿裏段墟。

二十一日——北十里，東入一隘門，門以內屬賓州，爲柳州南甯分界處，土人名隘爲界牌嶺，又指爲崑崙關。按志，「崑崙爲南甯地，去郡東九十五里；」此與賓分界，去南甯已一百

二十里，今經行者見其處有隘，遂以崑崙當之；故西事洱云「崑崙關不甚雄險，其上多支徑，欲守崑崙，須慎間道，」亦誤謂此也。又十六里，小水自南來，東渡之，爲上林縣境。自界牌嶺至此，皆屬賓州，獨此水東又爲上林屬，以上林思隴一驛，孤懸其中也。過橋，東北升陟岡陀四里，抵思隴。其地東西南皆賓州境，惟西北五十里達上林。驛南面曰高尖山；北面崇山並障，東曰北斗山，西曰晒麴嶺；遙山層疊正西者，曰陸蒙山。溪自界牌嶺東北至此，扼於北山，遂轉西南去，惟陸蒙隔於溪西也。由思隴東下塢，南北皆崇山逼夾，乃高尖北斗二山東垂也。東二里半，至二山度脈脊，水遂分二派，脊東北者入都泥江，西南者入右江，爲黔鬱兩江脊。踰脊隨水行峽中，峽甚束。半里，稍下，復爲賓州界。蓋賓州之地，東西夾思隴一驛於中，屬上林南界者，橫過僅七里耳。既下，山愈逼，路益東轉，已越高尖山東麓。按志，「賓州南四十五里，有古漏山，古漏水出焉。其關曰古漏關。」當卽此地，然土人無復知者。隨水東北出峽，三十里，至山口，溪北山東盡；溪南山亦漸東南轉；其東平疇齊望，天嵐空豁，萬山阨塞中，乃有此浩蕩區！東可十五里，至賓州。州在平楚中，謝肇淛謂崑崙在州南十里，此何據也？余取三里道，從山口北渡溪，二十里，至公邨。

二十二日——公邨北越山，七里，西望雙峯峻極雲表者，大明山也。山在北斗山西北，爲上林武緣分界。北渡大明山大溪，共八里，登思落墟。西北二十五里，至開籠山——一名雞籠——由此西二十里，可抵上林縣。余自隆安西嶺入，土山崇卑不一，皆壤阜無片石，至此復觀崢嶸面目矣。北入石山峽中，山千百爲羣，離合競變，有分三岐者：東岐大而高；中次之；西岐特銳，細若竹枝，詭態尤甚——有聳立衆峯間，卓如簪筆者。如此者五里，北至洋渡。大溪由上林西北崇山中東流至此，直逼溪北石山下；又一溪北自三里山峽中南向入大溪，二流合，其溪愈大，循石山東抵遷江，入都泥江焉。舟渡北山下稍東，湖南來溪西岸入峽；十里，峽復大開，四山爲大塢，一峯當塢起平疇中。道經其西，北三里，度桂水橋。水自西北激崖，南崖瞰溪臨橋上。又二里，抵三里城。城建於萬歷八年，設參府，移南丹衛於此，以鎮歷八寨云。

三里東西皆石山排列，自後營分支南下，中有土山一支至此盡，參府卽倚之建牙。城久頽，且無樓櫓。鎮江陸參政駐此六年，增葺燧臺，創三門樓，南門外又建南樓，壯一方形勢。又前，則東西二溪，交於匯水橋，俱發源後營東。西谷，西大，東稍遜，合而下洋渡；而獨山巖又中峙爲下流壘鑰。前又有獨山邨之山，爲第二重。

三里四境：南踰洋渡，抵雞籠山，共二十里；北過後營，抵分脊嶺，共五十里；東抵周泊隘，共二十五里；西抵蘇坑，共四十五里；縱橫皆七十里。名三里者，以昔爲賊踞，王文成平八寨，始清出之，縹緲三里：一曰上無虞，二曰下無虞，三曰順業里。曾置鳳化縣，隨廢，設衛與參府鎮之。田糧初輸衛，後收歸上林縣，民以不便，復紛紛歸衛矣。

三里以洋渡爲前門。李依江西自上林大明山發源，東至此，橫爲洋渡。渡南石峯離立，若建標列戟。渡之北，則石臺連合，中開一峽，小江自北來，南注洋渡下流，卽隨水橋下合流水也。湖小江入峽，宛轉石山中，北數里，兩界山漸拓，平曠中間，獨山邛界其中。一石山中立溪西，爲外案；又有獨山巖，爲內案。北而石山愈闢，土山自北來，結爲城治。其東西兩界石山，連合如抱，愈遠愈密，殆天成石郭。蓋西來巨脊，高峙爲大明山；分支東走，逸竄坑南北者，爲西界障；又北轉，東抵後營，乃中抽土山一支，直南四十里，結三里城。其分支東度者，又南轉環繞爲東界障。故周泊蘇坑兩地，爲三里東西腋，正中與城治相值。其處東西最拓，由周泊而南，漸轉漸合；至洋渡西南臨溪，則青獅廟後巖也。蘇坑南下，亦漸轉漸合；至洋渡東向臨溪，則白崖堡東崖也。二崖湊於洋渡，爲三里城之前門。

東西兩溪，俱在兩界石山內，土山北自後營盤伏來，兩源遂夾與俱。西界者南至羅墟北，又合一西來水，曲折逸城

西，抵石帳，併汎塘水，東南出匯水橋下，合東溪。東界水南至琴巖東，又南出琴水橋，合一東來水，曲折抵東南石峯下，又穿流山峽中，乃西出合西溪。二水合而南，灤兩獨山，又南注洋渡東，併大江東去。西北夾即洋渡，東北夾爲青獅廟後巖。

*松泉按：「……遂夾與俱。西界者……」，集成本作「遂夾其西。至界首……」。

仙廟山——在城西四里，西面石峯之最近城者——石峯中懸，三面陡絕，雖從西南拗巖崖上，則三里四際，盡在目中。昔有邨氓登山樵採，遂仙去，故土人廟祀之。

汎塘浮石——在城西五里汎塘中。汎塘者，卽仙廟山南場也。自仙廟山前西接佛子坳。場中塘長數里。水漲時，洪流漫衍，巨魚逆流上，土人利之，故隄爲塘而不飲其地。當塘之中，有石壑一區，上浮如附荷覆葉，支撐旁僂，中空漏水，一潭透之，石箕踞其上，去水不及三尺，極蜿蜒分合勢。西北里許，卽汎塘邨；邨倚北山下。

汎塘後場石洞——在城西七里。西山東來，過佛子嶺，分爲兩支：一支直東，爲汎塘邨後峯；一支北轉，爲章龜山。二山東北，又環成一場，東以仙廟山爲前障，中有支峯對其麓；一洞東向，前隔水，內望甚深，中可容千人；所向東峯上，亦有西向洞，高懸欹側，皆屬沉莽中：俱未及登。

章龜洞——在城西十里章龜邨。西由汎塘，踰佛子嶺北，其道近；北由羅墟轉石山嘴而南，道較遠五里。其中章龜

環遶，內拓平曠；小水自北趨南，分流石穴去；惟北面石山少闕，亦獨峯中峙爲之標；韋龜山中懸東南，直北向對之，函蓋獨闕，山水皆逆捍，洵世外丹邱也！數十家倚山北麓，以造楮爲業，樓舍纍纍，高下層嵌石隙，望之如仙。西卽洞，門亦北向。初入，晝陰闔，西南下數步，透出石隙，忽穹然高竈內朗，四際博通，頂有懸空穴，天光倒映正中墮。北向躡石上，乳柱前排，環平一臺，可布几席。拾級南下，匯泉碧然，中周輻汲用。平臺前，西多森立柱，輻蓋縱橫，文采雙潤；東則怪石磊落，如獅象交踞不少遜。內復可左右深入。乘炬由右西向入，漸下漸南，歧可半里，又開一壑。聞由整梯險上，入甚深，以覓道不得，出。復由左東向入，北躡半里，轉一竇返。三里雖巖谷絕盛，固當以是巖冠；況巖外邨居，又擅桃源谷口之勝乎？

佛子嶺北巖——在城西七里汛塘邨西。佛子嶺者，石山分支東出，爲汛塘仙廟諸峯，嶺界其間，石骨嶙嶙。踰嶺北下，韋龜邨西塢水，南流抵其麓，傾入洞。洞門北向，甚豁，中迴環成潭，潭水際四壁。時久霽溪涸，入無涓流，潭中瀦水，特澄深不可測。潭四週皆石壁無隙。聞其南隙伏水下，大潦從北下擊，洞滿不能容，則躍出於山南崖。門右穿旁竇，南抵潭東，涯上一石，高竇潭旁，上懸洞頂不及尺，若鷓橋；坐廠深潭橋石下，更悠然也。

佛子嶺南巖——門南向。前有石澗，天成若槽，橋橫其上。時澗中無水，卽由澗入洞，洞外高巖，層穹側裂，不能宏拓。北入洞，僅受一人，中甚黑，而光潔類琢磨者。入頗深，卽北洞洩水道，水盛，北洞中滿，水從下反溢出，

激湧勢壯；故洞與澗，皆若磨礪以成云。

佛子嶺西北巖——去佛子嶺西北一里，門東向。韋龜邨西塢水自北來，又西流一澗，分抵此洞前，穴地墜，洞乘水上臨，外門危巖，入可三四丈，輒止。洞南又一隙傾側下，下漸黑，轉西南向，無炬出。聞下與水遇，循水西南炬行，即透出後山。乃知此邨水墜穴，山邊腹，亦與向武百感同也。

琴水巖在城東六里琴水橋北，中支土山東南盡處也。東溪自北來環山東。土山既盡，獨露石山一拳，石參差層沓。山南亦有邨數家。洞在邨西山半，門南向，初入甚窪；下，北進數丈，秉炬踰一隘，西轉，始窅然中高，西透明穴，上垂柱纒紛；當明處平石闊三丈，臥洞底，可攀憩。躋西穴出，則山之西面也。下山，仍轉出山前，騎周玩之。洞前稍下，又東開一洞，門亦南向，邨人以爲積薪寮。北又開二巖，上下立，上者託重巖，苦無徑；下巖多瀦水，然亦不能與前通也。

周泊隘——在城東二十五里，東界石山脊也。隘當脊中，南北崇崖高陞。東踰隘，即遷江境。其東北石山內，爲八寨之羅洪洞；東南石山內，爲馬騰洞。地無居民；皆巨木。

獨山巖——今名砥柱巖——在城南四里。此地有三獨山，皆以旁絕附屬得名：一在溪東岸，與東界石山近；一在此山南五里，障溪而東環之；獨此山高，正當中立，與向武邨岩絕類，省中獨秀，無此峭拔透逸也。巖當山腹，南北

透。南門尤高進，前有巨石，自巖頂分跨而下，界洞門爲兩，正門在東，偏門稍西南，皆有古木虬藤，倒掛其上，每輕風搖曳，香翠欲流。巖中合掌起，高數丈，闊一丈五尺，平通山後者五六丈，南北微眺，衆山無不羅列。出北竅上，飛崖倒覆，又分竅四透，亦北轉通一門，內架閣兩重，上穿圓竅，人下竅行，若透橋出。又闢西向洞一，洞四門相通；小峯乃出此殊幻！惟東而不通。而崖外一門東向，西入深數丈，是又分門立戶者。

小獨山巖——在城東南五里，與砥柱東西夾溪立。自砥柱東望，似此山偏傍東界；自此山西望，又似砥柱偏與西界近；平中望之，兩山去東西界懸絕各等也。山小於砥柱，尖銳特甚，極似一浮屠中立。下亦通一門，石外跨，西邊小隙上，懸崖側峙，平石爲臺。上斗絕處，有洞南向，極深，若能階梯上，亦異境也。遊砥柱日，獨隨一騎浮江，并盡此勝。

砥柱巖西峯水巖——在城南四里，有峯兀突砥柱西，高不及砥柱，暹列倍之，上冒下削，其淋漓痕，巖若黃熟香片側立。南多空裂成門。北麓洞北向，兩崖合掌上並，內深杳，有光，南透，若甚腔响；第洞口瀉水溢兩崖，不能入。策馬渡水，水多亂石，不能前。

堡北巖——在城南十二里巨堡北。堡南去洋渡僅三里。洞門東向，深六丈，後窪下，不能深入。

獨山邨西北水巖——在城南八里大道西。門東向，洞口危石，磊落欹嵌，正倚西山下，中皆然沉黑，竟不得入也。

白崖堡南巖——在城南十六里。由泮渡北岸西溯江，轉入山場，得白崖堡。山南北迴合，又成一洞天。洞在南山上，重門北向，高巖萬仞壁，自堡中仰之，即在目眇末，但無從著足。崖底石脚下插，亦開裂成紋。初鑿數隙，如升重樓，復出望之，始知去洞猶極遠。土人乘炬前導，仍出山口，循南山，東抵南巖，拾級上，得一門，東南向，爲後洞，正對卓筆青獅峯諸洞。洞內東北上躋，甚暗；更北上，益峻；遙見天光中引，愈攀躍以升，得掌大隙。隙隙外，卽關巨門，則上洞下層也。隙隘，不受側身過，祇供俯眺而已。內更上躋透隘出，一洞門岬然，北臨無地；向仰眺莫可及者，今忽躬立其上。此洞最高，前夾崖下陷，假以木橫架補其闕，卽堪托憩，凭翠諸峯也。仍下內隘，再外窺第二層洞，已置爲必不可到，姑以杖從隙中投之，由故道下。抵前遙見天光處，明炬徧燭，洞北崖下得一穴，亟引炬蛇行入。中漸高成峽，數丈後，宛轉東折，又北透數丈，其門北向高裂，巨樹盤根洞中，偃出洞外，爲第三層洞。洞前平石如掌，上下皆危崖，峭懸絕級，上眺層門重疊，出數十仞巔，卽上洞與第二層洞也。稍緩平石而東，峽壁間藤樹蟠絡，乃猿接以登。久之，竟歷第二層外洞，前所投杖巖然在。洞深三丈，高五丈，嵌上下兩洞間，獨不中通，必藉外躋始達，倍覺幽暗。

白崖堡南山下洞——在後洞西三百步。門亦東南向。洞外高巖氤氳；內橫分二道：一西南，一東北，皆下從窟中入，必以炬。西南者，數丈後輒分兩層，下層一井大穴，由井下墜，卽得平峽，西行三丈，又懸峽下墜，得平窟，中

峽窅盤錯，乳柱花萼，垂垂圓絜者千萬計；又白乳蓮花一簇，大徑三尺，細瓣攢合，逆懸洞底，根平貼石懸一線。盤折久之，忽明光一縷透竅出，井口如前，在前井之南矣。又從一層西南入，中石脊高下，屢見下陷，坑窞無底，疑即前所探下層也。深入，亦盤直多乳柱，細若駢枝，團聚每千百枝，惟後營東洞，乳柱多而大，悉作垂龍舞虬狀，比列皆數十丈云。於是從東北進，不五丈，有北嵌竅兩重，俱淺。東向攀崖上，進漸曲，盤錯亦如西洞，深奧少殺耳。

青獅南洞——在城內二十里，西南與上林分界處；路由洋渡過江，東南四里，乃至。其山石峯卓立；洞在山下，開東西二門。東門坦下，門高數丈，闕亦如之，直透山西者三十丈，平拓修整，下闕如砥，幔覆其上，間有石柱，倒拄幔下。洞西垂，又石柱一隊，外自洞口排列，抵洞後西界，別成長樹，從樹內矚外洞，如疏樞縮屬，率幙自蔽。西門特崇峻，下巨石盤疊爲臺，上忽中盤高穹。從臺內眺，已不見前洞頂，祇覺四面層繞，皆雲氣嘘鬱，時有竅穴鈎連，空懸無上處；外眺則西面三岐，卓筆諸詭岫，正近當洞門如供設焉。由臺北下，奧窟中復開平洞一圍，外時巨石爲障，下透中虛，若橋之度空。從此秉炬，北入東轉，穴大而易窮。東從脇隘直入，計其止處，當不下十五丈，已踰外洞半；此下洞最奧處也。出坐臺上，仰視上層，莫一登，不可得。忽見北光墮影，知其外通。陸公令健捷者從山外攀崖索之，久之，其人已穿入其上，呼曰：「速攜炬來，尙可深入。」余從之。乃從西門下循山麓，轉出山

北，南向巖崖。山中有門北向，穿石竇入，俯見諸君酌壺上，其上石砥平度，石端懸空處，復有石柱外列，分聽界戶，故自下望之，纒實不一，內竇旁通也。於是秉炬東入，愈深窅，中闊幾二十丈。東窮，西北轉，得一北向門，而北上，忽倒影遙徹，有峽縱橫駢沓，南北峽一穴高懸，僅納雲日光，道絕升降。更披西北峽上透，得一北向門，愈高，吐納風烟；其北腋尚有餘奧，然所入已不甚遙。乃由其門出，欽綠石寬磴下，下皆削立壁。復從洞中故道，降至懸壺下瞰處，諸君自下呼噪，人人皆以爲仙也。

青獅北洞——在青獅潭北岸。青獅潭者，卽泮渡下流也，江潭深陋，爲擊魚窠窟；乃參府禁沼，吾鄉所不敢入者。北崖亦多竅門，與南洞隔江對。余雨中過此，不及旁搜。又西爲青獅廟。危峯西南來，抵水盡，江至此合流而東，峯絕其灣，愈見岬嶮；廟倚山下，遂極幽闕焉。

後營東山洞，——在城北四十里，卽後營東界石山西麓也，去後營四里。中又界小山一重；山坳中斷處，有尖峯在前，亦曰獨山，則其西麓也。直抵東山下，小石峯一枝西附起，遙見當峯半一門，西向高懸，則西洞後穿別竅，正門尙在南腋間，有兩門，東西列，皆南向。先從西一門入，中平明若堂桌，石柱後列。從其東轉出柱後，下墜小穴，上則垂乳竊窺，圍成齋，極玲瓏縵幻。齋中圓且峻，貯水一池，沉映崖壁，光影上照，紺碧奪目。穿西隙而入，又闢後室，高整與前堂無異，門西向，下臨絕壁，——卽前從塢中遙見高懸者。既乃列炬從東洞門入，門外隘中窪

入數丈，輒巨乳天矯垂下，繽紛不一；底甚平。岐而西，峽東隙，皆不數丈盡。惟直北踰乳隙進，內復寬，稍東折，遇方石中橫，諺號爲「棺材石」。從石東北轉，石坡高下，乳筍參差立。披級北入，復闢一曠巨室，乳柱迴環，闔闔莫測。道應從西北竅入，余誤穿東南腋，仍下方石邊。聞此洞內透甚遐。行至半日，一大溪中貫，上有空明倒影，飛梁渡溪，直出潯江云。余欲挽炬復入，從者恐東炬不給，強余出。計所入，未及十之一也，魂歷已歷諸巖矣。

三層閣——在參府廳事東，陸公所新構，長松迴蔭，羣峯四合。松風亭在署右土山巔，松陰山色，遙接城埤，月夜尤佳絕。余下榻三層閣，幾至忘行。陸公饒余於松風亭，沉醉月中，故以終記。

三里迴圍石峯，中當土山盡處，風氣含和，獨盛於此；土膏腴美，生物茁茂，非他處可及。參署四圍，喬松百餘株，高刺雲霄，大可三人抱，余疑數百年物；考之碑記，植於隆慶初建帥府時，歲踰六十年，其巨如此，爲良區異壤可知。所藝禾稻，特大恆種一郭，長倍之，性柔嘉，亦異庶土所植。鴨大者，重七十兩，方體。粵西鯽魚甚艱，長僅寸，此地有至尺者。木棉樹最高巨，粵西隨處有之，此中尤多，春時花大如木筆，紅色燦然，時有素禽羣啄，四面繞之。竹皆中實，外多刺叢生，最大如吾地虛中者間有之，然無巨者。

予以二十二日下午抵三里，二十四日，乃入謁陸公，爲下榻東閣。自後多雨，無霽日。二十

八日，稍霽，陸公特同予遊韋龜巖。後復雨。至十一年——戊寅——正月十三日，始遊兩獨山巖。十五日，雨中往遊周泊隘；晚酌南樓，觀龍燈甚盛。二十七日，同陸公乃孫——伯恆——遊白崖堡巖洞。二十八日，陸公昆仲至，同遊青獅巖，既乃觀打魚江潭；抵暮歸，臥疴東閣者數日。二月初三日，雨中復往青獅潭觀打魚。先是，張揮使謂青獅巖南雞籠山，亦有大巖，故陸公以騎送予，命張同往，張謂雨中不可入，固阻余，仍冒雨歸。自後予辭陸公行，陸公擇十三日爲期；至是日，始治裝。凡留三里者，五十日。

十三日——午後出東門，度琴水橋，共六里，北向入山，皆東石西土。凡三十三里，抵後營——營在西畔土山頂。

十四日——東遊東巖。出飯於後營。下山北行，兩界山仍東石西土；小水南流兩山中，經後營南，西南墜壑去，卽琴水橋上流也。北八里，土脊自西而東，橫屬兩界中，爲南北分水脊，南入洋渡，北入羅木渡焉。自此而北，昔皆三里民居，今爲八寨賊踞。北二十二里，爲橋藍邨。又十二里，是爲周安鎮，并西南古鵬，北蘇吉，總爲三鎮，界八寨中者也。今古鵬已廢，周安亦僅數家倚溪西，溪東膏腴，俱爲賊踞，不得成鎮矣！

十五日——隨大溪西岸北行。石峯西突路左，峯四面多開穴竅，中空，第高莫能上。北又有荔枝巖，深黑，須炬入；聞中有「荔枝盆」。於是東西界皆石峯，無復土山中間。先北涉一小水，又北涉一澗，——水皆東向入大溪——共四里，小峯當塢立，嵌空多穴；乃下流鎮山，亦如三里之獨山，但南北易位耳。又六里，抵蘇吉鎮，復與土山遇。又十八里，一江西自萬峯石峽中破隘出，東復破萬峯入峽，則都泥江也。刳木小舟二以渡。江闊與太平左江，隆安右江，略相似。兩岸甚峻，江嵌深崖間，所謂北盤江也。土人云自利州那地至此。北渡江，飯羅木堡——堡屬慶遠府。賓州，慶遠，分南北，以此江爲界。堡北有小江，南入都泥。

湖小江三十里，抵高陽站。站西石峯後卽猿窟；其西有彝江，卽羅木渡上流也。

十六日——北二十里，東西南界俱石山。西界石山突東出，曰橫山，乃忻城縣永定司分界處。緣山嘴盤崖北轉，密樹蒙蔽磊石上，上下莫可窺眺。偶瞰路下石潭淵沉，仰見雲障排空，高下隱現，令人愴悅。二十里，至永定司。又西北十六里，踰石山如門，西望擴然，則永順

司接壤，南卽石峯叢合，皆猿窟。北循石山西麓，升降土阜，上多迴環，中窪，如塘如井，俯不見底，水由地行，此其中墜處，一如太平府所見。北七里，歇東峯麓草塘邨。

十七日——北三十里，抵慶遠府之南門。

慶遠郡城——在龍江南。龍江西自懷遠鎮，北懸空山，透石穴出，循北界石山而東，流少殺羅木渡，兩岸森石嶙峋過之。江北石峯聳立曰北山，中爲會仙，東爲青鳥，西爲宜山，又西爲天門拜相山——卽馮京祖墓；皆懸臨江北。中復開場，直北趨天河（縣名）者也。江南卽城。城南五里，石山一支，自西而東，曰南山，中爲龍隱洞山，東爲屏山，西爲火號山，又西爲九龍山；皆蜿蜒郡南，爲來脉。

西竺寺——在郡城西門外；殿宏壯，爲粵西所僅見。南爲香山寺。寺前平地，湧石環列，爲門爲峽，峽峯爲障，甚微而幻。且小峯頂，每有巨樹箕踞，其根籠絡，與石爲一，幹盤曲下覆，極似蘇聞盆玩。寺西一池中亦有石。池西北爲黃文節祠，後有臥龍石，前有龍溪西流焉。

龍隱巖——在郡城南五里，石峯東隅迴環北轉處也。前三門，俱西向；後通山背，亦有三門，俱東南向；其中上下縱橫，無不貫穿。今中道交通處，以巨石壅穴，洞遂分而爲兩。北偏一門，最高敞，前有佛宇。南偏二門，在山腋間，其中門已無路。余先從南門入，遂北透暗穴，反從上層下瞰得之，無從下。仍出南門，攀搜到其處，再携炬入，遂盡其奧曲。

北門——西向高穹，前列佛宇三楹。入數丈，洞稍隘，偏南，遂昏暗。秉炬直東入，又數丈，有岐，在南崖上，攀

木梯以登，南向入，一窪下陷如奔，橫木板以度。又南，西壁下紋一縷，緣崖根臥，鱗脊蜿蜒，似龍形隱起。又南數丈，踰隘，俯石級下墜，下層穴亦開南北塢，南透，則與中門內穴通，已爲石隔斷。遂北透，度二隘，仰其上，卽橫板上渡處。再北，塢隘且窮，遂從橫板竅攀空上。仍北下木梯，直東入，又踰一隘，有歧，亦南去，從之。漸見前竅，流光燁燁，已透山得後門矣。行數丈，抵後門。門東南向，下瞰平嶺，山麓澗一支，環而北，透其腋，前復有石山邊爲塢，別成一洞天。仍北返分歧處，東直入數丈，遇巨石中踞。由北隙側身入，一智井憑空下陷，大三四丈，深如之。懸梯投炬，令一人垂索下，兩人從上援索以登。其人既下，余隨之。東南入一竅，中復有下墜穴，極深隘，一飛鼠驚竄上。從其西南攀崖上，崖內亦智井空陷，燭之，不見底。循其上西南入，穴窮。乃依故徑，直西出前門。

南門——在北洞南二百步山腋間，俗謂之雙門洞。東向入，輒橫裂分南北。南向，忽明透山腹，數丈，出後門，亦後洞最南者。北向，內分兩歧，一北，一東北。余先從直北者，透腋平入，下伏深窟，循其上若履樓道。數丈，北抵透明處，中門西闕在五丈下，此則中門上層也。前列柱垂橋，飛崖下懸，與下洞相隔。隙間俯窺下洞，洞前明竅，不啻堂皇也。上層踰隘北轉，昏黑不能入。乃出南門，索炬於北巖，復入，至分歧東北處，踰石垣下，內寬宏竅，數轉，約二十丈，透出東門，則後洞中門也。門內五丈，有歧東北去，轉西南，不十丈，輒窮。

中門——在南門北數十步，與南門祇隔一崖，上下懸絕，叢箐蔽之，須下而復上，搜剔久之，乃得門。乘炬東入，其後壁頂，卽南來上層也。從其下入峽，峽窮，攀而上，南卽上層北轉處，向所瞰昏黑不能下者，今援側坂可通焉。東直進，又五六丈，穿穴下，爲大石所壅塞；卽北洞交通中斷處也。大抵北洞後通之門一，南洞後通之門二，中洞卽南通南洞上層，北通北洞奧窟。是山東西南三面，皆透達無碍，惟北山不通，而頂有蟒蛇洞，另闢一境云。

蟒蛇洞——在龍隱山北絕頂。蓬山東北麓一里，溪水從兩山峽中，破壁西北來，激空倒影，自成一壑。渡水，共一里，攀崖南上，兩崖如削瓜，突石纍纍。綠之躋，佳木叢蔭，蒙密搖颺。上一里，洞門窅然北向，正與郡城對。前有土山，障溪西北去，環護成塢。門之中，石柱玲瓏疊綴，前浮一臺，東闢洞空朗，多外透竇。東崖窮，南轉，始窅黑，須炬入，數丈，無復旁竅，乃出。仰眺東崖上，復有重竇，攀崖上躋，則外竇甚巨，內竇重綴其上。坐內竇，前對外竇，北竇一圓，恰當其中，照若明鏡。

盧僧洞——在龍隱北洞旁，北數十步卽是。門亦西向，最隘；中闢一室。東北攀隙上，又得一小室。其東北奧垂蓋上懸，下聳圓筭，若人之首——卽指以爲盧僧者也。

九龍潭——在郡城西南五里平岡上，有潭一泓，深杳無底，水常溢流成溪。九龍洞石山在其南。山北有巖北向，前立石屏。由西隙入，內闢巨室，不甚高。後復有石柱一圓，當洞之中。乘炬南入，又得一室，南漸隘。乃出巖西下

，又有一南入峽，甚深隘，乘炬入，深十餘丈而止；底多石丸，色黃，不及向武瑩白。東下，又一覆壁，橫拓平廣，去巖東北四里，石陣排列，自西而東，如插屏，直止於香山寺前；俗稱爲「鐵索繫靈舟」云。又一里，返香山寺。寺僧謂九龍洞甚深，須易數炬；此洞乃丹霞墓，非九龍巖也。

會仙山——在龍江北，南面正臨郡城，渡江半里卽抵巖。山盤巖峻疊，東西南俱無可上，惟北山腋戴受級。道從西麓北向行，抵山西北隅，乃東躋第一層，南岐爲百子巖；第二層，南岐爲雪花洞；岐而北，爲百丈深弁巖；直東上嶺脊南轉，爲絕頂：此會仙西北面勝也。東麓北向上者，直抵絕壁下，最東北隅爲丹流閣；西嶺巖爲東觀；以次漸西爲白龍洞，爲中觀，爲西觀：此會仙東南面勝也。

百子巖——在會仙山西崖半，門西向。入下門三丈餘，梯空上，上復疊爲洞，前門復出下門上。洞雖不遶峻，而是山石質皆青黝，洞石獨赭。南又一洞，與上洞並，復青石爲異。

雪花洞——在會仙山西崖，乃百子上絕頂側。洞西北向，前結菴，奉大士。菴後乘炬入，門少隘，漸進乃崇拓，皆石柱石門；宛轉數曲，內復狹，下石始缺崎，不復平砥。越一小潭，南轉，境遂窮。夜宿洞側壑巖，三面斗臨絕巖，灑氣上接，冲穆萬象。

絕頂——中懸霄漢，江流如帶橫於上。東界青烏山，西界天門拜相山，俱自北而南，左右翼對；宜山則近伏西腋；

以其卑小宜民；則此山巖巖壓衆，可知矣。峯頂有元帝殿，頗巨，無樓者。

探井——在絕頂北，平雪花洞列。道由二天門東北行，忽山頂中陷下，週圍大數十丈，深且百丈，四面皆斫削下嵌，密樹古藤，垂結相虧蔽，俯不見底，獨南面石崖，自山頂直削下。下有洞，北向，高穹上及崖中，中特平遠，夙可歇矚，以洞崖削無片隙，樹皆莫能緣也。崖西北，峯頭橫突石窞中，踞之，正對洞門。旁又有一棋枰石，可憩。余晚停杖雪花洞，至橫突石上，心目俱動。僧謂洞直通山南，穿江底，出南山；恐未必然也。

中觀——在會仙山南崖下。緣石坡上，至此，則危崖削立。洞南向。洞南三百步，得白龍巖。

白龍巖——在中觀東危崖下。洞南向，入門即西行，秉炬，漸轉西北入，愈崇峻；二十丈內，石柱中懸撐洞頂，鑿樞偉麗。後有巨石中亘，四旁愈擴。穿隙入，石柱益繁立。北數丈度隘，又數丈，石壁忽湧起，如蓮下垂，下絕無旁竇，上復深昧，去平地三四丈，不得級。乃出至懸柱處，又東上一岐，入數丈，石柱夾而成門，踰門東下，漸北轉；恐火炬不給，朱竟而返。

東觀——在白龍洞東北二百步。穹巖覆空。門南向。西復有東向洞，巖峻崆峒，西入數丈，忽深坑下墜，上嵌危石，北轉益宏深。蓋下陷窟，透石北轉於下，洞上穹，亦凌石北轉，中皆欹嵌石，橫跨側偃，彼此間阻，故無深入處，一望皆黑而已。是洞乃白龍後洞；前洞東岐未竟處，可通此出云。

丹流閣——在東觀東北二百步，危崖至此，又一折矣。閣西有洞門東向，甚高。洞西入亦數十丈，卽溢，無深入。閣北巖嶺頹墜，北路遂盡此。

西觀——在中觀西三百步危崖上，上下皆石壁懸互。後有洞，亦南向。余至中觀，仰眺不見洞，遂東折；既下山麓，迴眺見之，不及復往矣。聞會仙山西南層上崖，又有仙姑巖，由西南山麓攀躋西，常在西觀上層，雪花百子巖南崖，無正道也。

多靈山——最高巖。其山四時皆春，瑤花仙果，不絕於樹。登其巖，四望無與障者。山在慶遠西南九十里，永順司鄧宗勝之境，乃龍江西南，鄒泥江東北，二江中分脊處也。

予以二月十七抵慶遠郡，稅駕香山寺。日方午，乃抵南山。遊龍隱雙門洞……諸勝，卽宿龍隱菴。

十八日——由山北登螭蛇洞。既下，循南山北，西行二里半，穿山腋南出，循山南，又西一里半，過龍潭；又西一里，渡龍潭北出小溪，南入丹霞墓洞，遂渡龍江。北循會仙巖西麓，東上山，共三里，遊雪花洞。又一里，登絕頂。下宿雪花洞。

十九日——探深井巖。從雪花東坳下，游百子巖。下山，二里，至臥雲閣。攜火遊中觀，東

觀，丹流閣，白龍洞。下午，還香山寺。

二十日至二十五日，日日坐雨寺中。

二十六日——早晴。同僧慧菴往九龍。西南五里，越北流溪，繞丹霞墓洞東麓，南三百步，迺眺丹霞墓山，峯頂有東向巖，玲瓏幻極，無可登道。又東南三百步，抵東峯北麓，路旁皆水坑流貫，路行其上若橋。西有巨楓樹一株，下爲九龍祠，九龍潭在祠南石崖下；水從中北向，經路旁水坑出，丹霞墓洞前平岡潭，乃其下流也。九龍洞山在郡城西南五里，丹霞墓東南，山從丹霞墓山後，繞而東。其北崖有洞，下卽深潭嵌石壁中，一石中橫，東西界潭爲二。西潭南石壁高數丈，下插潭底，潭多巨魚，然水際無穴，穴深入通流處，當沉伏水脚。洞高懸潭上三丈餘，門北向，頗隘，入乃高穹。峽南進，秉炬直入十餘丈，東轉，下雖平，石級屈曲湧起，中環停澇成仙田。東二丈，忽深坑下陷。由坑上南崖，偃僂出坑之東，下平，仙田每每如西，但其上覆石壓乳，人不能舉首，僅披隙透。稍南北分岐，逼仄愈難入。仍西出坑崖上，投炬諦視坑中，下深三丈餘，復開洞，東西透；西洞直入，與上峽等；東洞，則橫拓空闊。坑南崖平覆如棧，惟北則自上直插坑底，坑裂竅，南北闊二丈，東西長三丈，洞

巖懸柱倒蓮，恰下貫坑中，色瑩潔逾衆乳。俯窺久之，恨無梯索得竟奧底也。東三百步，又有巖北向，深十餘丈，在東峯崖過脊處。其九龍西峯高懸洞，在丹霞墓山之東頂，無路上。重崖綴石，逆攀雖險，然石銜競裂，似可援手以發足。乃凌空上躡者數層，從其北得一巖，門東向，前隘峻極，中通一線可尺許。曲折入三丈，內忽穹開，西南轉遂黑。暗中又轉入一小室，似無餘隙，乃出。然非高懸洞也。高懸洞尙在南畔絕崖上，虧蔽不能仰見。稍下，轉崖脚攀隙以升，巖亦東向，然無門，環迴前列，高十丈，覆空若垂天之雲，內壁後層削起，上嵌赭石一區，尤靈幻。連開二門，纍纍上齊雲氣，惜無十丈梯凌空上也。下山，五里，返香山寺。

*松泉按：「然無門……」，集成本作「然東門……」。

二十七日——渡北門大江，登北岸觀音閣，前爲澄碧菴，皆江涯危石，飛突洪流，就之結廬者。又北一里，過雪花洞下。又三里，循西山轉入西塢，北界皆石峯崔嵬，南則土山間之，中有土岡南北屬。踰岡西下，三門巖在北崖之中。乃北抵山下，拾級上，先抵巖東，則石隙縱橫駢沓，皆可深入。前有徑，循崖端而西，其巖中闢，高二丈五尺，深如之，橫拓四丈餘

，外列三石，界門爲四，俱南向，惟中門最巨，東腋一門頗卑伏；稱三門者，舉其大也。西門崖壁莫能前，其上石態更奇。東門穿隙出，卽與東偏縱橫隙並。出巖，東披縱橫隙，亦宛轉三四丈，始闢而大。踰闕東上，前穴通明，另成一境，乃巖外奧室也。透前穴出，石高擎穴前，平齊臺。東又有宛轉小隙，瓣萼連簇紛披，無不畢達。由臺前小隙下，卽前循崖端而西，復從崖端東轉石山嘴，稍入，有洞內闕，亦南向，深數丈，景致幽美。乃出舊道東，近三百步，北望山坳間，巖高懸絕峽上。輒北向攀崖以登，東入巖，巖前皆棕竹翳峽中。洞當轉峽側，上下懸峭，門西南向。入五六丈，遙望西南銳峯，一線直上列洞前，洞兩旁石壁，廉利沓合。洞後透石門入，凡三關三合，中連下透，俱若浮橋架空，思躋其上，竟不得受踵處。及已穿出三橋，中轉寬黑。從左壁摸索上攀東崖，南出三四丈，凌內梁之東，梁背刀削起，趾不得著。梁西亦峻石拄頂，隔別不容西度。又南緣東崖凌中梁，不可度如前。益南凌前崖之東梁，背平整架兩岸間，又圓石尺許，聳立上。遂平行西度梁，北轉入峽門，卽內二梁西端石所界成者。峽內東豁，卽下通梁後西剝，又透入一穴，中皆爲龜，爲門，爲峽，細沙鋪底，平潔如玉，但暗束不能窮深。卽反至前梁西崖半，攀石笋南下，穿石窟出，抵洞中

央矣。出洞，取棕竹數枝。東可百步，一洞裂削崖間，如「丁」字，上橫下豎，門南向。乃北抵崖下石峽間，纍數巨石上。最上一石，高削數丈，無級，下有斗大穴。蛇穿以入，中遂穹然，上高數十丈，外透起，則「丁」字豎裂也。洞內夾壁入，底傾下，北進七八丈，東折，遂昏昧不可詰。出洞，下纍石，循崖東數十步，又入巨峽，門亦南向。北進五六丈，東折入，黑暗中忽有光如星在履底，近索之，復不見。益東二三丈，石板盡處，復燁燁微光動，就視之，一外界石如屏，中細孔僅寸，屈曲透漏不一。下亦有斗大穴可墜。乃懸手下，抵下層，外亦開門，南向，門內距石屏，僅二丈。屏下又橫竅內通，即前所望履底有光處。門外循崖東數丈，又得一南向巖，內不深折，後壁特石竅玲透。巖前崖磴懸絕，不能東，仍西歷前所入洞口，下至山麓。東百步，又一洞南向當北麓，穿入之，則東轉透峽五六丈出，門又東豁者也。聞古城洞在青島山前，東門渡江，三里可至，石壁對夾，中多種蔬者；時日已暮，恐渡舟晚不及濟。返由故道渡龍江，抵香山寺，街鼓發矣。

二十八日——爲多靈山遊。西南十五里，踰土嶺，復與石山遇。又三里，南穿其峽，西循石峯南麓行，二里，爲黃窰邨。邨西石峯前突，曰黃窰山。西二十里，南渡下遷江。共七里，

出土山隘，於是塢遂南北豁，東西兩界皆石山，中有溪北流去。南湖流三里，宿黃邨道人茅中。

*松泉按：「土嶺」，集成本作「上嶺」。

二十九日——黃邨南三里，峯迴塢夾，藤蘿虧蔽，山窮水盡處，蒙密中不知水從何出，但聞潺潺有聲，來自足底耳。從此躡級西上躋坳，共一里，抵都田隘。溪自西南來，抵坳窟下，穿穴東出，即黃邨上流也。南八里，登大歇嶺，始見多靈三峯如筆架，高懸西南二十里外。下嶺，又三里，西由塢中入石山峽，漸轉西北行，爲永順境地，窅絕無人居，石峯離立，色青白成紋，態鬱紆若鏤刻。五里，路右二巖駢啓，門皆南向，東洞在麓，可穿竅東出；西洞須攀石始達。門後透腋北入，凌竇隙以上，轉南出，已在洞門上層矣。下石板砥平，薄逾葉，踐之聲逢逢。南有穴，下俯洞門，猶層樓通牖，但自外望，不覺上洞中虛也。結構絕似會仙百子巖，勝當十倍之。南下山，西北二里，北山麓石崖下覆，橫互如行廊。南一里，路漸降，北望石峯頂，巖穹然東南向，內微透明穴，乃石梁飛架峯頭者。下至壑足，南轉始與溪遇。凡兩渡此溪，南五里，直抵多靈北麓。路左一土山，自多靈天矯下墜。從其南前轉，西

南行一里，下土山，渡溪。其溪自南來，乃多靈以西，石山邨以東夾成之者。抵石山邨東北，山環壑盡，搗入石穴。過溪，北抵山麓，是爲石山邨，乃飯一老人家。望多靈，正當其南。問其上，有廬無居者。遂借鍋於老人，老人攜火曳杖前導。仍渡溪，東南上土山，共二里，越岡得塢，與多靈接阪。老人指余山登山道，別去。始踐土麓東南上，轉東北行，二里，遇土峽最峻。攀之上，抵石崖下，崖峭立。叢木中得石磴，忽聞犬聲，以爲絕巘幸有人，久之不見，但竹捆駢置道旁，蓋他邨竊竹者，聞人至避去耳。於是攀磴上，磴爲墮葉覆積，幾不得級。磴旁壽枋，大至三人抱者甚衆。上一里，得坪，菴倚之，北向，竹匡木几，灑掃具，悉給，二桶尙存斗米，而苔封古竈，人去已久。菴側斷積新竹，炊具甚贍，而水不可得——菴兩旁俱無汲水道。惟東北路，倚草樹伏，循崖甚遠，余從之。半里，果得泉。蓋山頂皆懸崖綴石，獨此腋衆木合翳，水自崖石墜溜不絕，昔人鑿痕接竹，引之以通流供酌。乃攜水返菴，令從人浙米炊。余西南入叢籜中，覓登頂道，初小有路痕，乃竊筭者所踐。竹盡，上皆巨茅沒髻頂，披之不聞隙。里許，踰一西走脊，脊西又旁起一峯，下不能見；至是始陟之。循脊東上，又一里，踰一南走脊，脊南亦旁起一峯；此兩峯卽大歇嶺所望合中峯爲筆架者。

。於是又循脊北上，石崖峻垂，攀石隙乃得移步。直北上一里，凌絕頂，頂孤懸衆石山上，南北逾一丈，東西五丈，惟南面可躋，餘三面皆嵌空不受趾。頂之北，有崖自頂平剖，直墜至菴前石磴下，巨木叢列，翳不可窺，惟遙望四圍，重峯疊嶂盛列。南壑下層坑隔坂，時見有水汪洋，蓋都泥一曲也。土人謂此山四時皆春，花果佳珍，林無素木，然但可採食，懷之輒復迷道。若余所見者，引泉覆石之上，有葉如秋海棠，大倍之，花如秋海棠者，色獨白，不知何種；山頂巨木，皆薔薇綠枝綴花，殷紅鮮耀；又有酸草，莖大逾指，正赤作珊瑚色。眺望久之，仍由故道返菴，餐所炊粥。積薪佛座前，爲長明燈。乃架匡展簟臥。

三月初一日——晨至石山邨，覓勝後山，仰見石崖最高處，洞門穹懸。依小徑抵西峽，以爲將攀崖上躋，顧乃穿腋下，北踰隘，東峯峭立，西崖多懸竅，然蘿蔓叢沓，無可躋。北隨峽出，又通別塢，不能窮。仍轉出邨前，東索溪水所由入，則洞穴伏山坳下，門南向，溪流瀉入之。洞高闊各二丈，深四丈，水至後壁，旁分二門入，昏黑莫可進。洞前石柱當其右，穿柱入，下有石坡尺許，傍流渡入，不煩涉水。柱內西登隙，上復關一龕，底平上穹，亦石柱前列，與水洞並向。出洞，還飯老人家。東北抵黃邨菴前，道人淪茶煮笋以待。乃取所摘多

靈山頂茶芽，潔釜焙之，當吾鄉陽羨最佳茗，香色都無下意。

初二日——別道人。北渡下遷江，東上高四山南阪，踰兩土岡，下塢，有塘一方，瀦水甚清，西北石峯下破澗去，叢木翳之甚遙。又東踰岡，巨塘匯陂間，北墜下分爲兩流，一北入山穴，一東循山嘴，環流黃窰邨前。抵邨，詢觀巖道，道須東經草峽，北出峽口，西轉循山之陰，可得巖。從之，遂東，甫出邨，北望崖壁半穹開洞門，東向高迥，不及攀。二里半，北入草峽。又東北一里，踰石脊西轉，卽黃窰諸峯石山之陰也；山排列西北去，北盡於獨山，而觀巖在其中。循山東麓西北行，凡三里，西南折，至其下，則危崖上覆，下有深潭，水瀦其中，不見所出，惟從巖北隅瀉入巨門，中窅黑，水聲甚沸。蓋水自山南來，溢底出，瀦爲此潭，卽黃窰西巨塘分流入山穴者也。乃一出輒復北入穴，尤異。覆巖之上，垂柱懸旌，紛紜歷亂，後壁石脚，直逆插潭中，上迴旋龜竇，嵌漏不一，俱隔潭不能至。潭東北崖間，神祠倚之，祠後卽潭水北入石門處。門南向甚高，中望崆峒，疑浮筏可進。從神祠東北出平疇，有北趨道，欲從之入郡，旣乃愈北，始知獨山懷遠道也。忽見西山下潭，淵然直逼石崖，崖南開穴，則前北向入門，水又透此出也。計所穿山腹中，亦不甚遙，若溯流入，當可抵水

聲甚沸處。乃東轉半里，前潭水散爲平溪，灑邨南東去。又東北八里，得入郡大道。又五里，路兩旁多智井墜穴，與太平一轍。於是聞水聲淙淙，石壑或斷或連，水走其底，俯瞰底水，所墜不一道，皆不甚巨。東二里，踰岡下，水走石壑底復如前。又三里，抵香山寺，宿焉。——是後余欲西由南丹州入黔，日候騎郡中，至初九日，卒不得騎，遂決意步行。

初十日——晨，飯香山寺，別慧菴，西取南丹道去。二十里，有山中峙兩界石山間，曰獨山，尖峭孤聳，亦獨秀流亞。又西北十里，泉一泓止石窖中；色澄碧。西一巖北向，前大石屏峙門，洞深五丈，後壁皆若蓮花，葉蕊層綴。二里，爲大峒堡。大洞在南山背，堡後南入峽，尙三四里始至洞。——一曰天門洞云。自堡北望之，南峯迴環如玦；入至堡後，又類蓮瓣自裂，可披隙進也。過堡，十里，江流自南而北，江闊半慶遠，乃懷遠鎮南江也。江自荔波縣來，至河池州東境，爲金城江；又南合思恩縣東江，南抵永順司北境，入山穴中，暗伏屈曲數里，東出於泰順里，又東北過此，遂北與北江合，爲龍江焉。渡江，西岸卽爲懷遠鎮。鎮北有北江，自思恩縣總州來。舟溯南江，至懷遠止。北江通小舟，可四日，直達總州。十一日——西北四十五里，抵德勝鎮。

十二日——由鎮北抵北山下，半里，過觀音菴。菴左一洞，南向倚山椒，高五丈，後有石柱中屏，穿東西隙，俱可入。乃東炬從東隙北進數丈，洞遂高拓，多擎天柱諸詭勝。東折數丈，北面光熠熠自上倒影，以爲從此出洞也；及東去，尙有道，更張炬覓之，又五丈止。仍北出望明光趨之，則懸石巉岨，光上透如衆月並升。余將攀石登企，忽平峽繞其左而轉，遂透出一北向門，又在前所望通明下也。出洞，攀叢崖南躋，石葛攢沓，正過通明上穴。南向凌山頂，登玉皇閣稍憩。下山，折磴石崖間，凡數曲下，出過前洞。南去德勝又半里，爲韋家山。從山西麓攀級登，崖懸峽轉，樹倒垂其上，類若乘空。上有別柯，從巖門橫架巨樹杪，合爲一；橫架處枝體穿漏，剏空穴竅，工奪雕鏤。巖門在上下削崖間，門西向，前對樹杪，就隘爲門。門旁卽觀音閣。閣左右皆可入洞，不十丈輒止。大約以凭虛勝，無中通奇竇也。北返德勝鎮，西二里，岐而南，渡一小溪，平原中亂石叢簇，分裂不一，中儲水一泓，澄無片草，石頂各跨樹盤絡，如香山寺石片更稠合，間以潭渚尤奇。潭西一石峽，下與潭通。南一石獨高巨，僧結茅於上，曰蓮花菴，門就石隙，東西北俱小流環之，地較香山幽麗特絕。仍北出大道，又一里，入河池所。

十四日——爲北山遊。出所城北門行平壑，不半里，亂石秀立路隅，爲門爲標，爲屏爲梁，爲芝爲笋，奇美特出，倍巧於蓮花菴香山寺者。又北向陟山，危磴倚雲崖曲折上，一里，抵菴。菴之西，凌削崖去，上下皆絕壁。菴無他奇，惟臨深凭遠，升眺清曠耳。下山，至所城東北，入壽山寺，亂石一區，水縱橫匯其中，石巔構廬三四處，高下散布。西度橋，遇側石一隊，亦南北列，上下有穴如門。穿而西，一菴北向，前匯爲塘，石所擁成者；菴後聳石獨高。憩久之，返所城。

十五日——西南二十三里，宿於馬草塘北邨。

十六日——西南五里，一江自北而南，深嵌危崖間，所謂東江也。西渡江。江闊數丈，深不測，再南下數里，卽與金城江合，入石穴中云。西十五里，又一江自北而南，闊十丈，深與東江並，乃自荔波來者，是爲金城渡。渡北西岸，有水懸崖，平瀉三丈，聲轟如雷，東注大江，則官邨南來水也。渡江西十四里，宿鬼巖邨。

十七日——西北三十三里，抵河池州。

十八日——西十六里，爲南丹境。又三十里。宿巖田邨。

十九日——西十里，水自東北注西南，深不及膝，闊五丈，是爲大江源，發西北山中，南流東轉，至永順界，合東江下流者也。渡江，又十里，至金邨。其地西往錫坑，止十五里；西去南丹州，五十里。

二十日——西北三里，塢底小水自南而北，大道南隨之，錫坑道也。從之，北二里，遂轉爲東西塢，大溪自西來，卽南出爲大江者。於是西溯大溪，二十五里，爲大徐邨。又溯流四里，抵西山下。北轉一里，涉水上西山，望北塢山環壑盡，瀑流從山腋乘空下，高及千尺。粵西皆石山林立，故懸水最艱，今於僻壤得覩此，亦汗漫中一奇觀也。西上一里，瞻顧不能釋。又十三里，稅駕南丹州逆旅。

南丹西三日程，抵巴鷓，西卽泗城州界。銀錫二廠，在南丹東南四十里。其廠有三：曰新州，屬南丹；曰高峯，屬河池州；曰中坑，屬那地州。三地相間，僅二二里。山廠南兩日程，至涯洞，有大江自西而東，爲那地東關二州界。其渡處名河水渡，卽都泥江也。上流來自泗城界，下流東歷永順土司，北五里下石堰，爲羅木渡。

二十四日——候夫南丹者數日，始行。西北四里，石峯復出。湖峽西入，三里，一石中立山峽，高銳殊絕，兩旁危嶂隘夾，益覺崢嶸。又三里，西出夾山關，數家倚北峯下，後削崖如

屏，前接新篁密箐，路行峯竹中。忽北山麓石崖飛架，小水西來，直激崖足，北入石洞中；洞南向，在架石東危崖下。又西北二十里，止蠟北邨。

二十五日——北竟邨峒。四里，有洞在西小山坑中，門東南向，外甚敞，中壁屏立，又闕內門，沉沉不可測。路由東山上，隔塢行，對望之，藤蘿掩蔽，中有水潺潺，出洞門，成澗南流去。又西北二十七里，抵飄縹邨。

二十六日——西六里，北轉，山開東西兩界，東界山自東突西，凡五六峯，西面悉平削下墜，排列而北，若五老西向，澗由中北向去。北六里，東界突山既盡，塢大開，東望一尖峯迥立，中空如合掌，懸架衆峯間，空明下透，合處僅湊徒杠，千尺白雲，正東映危峯脇，可借名「香爐瀑雪」，不復辨爲山爲雲也。自桂林來，所見穿山甚衆，雖高下各奮，若此剜空出雲者，得未曾有。又北十二里，抵銀邨。

二十七日——北五里，爲吧歹邨，乃丹州極北哨。由此西去，兩日程。曰羅猴，爲泗城東北境，都泥上流所經也。吧歹北五里至山界，與貴州「下司」分界處，粵西西北境止此，余粵西遊亦止此。

戊寅三月二十七日——自南丹北鄙吧歹村，易騎入重山中，漸履無人之境。五里，逾山界嶺——南丹下司界——又北，一里，逾石隘，是爲艱坪嶺；其石極嵯峨，其樹極蒙密，其路極崎嶇。黔粵之界，以此而分；南北之水，亦由此而別；然其水亦俱下都泥。則石隘之脊，乃自東而西度，盡於巴鵝之境，而多靈大脊猶在其東也。北下一里，就峽西行，一里，始有田塍。又半里，峽轉北，塢始大開。又北一里，有村在西塢中，曰由彝。此中諸塢，四面皆高，不知水從何出。然由彝村南石壁下，有洞東向，細流自畦中淙淙入，透山西而去，固知大脊猶在東也。至此南丹差騎辭去，由彝人始許夫騎，久乃不至，促久之，止以二夫負擔去。余獨坐其欄，從午至暮，始得騎。西北二里，至山寨，則寨人已送擔，亦前去。乃由其東上嶺，越脊北下，一里，行壑中。又北一里，再越嶺脊，下行峽中。壑圓而峽長，南北向皆有脊中亘，無洩水之隙，而北亘之脊，石齒如鋸，橫鋒豎鏑，莫可投足。時已昏暮，躍馬而下；此騎真堪托死生也！越脊，直墜峽底，逾所上數倍，始知前之圓壑長峽，猶在半山也。峽

底有流從南脊下隘，遂滔滔成流。隨之西向行，共里許，有村在南山麓，擔夫已換去。又騎而西，半里，擔夫又已去。蓋村人恐余止其家，故亟換之行。而又無騎換，騎夫不肯前，余強之暗行。西北半里，有溪自東而西，橫堰其中，左右淵深。由堰上北度，馬蹄得得，險甚。又西轉過一村，半里，由村西而北向逾嶺，始與雙擔同行暗中，呼聲相屬，不辨其爲石爲影也。共二上二下，遂行田塍間。共五里，過一寨，排門入，居人頗盛。半里，復排一門出，又行田塍中。一里半，叩門入舊司，門以內茅舍俱閉，莫爲啓；久之，守一啓戶者，無茅無飯而臥。

上下二司者，卽豐甯司也。顧南界者，分爲下司，與南丹接壤。二司皆楊姓，兄弟也，而不相睦。今上司爲楊柚，強而有制，道路閉治，盜賊屏息。下司爲楊國賢，地亂不能轄，民皆擄掠，三里之內，靡非賊窟；其東有七榜之地，地寬而濕，穉鷺尤甚，其叔楊雲道，聚衆其中爲亂首，人莫敢入。

舊司者，下司昔日司治也，爲上司所破，國賢修居寨上。——寨在南山麓，與舊司南北相對，中隔一場，然亦無奇險也。

二十八日——平明起，雨霏霏下。余令隨夫以鹽易米而炊。余以刺索夫於南寨，國賢避不出

託言與上司不合，不敢發夫，止許護送者兩三人送出境。余飯而待之，送者亦不至。乃屢夫分肩行李，從舊司北向逾嶺行，共三里餘，下至餓鬼橋，有小水自東北注西南，小石梁跨其上，禦人者每每橫行於此。又北二里，逾嶺，已爲上司界。下嶺，二里，有村在西塢，而路東有楓木樹對之。又東北逾嶺，二里，有村在東塢，其前環山爲壑，中窪爲田，村倚東峯，有石崖當村後，路循西嶺，與村隔壟相向。始敢對之息肩。又西北逾嶺，二里，轉而西向行，於是峽大開，南北相向。南山下村居甚稠，北山則大路倚之。西行五里，路復西北逾嶺；蓋此地大山在東北，路俱緣其西南上，雖有升降，然俱上多下少，逶迤以升者也。又西北二里，逾嶺，路北有峯，迴亘層疊，儼若天盤龍髻。崖半有洞，門西向，數十家倚之。路乃北轉，又一里，越其西岡北向。西岡者，大山分支，西突爲盤髻峯，其下橫岡西度者也。西岡之北，山又東西排闔，北望西界山，一圓石高插峯頭，轟然倚天之柱，其北石崖迴沓，卽上司治所托也；東界土山，卽路所循而行者。共北五里，路與西界轟柱對。又北二里，忽山雨大至，擔夫停擔，各牽笠蔽雨，余持傘亦蔽一挑。忽有四人持鏢負弩，懸劍囊矢，自後奔突而至，兩人趨余傘下，一人趨顧僕傘下，一人趨擔夫笠下，皆勇壯兇獍，似避雨，又似

夾持，余甚恐。問余何往，余對以都勻。問余求烟，余對以不用。久之，雨不止，而勢少殺，余曰：『可行矣！』其人亦曰：『可去。』余以爲將同往而前者，乃余行而彼復止，余益知其必非良人，然入其吻而不下咽，其心猶良也。更北半里，轉而西，又一里餘，有營當兩界夾中阜上，壁壘新整。由其下，又西一里，入上司南門，有土垣環遶，門內卽宿鋪。（江西人。自下司至此，居舍中各半土半欄。）時雨過街溼，余乘溼履，遂由街北轉而西，有巨塘匯其內，西築堤爲堰，甃爲馳道甚整。又北半里，直抵團山東麓，北向入一門，有石罅一縷在東麓下，當其盡處，鑿孔如盂，深尺許，可貯水一斗；團上下人，俱以盎候而酌之，謂其水甘冽迥異他水，余酌而嘗之，果不虛也。由此循團麓轉入北峽，峽中居人甚多，皆頭目之爲心膂寄者。又編竹架團於峽中，分行貯粟焉。由北峽西向行，已入團後，有脊自西北連屬於團，乃團之結蒂處也。脊東峽中，有洞倚團麓，其門北向，甚隘而深。有二人將上團，余問：『此洞深否？』云其洞不深，上至團半，有大洞頗深而有水，須以炬入。由下仰眺，團上居舍纍纍，惟司官所居三四層，皆以瓦覆，以堊飾。團險而居整，反出南丹上也。余乃隨其人拾級上團，其級甚峻，而甃鑿開整。踴蹶而上，共半里，折而東，有樓三楹跨路間，乃

圍半之隘關也。洞在中楹之後，前爲樓所蔽，不可見。有男婦各一炊中楹下。二人指余入，遂登圍去。余索炬於炊者，則楹後卽豬欄馬棧。踐之下洞。洞門北向，窪墜而下，下皆汚土，上多滴瀝，不堪駐足，乃復出而下。先是，令一夫隨行，至脊下，不敢登，余乃獨上。然圍上之形，可以外瞭而見，惟此洞爲樓掩，非身至不知也。仍由舊路里餘，返宿舍，則已薄暮矣。炊飯亦熟，遂殮而臥。

上司土官楊柚，由長官而加副總，以「水西」之役也。其地小而與南丹爲仇，互相襲殺，故兩土官各退居圍上。（南丹州治在圍下而居於上；上司則司治俱在上，而環圍而居者，皆其頭目也。）南丹第三弟走荔波，爲莫俄所執；第四弟走上司。至今爲外難，日惴惴焉。

其圍大而大，四面絕壁，惟西北有脊通級而上，路必環旋於下峽，故爲天險。峽中水西南下，合塘中及外峽南北諸流，俱透西南腋中墜去。

*松泉按：「南北諸流」，集成本作「東北諸流」。

二十九日——由上司出南門，仍渡門東小水，溯之東北行。一里，躡土山而上。四里，逾土山西度之脊，其西石峯突兀，至此北盡。逾脊西北行，一里半，嶺頭石脊，復夾成隘門，兩

旁石骨嶙峋。由隘西出，轉而東北下，半里，下抵塢中。又北一里，復越土山西下脊，是爲上司獨山州界。於是下嶺，循東山行，又二里，有村在西山塢中，爲直查村。其處東西兩界皆土山，中開大塢，有水自北來界於塢中，遶直查之東，乃西向破峽去。循東界山溯水北行，又三里，水分二支來，一自西北，一自東北，如「丫」字，會於中支山盡處，西北者較大。路溯東北行，一里半，始渡之。於中支山東麓，得鱧子窰村，乃土官蒙氏之族也。村北溪中皆碎石，時涸時溢。又東渡之，東北上岡頭，共里許，有土環遺址，名曰關上，而無居舍。又東北一里，水盡塢窮，於是躡嶺，其嶺甚峻。三里，北逾其脊，隘中底石如鋪，兩旁有帆立峯，是名雞公關。其脈自獨山州西北，繞州治東南過此，又東南度六寨之東，而下蠻王峯者也。脊西南水，下直查而入都泥；脊東北水，由合江州下荔波而入龍江。從脊東北眺，則崇山蜿蜒，列屏於前，與此山遙對成兩界，中夾大塢，自西北向東南焉。下山，卽轉北行，一里，抵塢。轉東，卽有小水東南下。又東一里，逾陟岡阜，忽有溪自西北注東南，水於此復出爲龍江上流矣。渡溪東上，於是升陟坡壠，東北行塢中。五里，有數家之村，在東北山下。從其前復轉入西峽，北一里，過一脊，始北向下嶺，其下甚深。半里，抵其麓，始

知前所行俱在山上也。又北行塢中一里半，有大溪汪然自西峽層山中出，東注而去，亦由合江州而下荔波思恩者。歷石壑而渡其北，又緣西界支隴北行，五里，爲羊角寨——乃蒙氏之砦也；在西山麓。又北三里，有小水自西坡東注，涉之。又北二里，入獨山州之南隘門。其州無城，一土知州，一明知州。土官蒙姓，所屬皆土人——卽「苗仲」；明官多缺，以經歷署篆，所屬皆客戶。余所主者，江西南昌人黃南溪也；其人忠厚長者；家有樓可棲。蓋是州雖無城，而夾街樓房連屬，俱用瓦蓋，無復茅欄牛圈之陋矣。

獨山土官，昔爲蒙詔。四年前觀燈，爲其子所弑；母趨救，亦弑之。乃託言殺一頭目，讒傷其父，竟無問者。今現爲土官。可恨也！

三十日——平明飯。出獨山州北隘門，西北向循西界山行，六里，有小水亦自西坡東注，涉之。又北二里，北塢漸窮，山脊自東界西度南轉，乃路轉東北，澗中小水北流。渡澗，循東界山腋間東北上，又二里，有水溢路旁石穴間，甚冽；其側有蒙氏修路碑。從此攀石磴東北上嶺，雨大至。一里半，北登嶺隘。是嶺由東南度西北，乃祖山，從其東北，分裂衆枝；其直東而去者，爲黎平平崖之脊；東南分枝而下者，爲荔波羅城之派；西北分枝而下者，度此

稍北，卽西轉南走，而環於獨山之西，度雞公嶺而南，爲蠻王多靈之派。（獨山州南二十里，有山尖起，立於衆山之中，是名獨山，州之所以得名也。）又東北行山峽間，乃下。共二里，有澗自東谷走深崖中，兩崖石壁甚逼，澗嵌其間甚深，架石梁其上，爲深河橋。過橋，復躋崖而上，登嶺而北，有小水自東北瀉石崖而下，涉之。復升嶺，共一里，遂由峽中北行。又二里，乃下，東北行壑中。有村在東山下。由其前少轉西北，共二里，有溪自東北來，渡之。溯其西岸，東北逾嶺，二里，一水自東北來，一水自西北來，東北者較大。於是涉西北水，緣中支山而上，東北三里而登其岡。飯於岡上。乃稍下，又北逾嶺而下夾塢中，共三里，又上。有溪自南峽北向下墜深潭中，潭小而高，此西北小溪之源也。又北逾嶺下，一里半，下度深壑中，有澗自西南峽中來，至此東向西轉，此東北小溪之源也。涉之，西南登嶺，半里而上，循嶺半西南行。二里，過兔場，西出嘉坑關，隨小水西下，由夾中行。五里，兩夾山多石崖突兀，路側有泉湧穴出。又西二里，水墜南峽去，路逾北坳上，有寨在東岡之巔。由其西北度脊，南北俱有窪中墜，環塍爲田，直抵其底，水皆自底西向透石穴者也。又西逾嶺，一里，出隘口，其上石骨稜峭，皆作噓雲裂蕞之勢。又西北下峽中，一里，轉而西

。半里，西出峽，是爲獨山州與胡家司分界。（胡家司卽都勻長官司。）於是山開南北洋，中有大溪自北而南，是爲橫梁。循溪東轉南半里，抵南崖。崖下有賣粉爲餉者，以鹽少許，易而餐之。隨溪南岸西行，道路開整，不復以蜀道爲苦。溪北有崇廟在高樹間；人家田隴，屢屢從斷岸而出。共六里，過塢裏村。又西一里，其水南曲，乃西渡之。從溪西岸南行，半里，爲丐母村。由村前西轉，塢復東西開，而其村重綴岡阜，瓦舍高聳，想亦胡家司之族目也。西二里，其水北曲，復西渡之。又西北一里，其水西曲，又北渡之。從北岸懸崖西行，一里半，有水自西來會，乃麥沖河也。卽溯河西行，二里，入麥沖堡南隘門而宿。是晚，雷雨大作，徹夜不止。

四月初一日——平明起，雨漸止。飯間，聞其西有桃源洞，相去五里，須秉炬深入，中多幡蓋纓絡之物。覓主人導之，不得，曰：『第往關上，可西往也。』遂北向出隘門，溯溪東岸行。忽石壁湧起岸東，勢極危削，溪漱之南，路溯之北，咫尺間，上倚穹崖，下循迅派，神骨俱竦。三里，轉入東塢。其北有小峯立路隅，當麥沖河南下之衝，有巖北向，曰觀音洞。又北半里，曰麥沖關。問所謂桃源洞者，正在其直西大峯之半，相望不出四里外。關之東有

真武閣，南向正與觀音洞門對。乃停行李於閣中，覓火炬於僧，將往探之，途遇一老者，曰：『此洞相去不遠，但溪水方漲，湍急不可渡，雖有導者，不能爲力，而况漫試乎？』余乃廢然而返。取行李西南越而下，抵河東岸，溯之北，共一里，有溪自西北山腋來，路從東北山腋上，遂與麥沖河別。當坡路潦跡間，有泉汎汎從下溢起，孔大如指，以指探之，皆沙土隨指而溷，指去而復溢成孔，乃氣機所動，而水隨之，非有定穴也。一里，轉上後峽，遂向東入。又一里，峽更東去，路復從北峽上，其處石峯嶙峋，度脊甚隘。越隘北下塢中，被壘盈塢，小麥青青蕎麥熟，粉花翠浪，從此遂不作粵西蕪態——（粵西獨不藝麥）。脊東西亂水交流，猶俱下麥沖者。又東一里，轉而北，有塢南北開洋，其底甚平，犁而爲田，（此處已用牛耕，不若六寨以南之用「概槌」矣。）波耕水耨，盈盈其間。水皆從崖坡瀉下，而不見有滄澹之跡。二里，有村頗盛，倚西峯下，曰普林堡。又北一里，逾嶺而上石峯，復度峽而下，轉而東，平行石嶺間。一里，東下，盤窩中有小石峯，圓如阜，盤托而出，路從之。經窩東入峽，一里，復北向升嶺。一里，遂逾土脊之上。此脊當爲老龍之幹，西自大小平伐來，東過谷蒙包陽之間，又東過此，東南抵獨山州北，又東爲黎平平崖之脊，而東抵興安，

南轉分水龍王廟者也。越脊北下，峽壁甚隘。一里，下行峽中，有水透西南峽來入，北隨峽去，渡之，傍澗西涯行。有歧路溯水西南峽，則包陽道，通平浪平洲六洞者也。隨水東北行峽中，又三里，轉而東，其峽漸開，有村在南山間，曰下石堡。又北二里，過一巨石橋，澗從橋下西北墜深峽中而去，路別之。東北逾嶺，升降二重，又二里，越嶺下，則東南山塢大開，大溪自西北破峽出，湯湯東去，是曰大馬尾河，以暴漲難渡。由溪南循山崖東行，溪流直搗崖足。一里，東抵堡前，觀諸渡者，水湧平胸，不勝望洋之恐。坐久之，乃解衣泗水而渡，從北岸東向行，水從東南峽去，別之。乃東北逾嶺而下，共三里，東渡小馬尾河。復東北升嶺，一里半，越嶺脊東下。一里半，出山峽，山乃大開，成南北塢，東西兩界，列山環之，大河湯湯流其間。自北而南，溯溪西岸，循西界山北行，一里，路旁即有水自西峽東向入溪，涉之。又北二里，有石梁跨一西來溪上，度之。從梁端循峽西入，是爲胡家司，卽都勻長官司也，以名同本郡，故別以姓稱。又北一里，有村在西山崖上，曰黃家司，乃其副也。又北行田塍間，五里，度西橋。又北半里，入小西門，是爲都勻郡城。宿逆旅。主人家爲沈姓，亦江西人。

初二日——晨起，作書投都勻司尊張——勉行，四川人——乃散步東入郡堂，堂乃西向蟒山者。又東上東山麓，謁聖廟。見有讀書廡東者，問南皋鄒總憲成都時遺跡，曰有書院在東門內。問郡志，其友歸取以示，甚略而不詳；——即大小馬尾之水，不書其發源，并不書其所注，其他可知。載郡八景，俱八寸三分帽子，非此地確然特出之奇也。此地西門大溪上有新架石梁，壘石爲九門，甚整，橫跨洪流，乃不取此，何耶？

*松泉按：「司尊」，葉氏本作「四尊」。

都勻郡城，東倚東山，西瞰大溪，有高岡自東山西盤，而下臨溪壑；溪自北來，西轉而環其東。城闕亘岡上，南北各一門，西有大小二門，東門偏於山之南，城後環東山之巔。其上有樓，可以舒眺。

郡西對蟒山，爲一郡最高之峯，郡治文廟俱向之。其南峯旁巒，有梵宇在其上，須拾級五里而上。以飯後雨作，不及登。謂之「蟒」者，以峯頭有石脊，蜿蜒如巨蛇。今志改爲龍山。

九龍洞，在城東十里。按一統志，有都勻洞，在都勻長官司東十里，前門北向，後門南向，當即此洞。今志稱爲仙人洞二，下注云：「一在城東，一在城西；」殊覺憤憤！*

水府廟，在城北夢遇山；大溪南下橫其前，一小溪西自蟒山北直東來注。下有白衣關，倚巖懸危壁上，凭臨不測。

上有梵音洞，西向爲門。洞無他致，止云其中有石佛自土中出者爲異耳。

* 松泉按：「鱗山」，集成本作「東山」。

初三日——下午，自都勻起身，二十里，文德，宿。

初四日——三十里，麻哈州。又十里，乾溪，宿。

初五日——十里，麻哈大堡。又十里，乾壩哨。又十五里，平越衛。

初六日——歇平越。

初七日——宿店。

初八日——雇貴州夫，行，至崖頭宿。

初九日——新添，飯；至楊寶，宿。

初十日——龍里，歇。

十一日——二十里，至鼓角。三十里，至貴州。

十二日——止貴州，遊古佛洞。

十三日——止貴州，寓吳慎所家。

十四日——晨飯於吳。遂出司南門，度西溪橋，西南向行，五里，有溪自西谷來，東注入南大溪，有石梁跨其上，曰太子橋。（此橋謂因建文帝得名；然何以「太子」云也？）橋下水，湧流兩崖石間，衝突甚急，南來大溪所不及也。度橋，湖南來大溪，又西南三里，有一山南橫如列屏於前，大溪由其東腋北出，路從其西腋南進。又南行峽間，二里，歷東山之嘴，曰吧堰塘。其西南有雙峯駢起，其東即屏列山之側也。又三里，過雙駢東麓而出其南，漸聞溪聲遙沸，東望屏列之山，南進成峽，溪形復自南來搗峽去，即出其東北腋之上流矣。第路循西界山椒，溪沿東界峯麓，溯行而猶未覲面耳。又南二里，始見東溪汪然；有村在東峯之下，曰水邊寨。又南三里，曰大水溝，有一二家在路側，前有樹可憩焉。又南，漸升土阜，遂東與大溪隔。已從嶺上平行，五里，北望雙駢，又三分成筆架形矣。南行土山峽中，又一里，出峽，稍折而東，則大溪自西南峽中來，至此東轉，抵東峯下，乃折而北去，有九鞏巨石梁，南北架溪上，是爲華犵狓橋。乃飯於橋南鋪肆中。遂南向循東峯之西而行，皆從土坂升陟，路坦而寬。九里，見路出中岡，路東水既東北墜峽下，路西水復西北注坑去，心異之。稍下岡頭，則路東密箐迴環，有一家當其中，其門西臨大道，有三四人憩石畔，因倚杖同

態。則此岡已爲南北分水之脊矣。蓋東西兩界，俱層峯排闥，而此岡中橫其間爲過脈，不峻而坦，其南卽水南下矣。是云獨木嶺——或曰頭目嶺；昔金筑司在西界尖峯下，而此爲頭目所守處。從嶺南下，依東界石山行，五里，復升土嶺，漸轉東南。嶺頭有一窪中墜。從其東又南向而上，共二里，乃下。一里，則有溪自西北峽中出，至此東轉，石梁跨之，是爲青崖橋。水從橋下東抵東界山，乃東南注壑去，經定番州而南下泗城界，入都泥江者也。於是又出嶺南矣。度橋而南，半里，入青崖城之北門。其城新建，舊紆而東，今折其東隅，而西就尖峯之上。城中頗有瓦樓閣閣焉。是日，晴霽竟日，夜月復皎。

青崖屯，屬貴州前衛，而地則屬順州所轄；北去貴五十里，南去定番州三十五里，東北去龍里六十里，西南去廣順州五十里。有溪自西北老龍脊發源，環城北東流南轉。是貴省南部要害。今添設總兵駐扎其內。

十五日——味爽，出青崖南門，由岐西向入山峽——南遵大路，爲定番州道——五里，折而南。又西南歷坡阜，共五里，有村在路北山下，曰翁樓，木樹蒙密，小水南流。從其西入山峽，兩山密樹深箐，與貴陽四面童山迥異——自入貴省，山皆童然無木，而貴陽尤甚。西北入峽，三里，遂西上陟嶺。一里，逾嶺西下。半里，有泉出路旁土中，其冷徹骨，南下瀉壑

去。又西下半里，有澗自北峽來，橫木橋於上，其水南流去，路西度之。復北上嶺，一里，逾脊西，有泉淙淙，隨現隨伏。西北行兩山夾中，夾底平窪，犁而爲田，而中不見水。又西北半里，抵西脊，脊東復有泉淙淙，亦隨現隨隱。蓋此中南北兩界，俱穹峯，而東西各亘橫脊，脊中水皆中墜，不見窪底，故窪底反燥而不澗。越西脊而下，西北二里，路北有懸泉一縷，自山脊界石而下，路南忽有泉聲淙淙成澗，想透穴而出者。半里，轉而西行。又半里，得一村，在北山下，曰馬鈴寨。路由寨前西向行，忽見路南澗已成大溪，隨之西。半里，又有大溪自西峽來，二溪相遇，遂合而東南注壑去。此水經定番州，與青崖之水合而下都泥者也。於是溯西來大溪之北岸，又西向行，二里，爲水車壩。壩北有土司盧姓者，倚廬北峯下。壩南有場在阜間，川人結茅場側，爲居停焉。壩乃自然石灘橫截，澗水飛突其上，而上流又有巨木橋，架溪南北，其溪乃西自廣順來。（廣順卽金筑安撫司，乃萬歷二十五年改爲州，添設流官。）由溪北岸溯流入，爲廣順州道；由溪南岸逾嶺上，爲白雲山道；隨溪東南下，爲定番州道。乃飯於川人旅肆，送火錢，辭不受。遂西南一里，逾嶺。又行嶺夾中一里半，乃循山南轉，半里，又東轉入峽。半里，峽窮，乃東南攀隘上，其陰蘿木蒙密，石骨逼人。

。半里，逾其上，又東南下，截壑而過。半里，復東南上，其嶺峻石密叢，更甚焉。半里，又逾嶺南下，隨塢南行。一里，是爲八壘。其中東西皆山，南北成壑，亦有深坎，墜成胥井，而南北皆高，水不旁泄者也。直抵壑南，則有峯橫截壑口，西駢隘如闕，東聯脊成嶺。乃東向陟嶺上，一里，逾其脊，是爲永豐莊北嶺，卽白雲山西南度脊也。乃南向下山，又成東西塢。有村在南山下，與北嶺對，是爲永豐莊。從塢中東向行，二里，得石磴北崖上，遂北向而登。半里，轉而西，半里，又折而北；皆密樹深叢，石級迤邐；有巨杉二株，夾立磴旁，大合三人抱，西一株爲火傷其頂，乃建文君所手植也。再折而西，半里，爲白雲寺，則建文君所開山也。前後架閣兩重，有泉一坎，在後閣前檻下，是爲跪勺泉，下北通閣下石竅，不盈不涸；取者必伏而勺，故名曰「跪」；乃神龍所供建文君者。中通龍潭，時有雙金鯉出沒云。由閣西再北上，半里，爲流米洞，洞懸山頂危崖間，其門南向，深僅丈餘，後有石龕，可傍爲榻；其右有小穴，爲米所從出，流以供帝者，而今無矣！左有峽高迸，而上透明窗，中架橫板，猶云建文帝所遺者；皆神其跡者所託也。洞前凭臨諸峯，翠浪千層，環擁迴伏，遠近皆出足下。洞左構閣，祀建文帝遺像，（閣名「潛龍勝蹟」；像昔在佛閣，今移置此

。乃巡方使胡平運所建。前瞰遙山，右翼米洞，而不掩洞門，其後卽山之絕頂。逾而北，開坪甚敞，皆層篁聳木，虧蔽日月，列徑分區，結靜廬數處，而南京井當其中，石脊平伏巔頭，中裂一隙，南北橫不及三尺，東西闊約五尺，深尺許，南北通竅不可測；停水其間，清冽異常，而不減不溢；靜室僧置瓢勺之。余初至，見有巨魚戲水面，見人掉入竅去，波湧紋激，半晌乃定。穴小魚大，水停峯頂，亦一異也。以其側有南京僧結廬住靜，故以南京名；今易老僧，乃北京者，而泉名猶仍其舊也。是日下午，抵白雲菴。主僧自然供餐後，卽導余登潛龍閣，憩流米洞。命閣中僧導余北逾脊，觀南京井。北京老僧迎客坐，廬前藝地種蔬，有蓬蒿菜，黃花滿畦，鶯粟花殷紅千葉，簇朵甚巨而密，豐豔不減丹藥也。四望喬木環翳，如在深壑，不知爲衆山之頂，幽曠交擅，亦山中一勝絕處也！對談久之，薄暮乃返，自然已候於菴西。復具滄啜茗，移坐菴後石壁下。是日，自晨至暮，清朗映徹，無片翳之滓；至晚，陰雲四合，不能於羣玉峯頭，逢瑤池夜月，爲之悵然！

十六日——夜聞風雨聲，抵曉，則夙雨霏霏，余爲之遲起。飯後，坐小窗待霽。欲往探龍潭，零雨不休。再飯乃行，仍從潛龍閣北逾嶺，至南京井，從岐東北入深箐中，聳木重崖，上

下窈渺，穿巖透碧，非復人世。共五里，則西崖自峯頂下嵌，深墜成峽，中窪停水，淵然深碧，陷石脚而入，不縮不盈，真萬古潛淵，千峯闕壑也！其峽南北約五丈，東西約丈五，東崖低陷空下者約三丈，西崖聳陷空下者十數丈，水中深不可測，而南透穴彌深。蓋穿山透腹，一峯中涵，直西南透爲南京井，東南透爲跪勺泉者也。崖上喬幹密枝，漫空籠翠。又東北攀崖，東南度壑，皆窈渺之極。壑東有遺茅一龕，度木橋而入，爲兩年前匡廬僧住靜處，今茅空人去。將度木披之，而山雨大作，循舊徑返。深靄間，落翠紛紛，衣履沾透。再過南京井，入北僧龕，僧鑰扉往白雲，惟雨中鶯粟，脈脈對人，空山嬌豔，宛然桃花洞口逢也！還逾潛龍閣，自然已來候閣旁。遂下菴，淪茗炙衣。晚飡後，雨少霽，復令徒導，由菴東登嶺角，循之而北，一里，出其東隅，近山皆伏其下，遙山則青崖以來，自龍里南下之支也。稍北，下深木中，度石隙而上，得一靜室，其室三楹，東向寥廓，室前就石爲臺，綴以野花，室中編竹繚戶，明潔可愛。其處高懸萬木之上，下瞰箐篁叢疊，如韭畦沓沓，隔以懸崖，間以坑塹，可望而不可陟，故取道必迂從白雲；蓋與潛龍閣後北坪諸靜室，取道皆然，更無他登之捷徑也。此室曠而不雜，幽而不闕，峻而不逼，呼吸通帝座，寤寐絕人寰，洵棲真之勝

處也！靜主號啓本，滇人，與一徒同棲；而北坪則獨一老僧也。白雲之後，共十靜廬，因安氏亂，各出山去，惟此兩廬有棲者。十二廬旁，各有坎泉供勺。因知此山之頂，皆中空醞水，停而不流，又一奇也。晚返白雲，暮雨復至。自然供茗爐旁，篝燈夜話，半晌乃臥。十七日——晨起，已霽，而寒悄頗甚。先是重夾猶寒，余以爲陰風所致，有日常解，至是則日色皎然，而寒氣如故，始知此中夏不廢燼，良有以耳。

白雲山初名螺擁山；以建文君望白雲而登，爲開山之祖，遂以白雲名之。一統志有螺擁之名，謂山形如「螺擁」，而不載建文遺跡，時猶諱言之也。土人訛其名爲羅勇。今山下有羅勇寨。土人居羅勇，而不知其爲螺擁；土人知白雲，而不知即螺擁山；僻地無徵，滄桑轉盼如此！

白雲山西，爲永豐莊北嶺，即余來所逾嶺也；東則自滇僧靜室而下，即東隴頽然，下對青崖，皆爲絕壑；前則與南_山夾而成塢，即余來北上登級處也；後則從山頂窮極窈渺，北抵龍潭，下爲後塢，即余來時所經嶺南之八壩者也；此其近址也。其遠者：東抵青崖，四十五里；西抵廣順，三十里；東南由蒼貴抵定番州，三十里；北抵水車壩，十五里。

白雲山中，有元色白色諸猿，每六六成行，輪朝寺下——據僧言如此，余早晚止聞其聲。又有菌甚美，大者出龍潭

後深俯仆水間，玉質花映，盤染徑尺，卽「天花菜」也。——又有小者，名「八擔柴」，土人呼爲「茅棗」，雲南甚多。

自青崖而西，有司如之流，其西又有馬鈴寨東溪，其西又有水車壩西溪，皆南流合於定番，而皆自石洞湧出。至白，白雲南，又有蒼貴鑼鼓洞水，及撒崖水，皆爲白雲山腹下流，皆東合於定番州。其南又有水埠龍，——在白雲南三十里，有仙人洞；其北五里，又有金銀洞，白牛崖——其上流亦自洞湧出，而南注於都泥江；則此間水，無非洞出者矣。

東望山脊蜿蜒，自龍里西南分支南下，迴繞如屏，直抵酒城界，此卽障都泥而南趨者。其山迴環而東，中圍丹平州諸司，卽蔘沖橫梁諸水，南透六洞而下都泥，以此支環之也。

老龍之脊，自廣順北，東度上寨嶺東，過頭日嶺，又東北過龍里之南，又東過貴定縣西南，又東過新添衛之梯才寨，乃東南轉，環蟒山之南，東過爲普林北嶺，又東南抵獨山州北，乃東趨黎平南境，而東度沙泥北嶺，以抵興安界。

貴州東三里爲油壘，其水西流。西十里，爲聖泉北嶺，其水東流。北十五里，爲老鴉關，其水南流爲山宅溪。南三十里，爲驛狹橋，其水北流。四面之水，南最大而西次之，北穿城中又次之，東爲最微，俱合於城南薛家洞，

東經襄陽橋，東北抵望風巖，從其東又稍北入老黃山東峽，乃東搗重峽而去；當與水橋諸水，同下烏江者也。

十八日——辭自然師下山，一里半，抵山麓西。一里半，有數家在南麓，爲永豐莊，皆白雲寺中佃戶也。由其前西向尖峯峽中去，是爲廣順州道；由其前西去南轉，是爲定番州道；由其前北向逾嶺，是爲土地關道。先是，自然爲余策所從，曰由廣順安順西出普定，其道近，而兩順之間，（廣順知州栢兆福，欲歸臨清；安順土知州，近爲總府禁獄中。）苗蠻伏莽可慮；不若西北由東基出平壩，抵普安，多行四十里，而地僻苗馴，可免意外。余思由兩順亦須三日行，走平壩，路迂而行多，亦三日可達普安，遂不西行而北逾嶺，其嶺卽白雲山之西垂也。共一里，越其北，有塢東北向，東南界，卽白雲後龍潭之後；西北界，卽南嶺所環，轉北而東屬於龍潭東峯之下者。其中平塢一壑，南北長二里，水亦中窪下墜，兩旁多犁爲田，是名八壘。北竟塢中，乃北逾石嶺，共半里，下。北度獨木橋，有塢自東北向西南，是爲乾溝，橫渡之。北上半里，是爲土地關。下關，半里，鑿石坎停細流一盂，曰「一碗水」，行者以口就而啜之。又西向一里半，出峽。由其北循山東北轉，爲水車壩道；由其西截塢直行，一里半，有村在北山下，是爲谷精。從村西轉，又截塢而下，一里，轉入山峽，有溪自西

南而北，即從北峽轉而東去，是水車壩之上流也；其流自廣順州東北老龍南谷來者。渡之，又西越山坡，旋下，沂西來小流入，其流東注南來大溪，即同之直向東去，路溯溪南，山峽逼仄，時攀石上下。二里餘，乃西渡此水。從其北西向，又半里，其北削崖高穹，有洞上綴，其門南向，遂從其下西逾坳，坳間石骨稜厲，逼屬南山，迴視前溪在其下，不知從何而出，當亦透穴之流也。先是，自然謂余此間如馬鈴堡諸水，多從山穴出，即水車壩水亦流自穴中者，不知即指此水，抑謂南來大溪也？逾坳西稍下，約一里，有路交爲十字，其南北皆從山嶺上下，有石磴透迤，乃廣順達貴省道也。其東西，即逾坳而西下峽中者。從峽西下，半里，又聞水聲潺潺，有水深自坑底東注坳下，信乎即坳東透穴之水矣。溯之，山塢復開，有村在西山下，是爲東基下寨。從其前轉而東北，則下寨山之北突也。循之，一里，又西北轉，則西界山純削爲石，而東界則土脊迤邐。又北二里，有村當北岡之上，是爲東基上寨。寨中懸小支盡處，皆瓦房鱗次，非他苗寨所及。由寨西北向半里，有泉飛流注腋間，由寨東而出，寨當其中，小支左右，皆崇岡峻峽，寨後復環一塢，良疇層倚焉，皆此泉之所潤，而透於東坳之下者也。蜿蜒上躋者一里，從嶺上復北逾頂者半里，下至塢中，望北峯夾立甚高，

其下有塢自西北來者，卽上寨後注腋之水，從水車塢而南去者也；其下有塢向東北墜者，卽塢中東分之水，從華犴猪橋而北出者也。其塢甚平，中犂爲田。從田塍北上，又東北升嶺，半里，逾峯頭而飯。於是北望遙山，開伏數里外，石峯屏列，俱不能與此山並峻矣。北下甚坦，半里，路分兩岐：一從東北行者，從黃泥堡天生橋而達省；一從西北行者，爲野鴨塘出平塢道。遂從西北下山，一里，抵山下，沿坡陀西行，漸有小水，俱從東北去。二里，復溯水入峽。一里，復陟嶺而上。又二里，遂西過野鴨塘。有堡數十家，在南山下，其前有塘澗水，直逼北山，然東西皆高，不知從何而洩：卽所謂野鴨塘是也。邊堡前西南行，半里，望西北山崖間，有洞高穹，其前隴復有洞伏於下。乃呼擔夫少停行李路隅，余獨從西嶺橫陟之。半里，遂陟下洞之上，隴不甚高，然四面皆懸削不可下。復稍西下山麓東向行，遂得下洞，洞門南向，門中稍窪；其左透崖東出，另闢一門，門東北向，其後旋壑下陷，四面寬圓，雖窪而不闢。旣上，遂透東門而出。稍下，從峽中西陟上洞，洞門東向，前有壘石爲垣，後亦中窪而下，然不甚深。其上懸崖雖高，中扃之玲瓏，乳柱之夭矯，反不若下洞也。旣出，復從峽中下，轉前隴之嘴而西，又經下洞前，則前麓皆水草沮洳，東與野塘相連，而此卽其

上流也。忽聞水聲潺潺，自下洞前石根透出，歷沮洳之塢，而東瀦於野塘者也。又從西嶺下，半里，仍抵路隅，呼擔與顧奴，遂西緣山坳行，西望三峯攢列，外又有峯遶之，心以爲異。又西四里，有寨在南山下。又繞其前，循之左轉，西南半里，又逾一坳，於是西行峽中。其峽南北兩界，排闥而前，北卽所望三峯攢列者，但在其內，下望反不可見；南則有崖高削，上有一石倒垂，石色獨白，而狀如羊，是爲羊弔崖；——逾坳至此，又一里矣。——其北崖中斷，忽露頂上之峯，盤穹矗豎，是爲唐帽山；蓋卽前望三峯，至是又轉形變象耳。按志，唐帽在省城南八十里，天生橋在金筑司北三十里。今天生橋在唐帽東北三十里，是天生橋去省反近，而唐帽反遠，不知當時何以分界也？自然言建文君先駐唐帽，後駐白雲；志言其處可以避兵；亦幽闕之區矣。又西一里餘，有峽南向，是爲豬槽堡。路直西逾小脊而下，三里，則塢開南北，路交十字於中，乃橫截之，渡一小水。半里，有堡在西山上，曰柳家堡。又北半里，又有堡在北隴上。於是循其右，復西上嶺，一里，將及嶺坳，有泉淙淙自土穴出，其色乳白，渾而不清。逾嶺下，共二里，復塢開南北，仍橫截之。有澗在塢中，其水甚小，瀦而不流，似亦北去者。又西一里，復上嶺。其嶺，南北石峯駢夾，中通一坳，甚逼。

一里，越坳而西，見西壑中堰水滿坡，始以爲東出，而實不流之波也。循之，又西一里，則大塢擴然西去，陂堰橫障而北。又北循之，有村在北山之嘴，曰狗場堡，乃湯吏部之佃苗也。村西平疇一塢，爲膏腴之壤。欲投之宿，村人弗納，曰西去二里，有村，亦湯氏佃丁，其中可宿。乃復西循平疇北隴行，一里餘，有石峯界平塢中，削骨擎空，亦獨秀之峭而險者。透北峽而西，又半里，復得一村，入叩之，其人閉戶遁去。又西得一堡，強入其中，茅茨陋甚，而臥處與猪畜同穢。蓋此地皆苗，熟者雖爲佃丁，而習甚鄙，令人反憶土蠻竹欄，爲上乘耳。

十九日——味爽，促苗起作飯，忽擔人亦呼之，余心以爲異，謂從來懶不肯起，今何以人呼亦呼也？蓋此人名王貴，爲靖州太陽坪人。先自三里抵藍湖，彼同數人自後尾至，告曰：『余儕欲往慶遠，苦此路不通，迂路又太遠；聞參府以兵送行，故特來附帶。』余憐而納之，途中卽以供應共給之。及抵慶遠，彼已去。及遊南山，復遇之，遂日日來候余，願隨往滇中。余思自慶抵南丹，有夫可送，至貴州界，恐無負擔，欲納其一人，因與之約曰：『余此地尙無所用汝，然旣隨余，亦每日予工價一分；若遇負擔處，每日與工價三分半。』彼欲以二

人從，後聞其儕在南山洞中以絮塞牧牛童子口，余心疑之，而王貴來言，誘童子非伊，乃同行者，彼已另居於慶，已請獨從。後至麻哈，遂漸傲慢，以斃傷予足。及抵貴州，見余欲另覓夫，復作悔過狀，甚堪憐，余復用之。至是早起，忽不見，觀余所藏路費，亦竟竊之去矣！自余行蠻洞中，以數金藏鹽筒中，不意日久爲彼所窺，乃不失於蠻烟虺毒之區，而失之就坦遵途之日，徒有悵悵而已！既明，擔夫竊貲已去，無可奈何，求苗子送出平壩。不及三十里，索價甚貴，已而竟遁去，不肯出。蓋苗習素不送客。予求之他苗，其人曰：『彼好意宿汝，奈何以擔累之？須自負去。二三里抵九家堡，卽有送者。』遍求之，其語皆然。余無可奈何，飯而束擔，與顧僕共抬而前行，由狗場西苗堡，截塢堰南過。一里，逾嶺西下，又過一苗堡，益轉而南。又逾一嶺，半里，乃由嶺頭從歧路北向入塢，路小山寂。又一里，乃西向下。半里，有溪汪然自南而北，始爲脊北第一流，乃北合洛陽橋下水，東經威清而下烏江者。溪上舊有石橋，已圯。其東半涉水而渡；其西半是爲九家堡，乃苗之熟者也。至是，已近午矣。始雇得一夫，擔而行。復西北上隴，六里，有村在西山下，曰二家堡。從其東盤山嘴而北，北界山遠闊曠然，直東遙見高峯在四十里外者，卽志所云馬鞍山，威清之山也。路

復循南山之北，西向入峽，二里，出峽，有村在南山下，曰江清。其處山塢大開，平曠中拓，東有石峯離立，卽與南山夾而爲所從之峽者也。由村東北向抵二石峯下，其峯兀突，南面削崖廻裂，而無深洞；西面有洞在峯半，其門西向。亟令苗子停擔峯下，余先探其南面，無巖可入，惟西南峯下，細流汨汨，向麓下竅中出。遂從其上躋入洞，洞頂甚平，間有乳柱下垂，若帷帶飄搖。其內分爲三層，外層卽洞門之前，曠若堂皇，中有圓石，如堆旋而成者；四五丈之內，卽陷空而下；其下亦平整圓拓，深約丈五，而大倍之；從其上下瞰，亦頗光明。蓋洞門之光，旣從上倒下，而其底北裂成隙，亦透明於外，似可換入而未及也。是爲下層。下層之東，其上復深入成洞，與外層對，第爲下陷所隔，不能竟達。由外層南壁攀崖而上，東透入腋，列柱如門，頗覺幽暗，而玲瓏嵌空，詭態百出。披竅北下，遂達中層，則外層之光，仍中射而入。其內千柱繽紛，萬竅靈幻。左入甚深，而窈窕莫窮。前臨下層，如在樓閣，亦貴筮中所僅見者。方攀陟不能去，而苗夫在下呼促不已，乃出洞而下。從洞前北行，升陟騰隴二里，有大溪自西而東，溯之西行，有橋十餘鞏，橫跨其上，是爲洛陽橋，乃新構而成者。橋下流甚大，自安順州北流至此，曲而東注威清，又北合陸廣，志所謂的澄河是矣。

。度橋北，又溯流而西，抵水之北來東折處，遂從歧北向溯小溪行，始由溪東，已涉堰由溪西，已復西北逾岡，五里，抵銅鼓山。其處山塢南關，北界石峯聳立，皆有洞，或高或下，隨峯而出；西界則遙山自北而南，蜿蜒如屏，連裂三洞，其門皆東向，而南偏者最高敞，其前有數十家當其下，卽銅鼓寨也。是洞名銅鼓洞。按志，銅鼓山在威清西四十五里，以方隅道里計之，似卽此山；然其地去平壩僅五里，不平壩而威清，何也？其洞高懸峻裂，內入不甚深，而前多突聳之石，環牖分門，反覺窈窕。其右重壁之上，圓穴一規，北向高穹，攀崖登之，其中上盤空頂，下墜深窅，土人架木鋪竹爲墊，儼然層閣。頂東另透明窗。窅內復有穴自下層出入。土人置扉穴前，晚則驅牛馬數十頭藏其中。正巖之後，有裂竅西南入，滴瀝垂其內不絕。漸轉漸隘而暗，似向無入者，乃出。時有一老者候余洞前，余欲并探北偏中洞，老者曰：『北洞淺，不足觀。有南洞在高崖上，且大路所由，可一登之。』乃循洞麓西轉，不數十步，則峯南果有洞出崖端，其門南向，其下依崖而居者，猶環之爲廬。乃從廬後躋級上，洞門懸嵌彌高，前壘石爲垣，若雉堞形，內深五丈餘，而無懸突之石，擴然高朗；其後窪陷而下者，一二丈，然俱面陽而燥；土人置廩盈其間。其左腋裂竅北下，漸下，漸狹而卑

。土人曰與東洞通，想卽垂瀝不絕處也。亦以黑暗不暇入。時願僕與苗子擔前行已久，余恐其不之待，遂下山。循麓西上，半里，逾坳，則願僕與苗夫猶待於此。其坳當西界蜿蜒屏列之中，脊不甚高，而石骨稜稜，兩旁駢峙甚逼。過隘，西下塢中窪，其西復有坳環屬，蓋南北夾起危峯，而東西又兩脊如屬垣。窪中有小水，牧者浸牛滿其中。度窪，半里，又逾脊西下，約一里，有岐，直下西塢者，通平壩南上之道；循嶺北越嶺角者，爲往平壩道。乃西北上嶺者一里，逾嶺角而北；又北下者一里，又逾嶺西北一里，與大道值。循大道稍北，遂西度田塍，共半里，逾小橋，入平壩東門。半里，轉而南，乃停擔肆中。是晚，覓得安莊夫。市小鯽佐酒。時方過午，坐肆樓作記。

平壩在東西兩山夾間，而城倚西山麓。城不甚雄峻，而中街市人頗集，魚肉不覓。出西門數里，有聖泉，亦時涸時溢，以迂道不及往。

二十日——早餐，隨擔夫出平壩南門，循西山麓南行，二里，有石坊當道，其南叢山橫列，小溪向東峽去。路轉西峽入，三里，又隨峽南轉。又二里，上石子嶺；逾嶺，爲石子哨。又七里，過水橋屯。又五里，爲中火鋪。又二里，西上坳，從坳夾行。一里，爲楊家關。又西

三里，爲王家堡。乃南轉，四里，爲石佛洞。洞門西向，不深，有九石佛，甚古。（其處西抵大茅河，爲安會界，約五十里。）又南五里，平塢間水分南北流，是爲老龍過脊。又南五里，爲頭鋪。又南二里，西入山坳，逾之。出其西，又南行三里，過一堡。又二里，上隴，入普定北門。一岐自東北來者，爲廣順道；一岐自西北來者，爲大茅河諸關隘道。普定城垣峻整，街衢宏闊。南半里，有橋；又南半里，有層樓跨街，市集甚盛。

二十一日——出南門，西南行，十五里，爲楊家橋，有堡爲楊橋堡。又南十里，爲中火鋪。又南一里，抵龍潭山下，轉入西峽。西八里，有哨。轉南七里，爲龍井鋪。又南七里，過啞泉。大路從東南下山，繞山南入安莊東門；小路越嶺西而南下，度小橋，抵安莊西門。安莊後倚北峯，前瞰南隴，而無南北門，惟東西兩門出入。西門外多客肆，余乃入憩焉。遂入西門，遇伍徐二衛舍，爲言此間爲安邦彥所荼毒，殘害獨慘，人人恨不洗其穴；然以天兵臨之，蕩平甚易，而部院朱獨主撫，以致天討不行，而叛逆不戢。今正月終，猶以衆窺三汊河，以有備而退。三汊河者，去安莊西五十里，一水西北自烏撒，一水西南自老山中，合併東北行，故曰三汊。東經大茅，陸廣，烏江，與安會爲天塹者，惟此；今設總兵官駐其地。時朱

總督已斃，與尸還越。而按君馮士晉，爲四川人，余離貴省日，亦親臨陸廣，巡歷三汊，將由安莊抵安南。伍君曰：「按君此行，亦將巡察要害，分布士卒，爲勦除之計，非與朱爲比者。」不識然否？

普定衛城內卽安順府所駐。余先聞安順止土知州，而宦籍有知府，節推，蓋是始知所駐在普定也。

安莊衛城內卽鎮甯州所駐。其公署在南城內段公祠之東，（段公，名時盛。天啓四年，任鎮甯道。雲南普名勝叛，騷阿迷州，段統兵征之，死於難，故州人立祠祀之，而招魂葬於望水亭之西。今普名勝之子，猶據阿迷州。）湫敝殊甚。庭有古杉四株，大合兩人抱，豈亦國初之遺耶？

安莊衛城內卽水甯州所駐。考統志，三衛，三州，舊各有分地，「衛」俱在北，「州」俱在南。今「州」「衛」同城，欲以文轄武，實借武衛文也。但各州之地，俱半銷衛屯，半論苗孽，似非當時金甌無缺矣。

三衛之西，爲水西所善，其東又諸苗雜隸，惟中一道通行耳！

二十二日——五鼓，大雨達旦。余少憩逆旅。下午，霽。獨南遵大路，一里，逾嶺，由岐東下。半里，入雙明洞。此處山皆迴環成窪，水皆下透穴地。將抵洞，忽塢中下裂成坑，闊三尺，長三丈，深丈餘，水從其東底溢出，卽從其下北去，溢穴之處，其上皆環塢爲田，水盈

而不滲，亦一奇也。從此西轉，則北山遂南削爲崖，西山亦削崖北屬之，崖環西北二面，如城半規。先抵北崖下，崖根忽下嵌成洞，其中貯水一塘，淵碧深泓，卽外自裂坑中，潛透而匯之者。從崖外稍西，卽有一石，自崖頂南跨而下，其頂與崖並起，而下闕爲門，高闊約俱丈五，是爲東門。透門而西，其內北崖愈穹，西崖之環竒而屬者亦愈合。西山之南，復分土山一支，掉臂而前，與東門外崖，夾坑而峙。昔有結高垣，壘石址，架閣於上，北與東門崖對，以補東向之隙，而今廢矣！由東門又數十步，抵西崖下，其崖自南山北屬於北崖，上皆削壁危合，下則中闕而西通，高闊俱三倍於東門，是爲西門；此洞外之雙明也。一門而中透已奇，兩門而交映尤異。其西門之外山，復四環成窪，高若列城。水自東門外崖，北淵泓間，又透石根，溢出西門之東，其聲淙淙；從西門北崖，又透穴西出；門之東西，皆有小石梁跨之，以入北洞。水由橋下西行環窪中，又透西山之下而去。西門之下，東映重門，北環墜壑，南倚南山，石壁氤氳，結爲龕牖，置觀音大士像焉。由其後透穴南入，石竅玲瓏，小而不擴，深可十餘丈而止。此門下南壁之奇也。北接北崖，石屏中峙，與南壁夾而爲門；屏後，則北山中空盤壑，極其宏峻；屏之左右，皆有小石梁以分達之；屏下水環石壑，盤旋如帶

：此門下北壁之奇也。北壁一屏，南界爲門，北界爲洞，洞門南臨，此屏中若樹塞，遂東西亦分兩門，南向；水自東門下溢穴而出，漱屏根而入，則循屏東而架爲東橋，而東門臨之；又溢穴出西門下，循屏西而架爲西橋，而西門臨之：此又洞內之雙明也。先從西門度橋入，洞頂高十餘丈，四旁平覆如幄，而當門獨旋頂一規，圓盤而起，儼若寶蓋中穹。其下有石臺，中高而承之；上有兩圓窪，大如洞鼓，以石擊之，分清濁聲，土人以爲一鐘一鼓云。洞西北盤亘，亦多垂柱裂隙，俱迴環不深。東南裂隙下，高迥亦如西門，而掩映彌深，水流其前，潏洄作態，崆峒清冷，各極其趣。遂逾東橋，仍出西門下，由其前南向而上，直躋崖根，復有洞東向，高闊俱三丈，而深十丈。洞後北轉，遂上穹而黑，然不甚深矣。洞中乾朗，有僧棲之，而中置金仙像。乃叩僧索筆攜炬，同下窮西門大士後小穴，并錄壁間詩。返寓，已暮。

二十三日——雇短夫，遵大道南行。二里，從隴頭東望雙明西巖，其下猶透明而東也。洞中水西出流壑中，從大道下復入山麓，再透再入，凡三穿巖腹，而後注於大溪。蓋是中窪壑，皆四面山環，水必透穴也。又南逾阜，四升降，共四里，有堡在南山嶺頭。路從北嶺轉而西

下，又二里，有草坊當路，路左有茅鋪一家。又西下，升陟隴壑，共七里，得聚落一塢，曰白水鋪，已爲中火鋪矣。又西二里，遙聞水聲轟轟，從隴隙北望，忽有水自東北山腋瀉崖而下，搗入重淵，但見其上橫白闊數丈，翻空湧雪，而不見其下截，蓋爲對崖所隔也。復逾阜下，半里，遂臨其下流，隨之湯湯西去。還望東北懸流，恨不能一抵其下。擔夫曰：『是爲白水河；前有懸墜處，比此更深。』余恨不一當其境，心猶慊慊。隨流半里，有巨石橋架水上，是爲白虹橋。其橋南北橫跨，下關三門，而水流甚闊，每數丈，輒從溪底翻崖噴雪，滿溪皆如白鷺羣飛，白水之名不誣矣。度橋北，又隨溪西行，半里，忽隴箐虧蔽，復聞聲如雷，余意又奇境至矣。透隴隙南顧，則路左一溪懸搗，萬練飛空，溪上石如蓮葉下覆，中剜三門，水由葉上漫頂而下，如絞綃萬幅，橫罩門外，直下者不可以丈數計，搗珠崩玉，飛沫反湧，如烟霧騰空，勢甚雄厲，所謂「珠簾鈎不捲，匹練掛遙峯」，俱不足以擬其壯也。蓋余所見瀑布，高峻數倍者有之，而從無此闊而大者。但從其上側身下瞰，不免神悚。擔夫曰：『前有望水亭，可憩也。』瞻其亭，猶在對崖之上。遂從其側西南下，復度峽南上，共一里餘，躋西崖之巔，其亭乃覆茅所爲，蓋昔望水亭舊址，今以按君道經，恐其停眺，故編茅爲

之耳。其處正面揖飛流，奔騰噴薄之狀，令人可望而不可卽也。停憩久之，從亭南西轉，澗乃環山轉峽東南去。路乃循崖石級西南下，又升陟隴壑四里，西上入塢，有聚落一區，在東山下，曰雞公背。土人指其東南峯上，有洞西北向，外門如豎，而內可容衆，有「雞公」焉，以形似名也。其洞東透前山，而此塢在其後，故曰背。余聞之，乃賈勇先登，冀一入其內。比登，祇有一道西南上，隨之迤邐攀躋，竟無旁岐。已一里，登嶺頭矣，是爲雞公嶺。坳中有佛宇。問洞何在，僧指在山下村南，已越之而上矣。擔夫亦至，遂逾嶺西向下。半里，抵壑中。又半里，有堡在南隴，曰太華哨。又西上嶺，逾而西。又一里，乃迤邐西南下，甚深。始望見西界遙峯，自北而南，屏立如障，與此東界爲夾，互相頽頽，中有溪流，亦自北而南，下嵌壑底。望之而下，一下三里，從橋西度，是爲關嶺橋。越橋，卽西向拾級上，其上甚峻。二里，有觀音閣當道左，閣下甃石池一方，泉自其西透穴而出，平流池中，溢而東下，是爲馬跑泉，乃關索之遺跡也。閣南道右，亦有泉出穴中，是爲啞泉，人不得而嘗焉。余勺馬跑，甘冽次於惠，而高山得此，故自奇也。但與啞泉相去不數步，何良楛之異如此？由閣南越一亭，又西上者二里，遂陟嶺脊，是爲關索嶺。索爲關公子，隨蜀丞相諸葛南征，

開關蠻道至此。有廟，肇自國初，而大於王靖遠，至今祀典不廢。越嶺西下，一里，有大堡在平塢中，曰關嶺鋪，乃關嶺守禦所所在也。計其地，猶在山頂，雖下，未及三之一也。至纔過午，夫辭去，余憩肆中。

二十四日——晨起，以乏夫爲慮。忽有駝騎至，尙餘其一，遂倩之，議至交水。以筐囊裝馬上，令之先行，余飯而後往。西南七里，上北斗嶺。一里，西逾其脊。有亭跨其上，西望崇山列翠，又自北屏列而南，與東界復頽頽成夾，夾中亦有小水南去。從嶺西下，二里，抵夾塢中，有聚落倚其麓，是爲北斗鋪。（關嶺爲中界高山，而北斗乃其西陲；雞公嶺爲東界高山，而太華乃其西陲；二界高嶺，愈西愈高。）由鋪西截塢橫度，二里，乃西向拾級上。迤邐峯頭，五里，逾一坳，東眺關嶺，已在足底。有坊跨道，曰「安普封疆」，是爲安莊哨。（自關嶺爲鎮甯永甯分界，而安莊衛之屯，直抵盤江，皆犬牙相錯，非截然各判者。）又西上峯峽中，三里，崖木漸合，曰安籠鋪——又永甯屬。按志，有安籠箐山，安籠箐關，想此卽。問所謂安籠守禦所，土人云在安南東南三日程，此屬普州，又非此矣。按此地，在昔爲安氏西南盡境，故今猶有安莊，安籠，安順，安南諸名。蓋安氏之地，昔以盤江爲西塹，而今以

三汊爲界；三汊以南，盤江以東，爲中國奮武衛者，僅此耳！由鋪西更南上一里，逾嶺稍下，有塢中窪。又西半里，則重峯夾坑，下墜北去。盤嶺側西度坑坳；半里，復拾級上，二里，有菴跨道，是爲象鼻嶺。由其西度脊，甚狹，南北俱削壁，下而成坑，其上闊僅五六尺，如度堵。又宛轉北躋，再過一脊，共二里，陟嶺頭，則此界最高處也。東瞰關嶺，西俯盤江以西，兩界山俱屏列於下，如「川」字分行而擁之者。嶺西又盤塢爲坪，結城其間，是爲查城，卽所謂鼎站也。（有查城驛，屬安南。鼎站爲西界高山，而白雲寺乃其西陲，亦愈西愈高。）乃望之西北下，共二里半，而稅駕逆旅趙店（江西人）。時駝騎猶放牧中塗。余小酌肆中，入觀於城，而返憩肆間。

其地爲盤江以東，老龍第一枝南分之脊；第二枝爲關嶺，第三枝爲雞公背。三枝南下，形如「川」字，而西枝最高，然其去俱不甚長，不過各盡於都泥江以北；其界都泥江北而走多巖者，又從新添東南，分支下都勻南，環獨山州北而西，又東南度鷓鴣關而下者也。

其地東南爲募役長官司（李姓），東北爲贊頂長官司（羅姓），西北爲沙營長官司。（沙姓。時沙土官初故其妻，卽狼岱土酋之妹，耶岱率衆攻之，人民俱奔走於鼎站。）沙營東北爲狼岱土酋，東北與水西接界，與安寧表裏爲亂。

，攻掠隣境，上官惟加銜餌之，不敢一問也。

按是嶺最高，西爲查城，東爲安籠，皆絕頂迴環而成塢者，在衆山之上也。一統志，永甯之安籠，正指此。普安之安籠千戶所，在安南東南三日程者，卽與廣西之安籠長官司接界，乃田州白隘所由之道。在普安，安籠千戶所，當作安隆，與廣西同稱，不當作安籠，與永甯相混也。

鼎站之峽，從東北向西南，其東南卽大山之脊，而查城倚其西北，亦開一峽而去，乃沙營土司道也。其泉源亦自東北脊下，穿站街而西，南墜峽底，西南峽脊，亦環接無隙，遂從其底穿山腹西去，當西注盤江者矣。

二

二十五日——晨起，自鼎站西南行一里餘，有崖在路右，上下各有洞，洞門俱東南向，而上洞尤空闊，以高不及登。路左壑泉已成澗。隨之南，半里，山迴壑盡，脊當其前，路乃上躋，水則自其下入穴。盤折二里，逾坳脊，是爲梅子關。越關而西，路左有峽，復墜坑而下，東西徑一里，而西復迴環連脊。路循其上，平行而西，復逾脊，始下陟。二里，又盤塢中山西南轉；二里，復西北上；一里，是爲黃土壩。蓋鼎站之嶺，至此中降，又與西嶺對峙成峽

，有土山中突而連屬之，其南北皆墜峽下，中踞若壩然；其云黃土壩者以此。有數家倚西山而當其坳，設巡司以稽察焉。又上逾嶺脊，共五里，爲白雲寺。於是遂西南下，迤邐四里，途中負擔絡繹，車騎相望，則臨安道母忠，以欽取入京也。司道無欽取之例，其牌如此，當必有說。按母，川人，本鄉薦，豈果有卓異特達聖聰耶？然聞阿迷之僭據未復，而「與昇」之紛紜實繁，其才與操，似俱可議也。又至塢底，西北上，一里，爲新鋪。由鋪西稍逾嶺頭，遂直垂垂下。五里，過白基觀，觀前奉真武，後奉西方聖人，中頗整潔。時尙未午，駝騎方放牧在後，余乃入後殿就淨几，以所攜紙墨，記連日所遊，蓋以店肆雜沓，不若此之浮而幽也。僧檀波，甚解人意，時時以茶蔬米粥供。下午，有象過，二大二小，停寺前久之。象奴下飲，瀕去，象輒跪後二足，又跪前二足伏而候升。旣而駝騎亦過，余芳草記甚酣，不暇同往。又久之，雷聲殷殷，天色以雲幕而暗；辭檀波，以少禮酬之，固辭不受。初余以爲去盤江止五里耳，至是而知駝騎所期舊城，尙在盤江上五里。亟爲前趨，乃西向直下三里，有枯澗自東而西，新構小石梁跨之，曰利濟橋。越橋，度湖南，又西下半里，則盤江沸然，自北南注，其峽不闊而甚深，其流渾濁如黃河而甚急；萬山之中，衆流皆清，而此獨濁，不知

何故。（余三見此流：一在武宣，入柳江，亦甚濁；一在三鎮北羅木渡，則清；一在此，復濁。想清乃涸時也？）循江東岸南行，半里，抵盤江橋，橋以鐵索東西屬兩岸上爲經，以木板橫鋪之爲緯。東西兩岸，相距不十五丈，而高且三十丈，水奔騰於下，其深又不可測；初以舟渡，多漂溺之患；壘石爲橋，亦多不能成。崇禎四年，今布政朱——名家民，雲南人——時爲廉憲，命安普遊擊李芳先——四川人——以大鐵練維兩岸，練數十條，鋪板兩重，其厚僅八寸，闊八尺餘，望之飄渺，然踐之則屹然不動，日過牛馬千百羣，皆負重而趨者。橋兩旁又高維鐵練爲欄，復以細練經緯爲紋。兩岸之端，各有石獅二座，高三四尺，欄練俱自獅口出。東西又各跨巨坊，其東者，題曰「天塹雲航」，督部朱公所標也；其西者，題曰「□□□□」，傅宗龍——時爲監軍御史——所標也。傅又豎穹碑，題曰小葛橋，謂諸葛武侯以鐵爲瀾滄橋，數千百載，乃復有此，故云。余按渡瀾滄爲□□，乃漢武故事，而瀾滄亦無鐵橋，鐵橋故址在麗江，亦非諸葛所成者。橋兩端，碑刻祠宇甚盛。時暮雨大至，不及細觀。度橋西，已入新城門內矣。左轉瞰橋爲大願寺；西北循崖上，則新城所環也。自建橋後，增城置所，爲鎖鑰之要云。聞舊城尙在巔頭五里。急冒雨踞蹶躋級而登，一里半，出北門。又

北行半里，轉而西，逶迤而上者二里，雨乃漸霽。（新城內所上者峻，城外所上者坦。）西逾坳循石峯北轉，又半里，則舊城懸嶺後岡頭矣。入東門，內有總府鎮焉。其署與店舍無異。早晚發號用喇叭，聲亦不揚，金鼓之聲無有也。（青崖總兵姓班，三汶總兵姓商，此間總兵姓胡。添設雖多，而勢不尊矣。）是夜，宿張齋公家，軍人也。

*松泉按：「輿昇」，葉氏本作「輿扛」。

二十六日——駝馬前發，余飯而出舊城西門，始俱西南行。從嶺塢升降，五里，有一二家在南隴下，爲保定鋪。從其側西上嶺，漸陟隆崇。三里，忽有水自嶺峽下。循峽而上，峽中始多田廛，蓋就水而成者，——時已插蒔矣。又上二里，是爲涼水營。由營西復從山塢逶迤而上，漸上漸峻。又五里，遇駝馬方收，余先發。將逾坳，坐坳下石間少憩，望所謂海馬嶂者，欲以形似求之。忽有人自坳出負罌汲水，由余前走向南岐去，余先是望南崖迴削有異，而未見其岐，至是亟隨之。抵崖下，則穹然巨洞，其門北向，其內陷空而下，甚宏。其人入汲於石隙間，隨處而是，皆自洞頂淙淙散空下墜，土人少鑿坯承之。水從洞左懸頂下者最盛，下有石臺承之。臺之側，鑿以貯汲者。洞從右下者最深，內可容數百人，而光明不闕；然俱

無旁隙別竅，若堵牆而成者也。出洞，仍由舊路出大道，登坳，卽海馬嶂，有真武閣跨坳間。余入憩閣間，取筆楮記游，而駝馬已前去。久之，乃行。其內卽爲海馬鋪，去城十里矣。其處北兩日半程，爲小米馬場，有堡城，下臨盤江，隔江卽水西地；南兩日程爲乖場河，水漲難渡，卽出鉛之所也。又西循南嶺而行，見其塢皆北向墜，然多中窪而外橫互者。連西又稍上二平脊，共三里，則北度而蝨者，其峯甚高，是爲廣山。其上李芳先新結浮屠，爲文曲星，蓋安南城東最高之巔也。又西二里，爲茶菴。其北有山，欹突可畏，作負嵎之勢者，舊名歪山，今改名威山；余望之有異，而亟於趨城，遂遵大路而西。又三里，復逾一阜。又二里，稅駕於安南城之東關外逆旅陳貢士家。

二十七日——駝馬已發，余乃飯。問知城東五里，由茶菴而北，有威山，山間有洞，從東透西；又有水洞，其中積水甚深，其前正瞰衛城；遙指其處，雖在山巔，然甚近也。乃同顧僕循昨來道，五里，東抵茶菴，遂由岐北向入山。一里，抵山左腋，則威山之脈，自北突而南，南聳而北伏，南削而北垂，東西皆亘崖斜巖而南上，從南麓復起一小峯，亦如之。入東峽，又一里，直抵山後，則與東峯過脊處也。由脊北下，甚深而路蕪；由脊西轉，循山北峯之

半西行，路蕪而磴在；循之行，則北塢靈霧從塢中起，瀾漫北峯，咫尺不可見，而南面威山之北，惟行處猶朗，而巔亦漸爲所籠。西行半里，磴乃南上。拾級而登者半里，則峯之北面，全爲霧籠矣。乃轉東北上，則東崖斜竊之上也。石脊甚狹，由東北上西南，如攀龍尾而升。復見東南峯外，澄霄麗日，遙山如靛，全所行之西北，則瀾淪如海，峯上峯下，皆入混沌。若以此脊爲界者。蓋脊之東南，風所從來，故夙靈淨捲；脊之西北，風爲脊障，毒霧遂得倚爲窟穴。予夙願一北眺盤江從來處，而每爲峯掩，至是適登北嶺，而又爲霧掩，造化根株，其不容人窺測如此！攀脊半里，有洞在頂崖之下，其門東向，上如合掌，稍窪而下，底寬四五丈，中有佛龕僧榻，遺飯猶存，而僧不知何往。兩旁頗有氤氳之龜。其後直透，而西門乃漸狹而低，亦尖如合掌。其門西徑山腹而出，約七丈餘，前後通望而下不見者，以其高也。出後門，上下俱削崖疊石，路緣崖西南去，十餘丈，復有洞西向，門高不及丈，而底甚平，深與闊各二丈，而洞後石縷繽紛，不深而幻。置佛座其中，而前建虛堂，已圯不能存。其前直瞰衛城，若垂址可及。偶霧氣一吞，忽漫無所睹；不意海市蜃樓，又在山阿城郭也。然此特洞外者也。山洞左旁竅東向入，其門漸隘而黑，攀石闕上，其中坎珂欹嵌，窪竇不一，

皆貯水滿中而不外溢，洞頂滴瀝，下注水池，如雜珮繁絃，鏗鏘遠近。洞內漸轉東北，勢似宏深淵墜。既水池高下，無可著足，而無火炬遙燭，惟從黑暗中聽其遙響而已。余所見水洞頗多，而獨此高懸衆峯之頂，又澹而不流，無一滴外洩，向所望以爲獨石凌空，而孰意其中乃函水之具耶？出洞，仍循崖而北，入明洞後門，抵前洞，從僧榻之左，有旁龜可登，攀而上之，則有隙西透，若窗而岐爲兩。其後復有洞門西向，在崖路之上，其門頗敞，第透隙處雙樞逼仄，祇可外窺，不能穿之以出耳。先是，余入前洞，見崖間有鐫「三明洞」三字者，從洞中直眺，但見前後，而不知旁觀，更有此異也。下洞，由舊路三里，出茶菴，適按君馮士俊以專巡至；從來直指巡方，不逾關嶺盤江，馮以特命再任，故歷關隘至此耳。時旌旗穿關逾坳，瞻眺之空山生色。第隨其後抵安南，不免徒騎雜沓，五里之程，久乃得至。乃飲於陳氏肆中。遂入東門，西抵衛前，轉南而出南門，南向行嶺峽間，共平上二里，有脊自西北度東南，度處東平爲塍，西忽墜坑深下，有小水自坑中唧唧出，路隨之西，循北崖下墜，卽所謂烏鳴關也，（烏鳴關在安南衛）土人呼爲老鴉關。西向直下一里，有茶菴跨路隅，飛泉夾灑道間，卽前唧唧細流，至此而奔騰矣。菴下崖環峽仄，極傾陷之勢。又曲折下，半里，泉

溢澗道，有穹碑，題曰「甘泉勝蹟」。其旁舊亦有亭，已廢，而遺址豐碑尚在。言嘉靖間有僧施茶膳衆，山嶺下汲泉甚艱，一日疏地得之，是言泉從僧發者。余憶甘泉之名，舊志有之，而唧唧細流，實溢於嶺上，或僧疏引至此，不爲無功；若神之如錫卓龍移，則不然也。又拾級西南下，一里，下抵峽口，循西崖之足，轉而西行，北則石崖排空，突兀上壓；南則墜壑下盤，坵埴縱橫，皆犁爲田。雖升降已多，猶平行山半也。又西半里，有泉自北崖裂隙間，宛轉下注，路經其前，爲架橋橫度，泉落於橋內，復從橋下瀉峽去。坐橋上仰觀之，崖隙欹曲，泉如從雲葉間墮出，或隱或現，又瀑布一變格也。循崖又西，迤邐平上，兩過南度之脊，漸轉西北，共五里，爲烏鳴鋪。復西北下峽間，一里餘，有小水，一自東峽來，一自北峽來，各有石梁跨之，合於路左而東南去。度兩石橋，又西南上嶺，一里，從嶺頭過一哨，有數十家夾道。又從嶺上循北界大山西向行，其南復平墜成壑，下盤錯爲田甚深，其南遙山與北界環列者，聳如展屏，而北角獨尖豎而起，環此壑而東度，土脊一支，遙屬於北界大山，所過嶺頭夾哨處，正其北屬之脊也。余先是從海馬嶂西，卽遙從嶺隙見西峯繚繞，而此峯獨方頂，迥出如屏，問騎夫：「江西坡卽此峯否？」對曰：「尙在南。」余望其勦入處反在

北，心惑之，至是始知其卽東向分支之脊，路雖對之行，而西坡實在其北。循北嶺升降曲折，皆在峯半行。又西北二里，西南二里，直墜坡而下者二里，緣嶺西轉者一里，是爲納溪鋪。蓋在北崖南墜之下，雖所下已多，而猶然土山之脊也。由鋪西望，則東西山又分兩界，有水經其中，第此兩界，俱支盤隴錯，不若關嶺之截然屏夾也。復西南下一里半，有水從東崖墜坑而出，西懸細若馬尾。從其北，路亦墜崖而下。又二里餘，抵塢中，巨橋三門，跨兩隴間，水從東一門湧而北出，其西二門，皆下平爲田，豈水涸時耶？其水自西南諸峽中各趨於橋之南，墜峽而下，經橋下北注而出於盤江上流；其納溪之名以此耶？度橋，復西北上嶺，是爲江西坡，以嶺在溪之西也。路從夾岡中透壁盤旋而上，一里，出來，復拾級上。一里，得茅菴，在坡之半。又北上拾級，半里，抵嶺頭，其北有峯夾塢，尙高，東望納溪鋪之綴東崖者，高下正與此等。於是又西向平陟嶺間，二里，挾南峯轉，循其西，又西向行，半里，則嶺上水多左右墜。又東北下轉，則一深塹甚逼，自西南墜東北，若劃山爲二者。度小石梁而西，又西北逾嶺頭，共一里，而入西坡城之東南門，是爲有嘉城。

*松泉按：「偶霧氣一吞，忽漫無所睹；……」，集成本作「被霧氣一吞，則漫無所睹。」

二十八口——出西坡城之西北門，復西向陟嶺，盤折而上，二里，始升嶺頭。其北嶺尙崇。循其南而西，又二里，望西北一峯，甚近而更聳，有霧籠其首，以爲抵其下矣。又西一里，稍降而下，忽有脊中度，左右復中墜成峽，分向而去，其度脊闊僅二尺，長亘二三丈而已，爲東西聯屬之蒂；始知西坡一山，正如一芝側出，東西徑僅十里，南北兩垂亦不過二三十里，而此則其根蒂所接也。度脊，始上雲籠高峯。又二里，盤峯之南，是爲倪納鋪，數十家後倚高峯，南臨遙谷。前所望方頂屏列之峯，正亘其南，指而詢之，土人曰：『是爲兔場營，其南爲馬場營，最南爲新安二所。』〔新〕爲新城所，〔安〕爲安籠所，卽與廣西安隆土司爲界者。〕由鋪之西半里，有脊自山前塢中南度，復起山一支，繞於鋪前，脊東西流水，俱東南入納溪橋之上流者，第脊西之流，墜峽南搗甚逼。又稍北，循崇山而西，半里，有脊自南嶺橫亘而北，中平而不高，有堡樓峙脊間，是爲保家樓——已爲猓獮哨守之處。其脊自西南屏列而來，至此北度，東起而爲高峯，卽倪納後之霧籠者；西亘而成石崖，卽與來脊排闥爲西夾塢者。由脊北循石崖直西，行夾塢之上，是爲三條嶺。西四里，石崖垂盡，有洞高穹崖半，其門南向橫拓，而頂甚平；又有一洞斜裂於西者，其門亦南向，而門之中有懸柱焉。

。其前塢中水，繞入西南峽，路乃稍降。復西上嶺坳，共三里，爲芭蕉關。數十家倚北山南突之坳間；水繞突峯之南，復北環關西而出，過關，則墜峽而下，復與水遇；是爲普安東境之要害，然止鋪舍夾路，實無關也。由其西降峽循水，路北重崖層突，多赭黑之色。聞有所謂「弔崖觀音」者，隨崖物色之。二里，見崖間一洞，懸踞甚深，其門南向而無路。乃攀陟而登，則洞門圓僅數尺，平透直北十餘丈而漸黑，似曾無行跡所入者。乃返出洞口，則滿地白骨，不知是人是畜也。仍攀崖下。又西有路，復北上崖間，其下門多牛馬憩息之所，污穢盈前；其上層有垂柱，空其端而置以小石大士，乃出人工，非天然者。復下循大路，隨溪西，一里，溪轉北向墜峽去，於是復西涉坡阜。共六里，而至新興城。（自芭蕉關而來，所降不多，而上亦不遠，其塢間溪猶出山上也。）入東門，出西門。亦殘破之餘也。（有碑，爲天啓四年都御史烏程閔公所建。）中有坐鎮守備。（是晚，按君宿此。）又西行嶺峽間，二里，連逾二嶺脊，皆自南北度者。忽西開一深壑，中盤旋爲田，其水四面環亘，不知出處。路循東峯西南降，一里，復轉南向上。一里，又轉東南上。半里，逾嶺脊而南，乃西南下。一里，西抵塢中，聞水聲淙淙甚急。忽見一洞懸北岸之下，其門南向而甚高，溪水自南來

，北向入洞，平鋪洞間，深僅數寸，而闊約二丈，洞頂高穹者將十丈，直北平入者十餘丈，始西闢而有層坡，東墜而有重峽，內互而有懸柱，然漸昏黑不可攀陟矣。此水當亦北透而下盤江者。出洞，微洞名於土人，對曰觀音洞；徵其義，以門上崖端有置大士像於其穴者也。洞前溪由東南峽中來，其峽底頗平，大葉蒲叢生其間，淬綠萼於風前，搖青萍於水上，芄芄有光。循之西南，半里，又西穿嶺隙間，漸循坡躡脊，二里，有一二家在北峯下，其前陷溪縱橫，水由西南破壑去，路由西北循嶺上。一里，出嶺頭，是爲蘭家坡。西南聘望，環山屏列甚遙，其中則峯巔簇簇，盤伏深壑間，皆若兒童匍匐成行，無與爲抗。從此乃西北下，直降者二里，又升降隴脊西行者二里，有菴綴峯頭，曰羅漢松，以樹名也。自逾新與西南嶺，羣峯翠色茸茸，山始多松，然無喬枝巨本，皆弱幹糾纏，垂風拂霧，無復吾土凌霄傲風之致也。其前又西南開峽。從峽中直下者三里，轉而西，平行者一里，有城當坳間，是曰板橋鋪城。城當峽口。仰眺兩界山，凌空而起，以爲在深壑中矣，不知其西猶墜坑下也。路在城外西北隅。而入宿城中之西門。

*松泉按：「聞」字二本均作「問」字，應改。

*又按：「宿」字，集成本缺。

二十九日——出板橋城之西門，北折入大路，遂拾級下。有小水自右峽下注，逾其左隨之行，一里，則大溪汪然自西南轉峽北注，有巨石梁跨其上，卽所謂三板橋也，今已易之石，而鋪猶仍其名耳。橋上下水皆闊，獨橋下石峽中束，流急傾湧。其水西北自八納山發源，流經軟橋，又西南轉重谷間，至是北搗而去，亦深山中一巨壑也。越橋西，湖溪北崖行，一里，溪山西南谷來，路入西北峽去。於是升降隴坳，屢越岡阿，四里，直西，山復曠然平伏，獨西南一石峯聳立，路乃不從西平下，反轉南仰躋。半里，盤石峯東南，有石奮起路右，首銳而灣突，肩齊而並聳，是曰鸚哥嘴。又西轉而下者一里半，有鋪肆夾路，曰革納鋪。（土音「納」，俱作「捺」；至是而始知所云捺溪，倪捺，皆「納」字也。惟此題鋪名。）又從峽平行，緣坡升降，五里，有峭舍夾路，曰軟橋峭。由峭西復墜峽下，遙見有巨溪從西峽中懸迅東注，下峽一里，卽與溪遇，其溪轉向南峽去，路從溪北，湖溪循北山之麓西行。二里，有巨石梁南北跨溪上，卽所謂軟橋也。余初疑冉姓者所成，及讀真武廟前斷碑，始知爲「軟」，想昔以篾索爲之，今已易之石，而猶仍其名耳。度橋而南，遂從溪南，西向緣南岸而上，

其躋甚峻。半里，平眺溪北，山俱純石，而綠樹緣錯成文。其中忽有一瀑飛墜，自峯頂直掛峽底，緣南崖西上，愈上愈峻，而北眺翠紋玉瀑，步步回首不能去。上二里，峽底溪從西北而出，嶺頭路向西南而上，又一里，過真武廟。按君自新興而來，越此前去。由其西南向行，遂下塢中。又西南共四里，兩越小嶺而下，有峽自東南達西北，又兩界山排闥而成者，其中頗平遠，有聚落當其間，曰舊普安。按君飯於鋪館。余復先之而西北由塢中行。東北界山逶迤繚繞，不甚雄峻；西南界山踞蹠離立，復露森羅；峽蹤雖遠，然兩頭似俱連脊，中平而無洩水之隙者。又西三里，有石峯中起，分突塢間，神宇界其下，曰雙山觀。按君自後來，復越而前去。又西一里，則西脊迴環於前，遂塢窮谷盡。塢底有塘一方，匯環坡之麓，四旁皆石峯森森，繞塘亦多石片林立，亦有突踞塘中者。於是從塘西南上廻坡，一里，登其脊，又宛轉西行嶺頭。嶺左右水俱分瀉深谷，北出者當從軟橋水而入盤江上流，南流者當從黃草壩而下盤江下流。又西向從嶺頭升陟，其上多中窪之岩，大者盤壑爲田，小者墜穴爲阱。共五里，爲水塘鋪，乃飯於廟間。過鋪西下嶺，逶迤山半。又五里，過高等鋪，南向行隴間，逾一平嶺，西南下。又五里，有小溪自北峽來，石橋南跨之。度其南，北門街夾峙岡上。逾

岡南下，始成市。有街西去，爲雲南坡大道。直南，又一小溪自西南峽來，石橋又南跨之，橋南卽爲普安城，州衛俱在其中。按君已駐署中矣。其城西半倚山脊，東半下臨東溪，南北二門，正當西脊之東麓，而東門則瀕溪焉。南門外石橋，則三溪合於北，經東門而西環城南，又南去而注於水洞者。北門外石橋，第一橋，卽雲南坡之水，繞城西北隅而爲塹，東下而與北溪合於城東；第二橋，卽小溪自西北來者，一統志所云「目前山之水」也；第三橋，卽小溪自北來者，一統志所云「沙莊」之水也。三溪交會於城之東北，合而南去，是爲三一溪，經城南橋而入於水洞。其城自天啓初，爲水西叛逆，諸蠻應之，攻圍一年而破。（後雲南臨安安南土官沙姓者，奉調統兵來復。）至今瘡痍未復。然是城文運，爲貴筑之首，前有蔣都憲，今有王宮詹（名祚遠），非他衛可比。州昔惟土官，（姓龍，其居在八納山下，統十二小土司。今土官名子烈，年尙少。）後設流官（知州姓黃）並治焉。

州東北七十里有八納，其山高冠一州，四面皆石崖斷絕，惟一徑盤旋而上，約三十里。（龍土官司在其下）其頂甚

寬平，有數水塘盈貯其上，軟橋之水所由出也。土音以「納」爲「但」，而梵經有「叭哩哆」之音，今老僧白雲（

南京人），因稱叭哩山，遂大開叢林；而巖地遠隔，尙未證果。

州南三十里，有丹霞山。其山當叢峯之上，更起尖峯，卓立於中。西界有山一支，西南自平糲衛屏列而北，迤邐爲雲南坡，而東下結爲州治。西屏之中，其最高處曰睡寺山，正與丹霞東西相對。其東界有山，南自樂民所分支而北，當丹霞山南十里。西界屏列高山橫出一支，東與東界連屬，合併而北，天矯巖峩；西突而起者，結爲丹霞山；東北雙突而去者，漸東走而爲兔場營方頂之山，而又東北度爲安南衛脈。其橫屬之支，在丹霞山南十里者，其下有洞，曰山嵐洞，其門北向。水從洞中出，北流爲大溪，經丹霞山之西，大水壙塲中，又北過趙官屯，又東轉而與南板橋之水合。由洞門溯其水入，南行洞腹者半里，其洞割然上透，中匯巨塘，深不可測。土人避寇，以舟渡水而進。其中另闢天地，可容千人。而丹霞則特拔衆山之上，石峯峭立，東北惟八納山與之齊抗。八納以危擁爲雄，此峯以峭拔擅秀。昔有元帝宮，天啓二年，毀於蠻寇；四年，不昧師（徽州人）復鼎建；每正二月間，四方朝者駢集，日以數百計。僧又捐貲置莊田，環山之麓，歲入穀三百石；而嶺間則種豆爲蔬，——歲可得豆三十石，以供四方。但嶺於汲水：尋常汲之嶺畔，往返三里，皆峻級；遇旱，則往返十里而後得焉。

五月初一日——余束裝寄逆旅主人符心華寓。（蘭溪人）乃南抵普安北門外，東向循城行。（先是，駝騎議定自關嶺至交水，至是，余欲往丹霞，彼不能待，計程退價。余倉卒收行李，其物仍爲夫盜去。窮途之中，屢遭拐竊，其何堪乎！）復隨溪南轉，過東門，又循而抵南

門，有石梁跨溪上，越其南，水從西岸向南谷，路從東坡上南嶺。西眺水抵南谷，崖環壑絕，遂注洞南入。時急於丹霞，不及西下。二里，竟南上嶺，從嶺上行。又二里，逾嶺轉而西；其兩旁山腋，多下墜之穴；蓋其地當水洞東南，其下中空旁透，下墜處皆透穴之通明者也。又西南一里，路右一峽下迸，有巖西南向，其上甚穹，乃下探之。東門有側竇如結竈，門內窪下而中平，無甚奇幻。遂復上南行，又一里，逾嶺脊，遂西南漸下，行坡峽間。一里，過石亭壘址。其南路分兩岐，由東南者爲新安二所，黃草壩之徑；由西南者，則向丹霞而南通樂民所道也。遂從西南下，從嶺峽中平下者二里，東顧峽坑墜處，有水透崖南出，余疑爲水洞所洩之水，而其勢頗小，上流似不雄壯。從其西，遂西南墜坑而下，一里，抵壑中，則有溪汪然自西而東注，小石梁跨其上，曰南板橋。（以別於北大道之三板橋也。）其下水西自石洞出，卽承水洞之下流，至是而復透山腹也。水從橋東，又合南峽一溪，東向而去，東北合軟橋下流，出北板橋而東與盤江合。其南峽之溪，則自大水塘南山嵐洞來。二溪一北一南，皆透石洞而出，亦奇矣。越南板橋南，一里，溯南來溪入南峽，轉而西行峽中。又二里，則有壩南北橫截溪上，其流湧壩下注，闊七八丈，深丈餘，絕似白水河上流之瀑，但彼出

天然，而此則人堰者也。壩北崖，有石飛架路旁，若鷁首掉虛，而其石分竅連枝，玲瓏上透，嵌空湊合，亦突崖之一奇也。又西三里，路緣北崖而上，西越之而下，共半里，山迴水轉，其水又自南向北而來者。其先，東西之峽甚束，至是，峽之成南北者漸寬。又循溪西崖南向行，一里，南逾一突嘴，則其南峽開而盤成大塢，南望有石梁橫跨溪上，半里，度石梁而東，遂東南上坡，始與南來之溪別。東上半里，過一村。又東半里，轉而南，稍下。共半里，逾小溪而上，過趙官屯。遂由屯村北畔，東南入塢，二里，復上嶺。一里，轉峽處有水飛墜山腰。循山嘴又西轉而南，半里，隨峽東入。又半里，峽中有水自東峽出，即飛瀑之上流也。小石梁跨峽而南，石碑剝落，即丹霞山建橋記文也。由橋南西向盤嶺，爲大水塘。余遂由橋東向，溯水而入，其下峽中，箐樹蒙密，水伏流於下，惟見深綠一道，迤邐谷底。又東半里，內塢復開，中環爲田，而水流其間。路循山南轉，半里，入竹樹間，有一家倚山隈結廬，下瞰壑中平疇而棲，余以爲非登山道矣。忽一人出，呼余由其前，稍轉而東，且導余東南登嶺，乃下耕塢中去。及余躋半里，復西入樵徑，其人自塢中更高呼「稍東」，遂得正道。其處四山迴合，東北皆石山突兀，而余所登西南土山則松陰寂歷，然無挺拔之勢，而假

仰盤曲，雖小亦然。遂藉松陰，以手掬所攜飯搏而食，覺食淡之味更長也。既而循坡南上者半里，又入峽西上者一里，又南逾坳脊間半里，其坳兩旁石峯，東西湧起，而坳中則下陷成井，灌木叢翳其間，杳不可窺。已而循東峯之南，又轉而東南，盤嶺半里，其兩旁石峯，又南北湧起，而峽中又下陷成窪。又稍轉東北，路成兩歧：一由北逾峽，一由東上峯。余不知所從，乃從東向而上者，其兩旁石峯，復南北湧起。半里陟其間，漸南轉；又半里，南向躋其坳，則兩旁石峯，又東西湧起。越脊南，始見西南一峯特聳，形如天柱，而有殿宇冠其上。乃西南下窪間，半里，復南上岡脊，迴望所越之脊，有小洞一規，其門南向，其西有石峯如展旗，其東岡之上，復起亂峯如湧髻，而南岡則環脊而西，遂轟然起丹霞之柱焉。其中迴窪下陷，底平如鏡，已展土爲田，第無滴水，不堪插蒔。由岡西向，躋級登峯，級緣峯西石崖，其上甚峻。已而崖間懸樹密蔭，無復西日之燦。直躋半里，始及山門。其門西北向，而四週籠罩山頂。時僧方種豆隴坂間，門閉莫入。入之，一徒自下至，（號照塵）啓門入，余遂以香積供。既而其師影修至，遂憩余閣中，而飲以茶蔬。影修，又不味之徒也。時不味慕綠安南，影修留余久駐，且言其師在，必不容余去，以余乃其師之同鄉也。余謝其意，許爲

暫留一日。

初二日——甚晴霽。余時徙倚四面，凭窗遠眺，與影修相指點，其北近山稍伏，其下爲趙官屯，漸遠爲普安城，極遠而一峯危突者，八納也。（相去已百里）其南稍下，而橫脊擁其後，爲山嵐洞，極遠而遙峯隱隔者，樂民所之南，與亦佐縣爲界者也。其西墜峽而下，爲大池塘，塢中自南而北，山嵐洞之水，出南北板橋者也；隔溪則巨峯排列，亦自南而北，所謂睡寺山矣。山西，卽亦資孔大道，而嶺障不可見。其東僅爲度脊，上堆盤髻之峯；稍遠則駢軸叢沓，迤邐東北去爲兔場營方頂山之脈者也。山東南爲歸順土司。（普安龍土司之屬，與西粵土司同名。）越其東南，爲新安二所，黃草壩諸處，與泗城接界矣。是日，余草記閣中，影修屢設茶，供以雞窠菜，藟漿花，（藤如婆婆，針線斷其葉蒂，輒有白漿溢出。花蕊每一二十莖，成一叢，莖細如髮，長半寸，綴花懸蒂間；花色如淡桃花。連叢採之。）黃連頭，——皆山蔬之有風味者也。

*松泉按：「眺」字二本均作「眺」，臆改。

初三日——飯後，辭影修，影修送余以茶醬。（粵西無醬，貴州間有之，而甚貴。以鹽少故

。而是山始有饗食。）遂下山，十里，北過趙官屯。十里，東北過南板橋。七里，抵普安演武場。由其西橫嶺西度，一里，望山一溪北來，有崖當其南，知洞在是矣。遂下，則洞門北向迎溪，前有巨石坊，題「碧雲洞天」，始知是洞之名碧雲也。（土人以此爲水洞，以其上有佛者爲乾洞。）洞前一巨石界立門中，門分爲二，路由東下，水由西入。入洞之中，則擴然無間。水循洞西，路循洞東，分道同趨。南向十餘丈，漸昏黑矣，忽轉而東，水循洞北，路循洞南，其東遂穹然大闢。遙望其內，光影陸離，波響騰沸，而行處猶閭闔也。蓋其洞可入處已分三層，其外入之門爲一層，則明而較低；其內闢之奧爲一層，則明而彌峻；當內外轉接處爲一層，則暗而中坳，稍束如門，高穹如橋，聳豁不如內層，低垂不如外層，而獨界其中，內外迴眺，雙明^{*}炯然。卽從暗中仰矚其頂，又有一圓穴上透，其上亦光明開闢，若樓閣中函，恨無由騰空而上也。東行暗中者五六丈而出，則堂戶宏崇，若阿房未央，四圍旣拓，而峻發彌甚。水從東南隅下搗奧穴而去；光從西北隅上透空明而入。其內突水之石，皆如踞獅泛鳧；附壁之崖，俱作垂旂蟲柱。蓋內奧之四隅，西南爲轉入之橋門；西北爲上透之明穴；東南爲入水之深竅；而獨東北迴環迥邃，深處亦有穴高懸，其前有罽窟下墜，黑暗莫窺

其底，其上有側石環之，若井欄然，——豈造物者恐人暗中失足耶？由窟左循崖而南，有一石脊，自洞頂附壁直垂而下，痕隆起壁間者，僅五六寸，而鱗甲宛然，或巨或細，是爲懸龍脊，儼有神物浮動之勢。其下西臨流側，石畦如罫，是爲十八龍田。由窟右循崖而東，有一石痕，亦自洞頂附壁直垂而下，細紋薄影，是爲蛇退皮，果若遺蛻粘附之形。其西攀隙而上，則明窗所懸也。其窗高懸二十丈，峻壁削立，而多側痕錯鏗。緣之上躋，則其門擴然，亦北向而出，縱橫各三丈餘，外臨危坡，上倚峭壁，即在水洞之東，但上下懸絕耳。門內正對矗立之柱。柱之西南，卽橋門中透之上層也。余旣躋明窗，旋下觀「懸龍」「蛇蛻」，仍由碧橋下出，飯於洞門石上。石乃所鐫詩碑，游人取以爲臺，以供飲饌。其詩乃張渙沈思充者；詩不甚佳，而渙字極適活可愛。鐫碑欲垂久遠，而爲供飲之具，將磨漈不保矣！亟出紙筆錄之。仍入內洞，欲一登碧橋上層，而崖壁懸峭，三上三却。再後，仍登明窗東南，援蟲柱之腋，透出柱南，平視碧橋之背，甚坦而近，但懸壁無痕，上下俱絕攀踐，咫尺難度。於是復下而出洞，日已下春，因解衣浴洞口溪石間，半載夙垢，以勝流浣濯之，甚快也！旣而拂拭登途，忽聞崖上歌笑聲，疑洞中何忽有人，迴矚之，乃明窗外東崖峭絕處，似有人影冉冉。

余曰：『此山靈招我，不可失也。』先是，余聞水洞之上，有梵龜，及至，索之，無有。從明窗外東眺，層崖危聳，心異之，亦不見有攀緣之跡。及出水洞覓路，旁有小逕，隱現伏草間，又似上躋明窗者，以爲此間乃斷崖絕磴耳，不意聞聲發闕。亟迴杖上躋，始向明窗之下，旋轉而東，拾級數十層，復躋危崖之根，則裂竅成門。其門亦北向，內高二丈餘，深亦如之。左有旁穴前透，多裂隙垂樞，僧以石窒之爲室。右有峭峽後坼，上頗氤氳盤結，而峻不可登。洞中有金仙三像，一僧棲其間，故遊者攜樽壘就酌於此；非其聲，余將茫茫返城，不復知水洞之外，復有此洞矣。酌者僕從甚都，想必王翰林子弟。余遠眺而過之。下山，循溪溯流，二里，有大道，卽南門橋。遂從南門入，躡山坡北行，城中荒敞甚，茅舍離離，不復成行。東下爲州署，門廡無一完者，皆安會叛時，城破鞠爲坵莽，至今未復也！出北門，還抵逆旅。是晚，覓夫不得，遂臥。（按君是早返轅矣。）

*松泉按：「雙明爛然」，集成本作「雙峯對峙」。

*又按：「石畦如罽」，葉氏本作「石畦每每」。

初四日——覓夫不得，候於逆旅。稍散步北寺，惟有空樓層閣，而寂無人焉——乃構而未就

者。還悶悶而臥。

初五日——仍不得夫。平明微雨，既止，而雲油然四布。是日爲端午，市多鬻蒲艾者。雄黃爲此中所出，然亦不見巨塊。市有肉而無魚。余兀坐逆旅，囊中錢盡，不能沾濁醪解愁，回想昔年雉山之樂，已分霄壤！

初六日——夜雨達旦。夫仍不得。既午，遇金重甫者，——麻城人也，賈而儒——索觀余諸公手卷。爲余遍覓夫，竟無至者。

初七日——囊錢日罄，而夫不可得，日復一日，不免悶悶。是早，金重甫言將往荊州，余作書寄式園叔。下午，彼以酒資奉，雖甚鮮而意自可歡。

初八日——候夫雖有至者，而惡主代爲指價，力阻以去。下午，得騎，亦重價定之，無可奈何也。（余所遇惡人，如衡陽劫盜，狗場拐徒，併此寓竊錢去者，共三番矣。此寓所竊，初疑爲騎夫，後乃知爲寓主也。人之無良如此！夫劫盜拐徒，無論。如南寧梁冲字，寶檀僧，併此人，俱有害人之心，余以萬里一身，脫其虎口，亦幸矣。）

初九日——平明，以行李付騎，別金重甫，乃行。是早，雲氣穠郁。從普安北門外第一溪橋

北，循西峽入，過稅司前，漸轉西南，皆溯小溪西岸行。西山崇隆，小瀑屢屢從山巔懸注。南五里，始西南登坡，是爲雲南坡。初二里，稍夷；又一里半，甚峻。過一脊而西，復上坳，共一里，爲馬鞍嶺。越而西，遂循嶺西向西南行。於是升降在嶺頭，盤折皆西南，俱不甚高深。五里，稍降塢中，爲坳子哨。（先是，每處有打哨之苦；此爲第一哨，今纔奉憲禁，并於一處，過無問者。）又南越一坳，大雨淋漓，仍前，升降大峯之西，冒雨又十五里，而至海子鋪。山塢稍開，頗大，中有水塘，卽所謂海子也。有小城在其南，是爲中火鋪。普安廿二哨，俱於此并取哨錢，過者苦焉。（先各哨分取，今并取於此。）哨目止勒索駝馬擔夫，見余輩，亦不甚阻撓。余乃入城飯於肆。復出南門，南向登山，五里，遇駝馬，方牧於山坡。雨復大至。余乃先行，升降高下俱依東大山而南，兩旁多智井墜坑，不辨水從何出。又五里，爲大河鋪，有水自鋪東平瀉坡陀下，漫流峽中，路隨之而南。天乃大霽。忽雲破峯露，見西南有山甚高，（土人稱爲黑山）雲氣籠罩，時露一班，直上與天齊。望而趨，五里，大河之水，已漸墜深壑，似從西北坵峽去。路東南緣嶺透峽東下，則山環塢合間，中窪爲塘，水滿其中，而四面皆高不知出處。又東透坳下，塢間又復窪而成塘，與前雖有高下，而濳

水莫洩同之。又東至南峯而轉，越其東，則東塢大開，深盤遠錯，千塍環整於下。度其地在丹霞山南，山嵐洞西南，余謂壑底水南北透山嵐者；徵之土人，云西峯下有入水洞，水墜穴去，不知所出。從西峯稍下，共五里，是爲何郎鋪。越鋪南，又上嶺，仍依東嶺行，迴望雲籠高峯，已在西北，時出時沒，興雲釀雨，皆其所爲，雖山中雨候不齊，而衆山若惟瞻其馬首者。循東嶺南下峽中，有溪自南而來，溯之行其東岸，共五里，路忽由水渡西岸，而暴雨漲流，深湧莫能越。方欲解衣赴之，忽東山之上有呼者，戒莫渡，招余東上嶺行。余從之，遂從莽棘中上東嶺，已得微道，隨之南。二里，得北來大道，果從東嶺上降者。蓋涉溪者乃西道，從嶺者乃東道；水洞則從西，水漲則從東也。西流之中，有一線深坑，澗時橫板以度，茲漲沒無影，非其人遙呼，幾不免馮河之險矣。從東嶺下一里，則大道西瀕溪，道中水漫數寸，仍揭而溯之。一里，有石梁跨溪上。其溪自西南抵東山之麓，至是橫折而西，從梁下抵西山之麓，乃轉北去。蓋其源發於西南火燒鋪西分水嶺（按志，分水嶺在普安西南百二十里，卽此。）北流經此，又北抵黑山何郎之南，不知所洩，卽土人亦莫能悉也。石梁西麓，有穴紛駢縱橫如「亦」字，故名其地曰亦字孔，今訛爲亦資孔，乃土音之濶也。梁南半里

，卽爲亦字孔驛，有城倚西山下，而水繞其東焉。比至，雷雨大作。宿於西門。

